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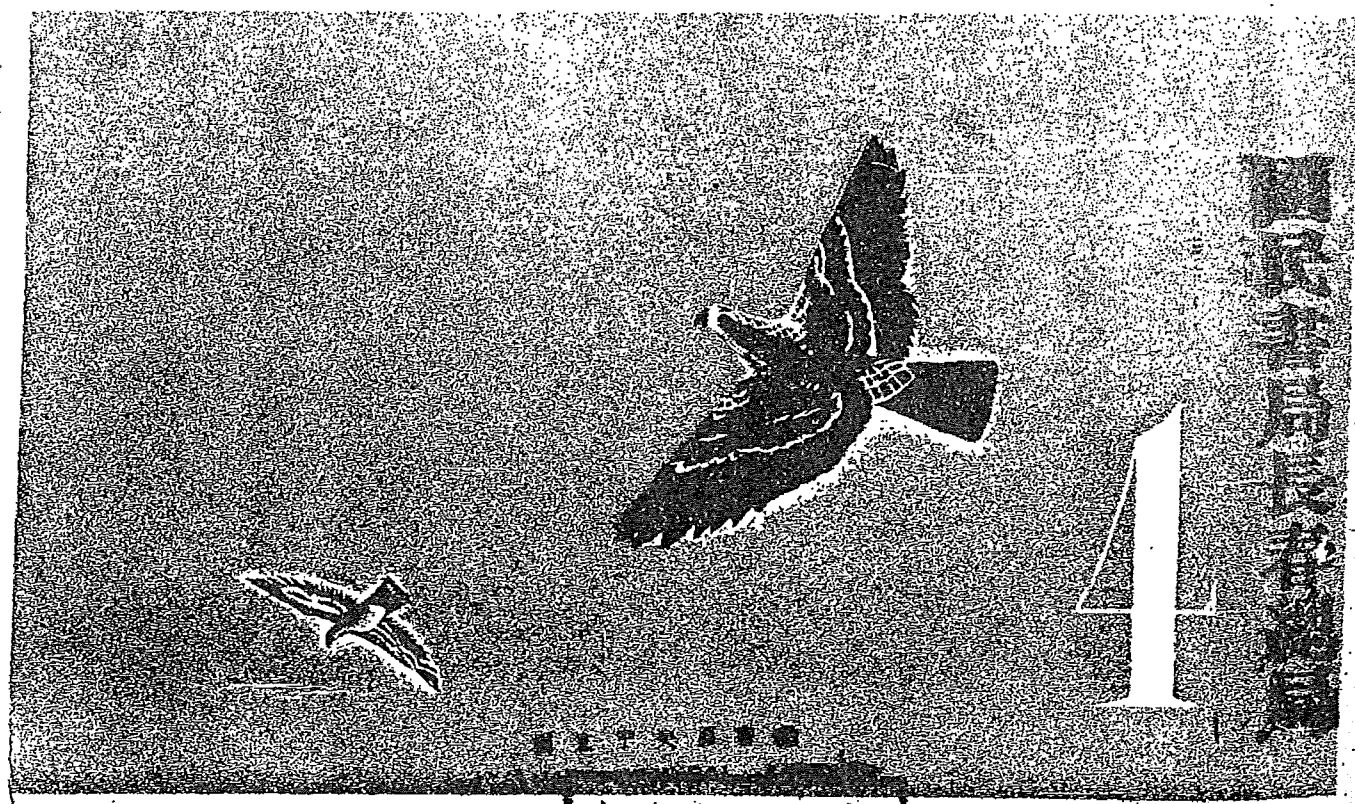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第一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發行

鐵血

贈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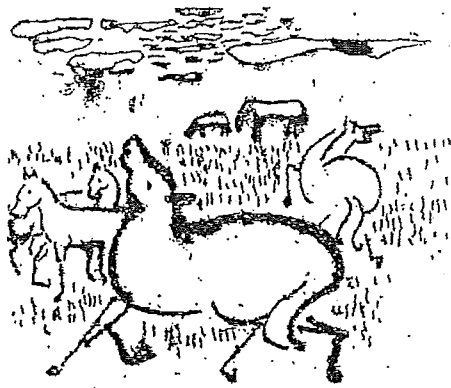
學子

一卷五期



南京圖書館藏

東北文藝學



第一卷 第五期

生活月刊創刊

抗戰勝利，山河重光，過去，無論東北或是後方，同胞的生活樣式雖不一致，但在勝利後的今日，要求和希望理想生活的來臨却都是一致的罷。

怎樣才是我們今日所要求和希望的理想生活呢？

又怎樣才能促使我們所要求和希望的理想生活來臨呢？

這問題是該由勝利後的新生中國所有全體同胞來共同解決的，於此一點也就決定了「生活月刊」創刊的意義與公開性，普遍性及其在文化角隅裡所負擔的使命。

我們離不開生活，生活離不開文化，為此我們為紀念「生活月刊」的創刊而舉行了大徵文，也希望愛護「生活月刊」的諸位踴躍支援。

生活月刊

文徵大念紀刊

種類

第一種 論述：「生活與文化」

四千字左右。必須有關生活且具有建設性的論述。

第二種 小說：「題目不限」

一萬字左右。必須由現實生活中覓取題材，

提示未來的新生的短篇文藝創作。限用白話文。

第三種 建議：我希望的「生活月刊」

二千字左右。必須為本刊的內容、形式作公正的、發展的建議。

獎金

第一種 正選一名 五百元

副選一名 三百元

第二種 正選一名 六百元

副選一名 四百元

第三種 共選五名 各三百元

注意

- 1 來稿須用純四百字原稿紙繕寫，標點要清楚
- 2 稿尾須註明真實姓名，詳細住所。
- 3 發表時署名隨便。
- 4 來稿概不退還，但附足郵資者例外。
- 5 一經採取版權歸本刊。

截止

期限：以四月三十日以前收到者為準。

審查

五月上旬由本刊審查委員會審之。

發表

六月號「生活月刊」上發表當選者姓名及作品之一部。

寄稿

長春市北大街十三號 國民圖書公司
「生活月刊」編輯部同時封皮上標明「應徵」字樣。

部輯編刊

東北文學

詩						論	
旅邊新夏海黃流我	東寄惠					北東	然
		城				文	
			和	浪	刑	學	北
		小			台	啟	作
						革	
憶億生天夢河者上	論家章						
小路劉沈李幸華方	渠念陳						
金薇漢重炎歌弟華	溶金華思						
三八	三七	三四	三三	三三	三〇	三〇	一〇九八

四月號日

目錄



惠然草

陳思

記得在八一五光復當時，心境大為之興奮，神經也大為之激蕩。但當鎮靜之後，又常常感到空虛，這空虛不是周圍的環境所給予我的，而是我自己過分地對自己所寄冀。更過分地對自己失望，我覺得東北的人們，雖然和祖國隔絕了十四年，後方的人們也不是在掛記着落於敵人手中的骨肉，東北的人們更無時無地不在翹企着祖國會批戰成功，東北總會歸還祖國懷抱的一日。會記得鄉下卸卸到街裏來的時候，常常問我仗打的怎麼樣了，日本太可惡，他們的「開拓民」盡欺負我們人，他們不會種地，盡讓我們告訴他。誰有那些工夫哇？諸如此類希望祖國抗戰勝利，東北光復驅除日本人的念頭，縱然有漢奸

走狗在陷害，可是絕對不能忘掉。這就是我說明着，東北的人心未死，東北人的精神是和祖國運繫在一起的，所謂暴力使我們隔絕了身，並沒法來阻攔我們的心。

東北畢竟是光復了，盟軍幫助我們解除了日本軍的武裝，我們興奮地看那日本軍作了俘虜的慘狀，沒有一個人不解心頭之恨的，可是恨的成分並不是這樣單純，我們不但恨日本軍有此下場，更轉過頭來恨自己的人來。這種恨是離煩的。我簡直太愚蠢，也太愚蠢萬沒有想到大砲一響，暴民四起，沒有人住的房子，廳舍會在很迅速的行動下掠奪一空，於是，消息傳來了，某某特務以鎮壓暴民為名，持鎗搶去了某某會社的錢財，並於事後放把火，以滅行跡，然而，人嘴是綁不住的，你發了財而我獨無，便要揭穿你的秘密。於是，揚言威脅，或以拳足相見，或報官捉獲。高明一點的到處尋覓，乘隙便可發個財，然後一聲不響地躲在家裏，和別人說窮道苦，或怎樣清高。我也親眼看見過成群結隊的暴民，抗着桌椅櫥櫃甚而沙袋洋燭魚貫而馳，同時，我也聽說過某人為了搶東西，被警察擊斃，家人哭的死活活來。死

的人固然沒有發財財，抱恨終身，而活着的人在抱怨之外，倒多了一層，就是很羨於對人提起死者之死的。

我是一個好擺弄文墨的人，當然備無能，既無奮身捨身之勇，更無立志發財之志，所以一直是窮下來。可是，在這窮上却有些文章。光復迄今，我親寫的文章太多了，一時竟不知從何寫起，大有亂麻無緒之感。可是，我畢竟是要寫的，一如上面的雜話。

現在我要來談談文學上的瑣事。或許有人以為我談的話是很值得談的問題，但是被我談起却是瑣話了。

光復後的從文心境，一如光復前的想像，上面已經說過，當我聽了我的鄉下親朋向我提及抗戰的前途和憤恨日本人的時候，我就想要把它寫成一篇詩或一幅文的。又當我看見偽官更貪婪賣法，欺壓民衆，一味諂媚日寇，為虎作倀，殘害同胞，小者阿諛拍馬，企圖圖官得生，衣祿食祿者流的怪態，我又想要仿撰吳斯人的二十年來目賭怪現狀的體裁寫就一部小說，俾閱後人，一直到光復時的現象，我仍想寫點著導人心，要怎樣愛國捨己，殺

身成仁的說教文章。可是事與願違，偽政權當道時候，連我的抽屜底板都上下翻得淨光，我又怎敢寫什麼怪現狀呢？於是，以多多考察，多多記憶，俾後來再記錄下來的打算聊以自慰。現在光復了，什麼話都可以說了，集塵在紙版上的血淚哀史，倒也可以鈔錄成文以鑒讀者，也盡文人之道的了。可是興奮後的自我失望，使我沒了元氣，散了精神，究竟我有多大的才呢？有多大的力呢？半生愧充文人，不過一心想當個書獃子而已。如今，書獃子也不及格，祇好寫點道聽途說，發發牢騷，說說窮道苦，以作落拓窮酸之所謂文士者流。

我不慣於寫雜文，一來文字不夠用，表現不充份。二來捉不住題，越扯越遠，扯起沒完。結果，連稀鬆平常的平常都離水準太遠，怎能登大雅之堂呢？

編者逼我寫隨感，我當然要寫，而且所感最多，像上面這一片字者是。

× × ×

抑說，我真正地要談文學了。光復時，我第一個念頭，也是使我首先開始盤算的，就是光復後的東北文學應該怎樣建設的問題，那

時，我想：應該把日本在東北的罪惡詳情發露出來，以使同胞更深一層的認識日本帝國主義是怎樣的殘酷，是怎樣地引起世界之公憤，是怎樣地必趨滅亡。又想，應該給東北人一個具體的指示，東北今後應該去建設，怎樣去開墾，又想：應該介紹祖國文學作品到東北來，與內地取緊密連絡，互相推誠，互相切磋，又想：應該介紹介紹外國名著，尤其是蘇聯的文學作品。又想……

想了又想，應該作的事情太多，可是必須大家團結起來，這些工作才能事半功倍。我們看一看目前是何處呢？文學的團體在那裏，提倡文化的人又在那裏，有的雖是官兒，雖是老爺，也許以幹文化事業是費力不討好的。也許以為這行道不會發財的。看一看，文人或假充文人的同志們，都奔走官兒去了。竟會有真的搖身一變，隨官員接收，當了什麼專員，投筆從官去了。

扔下來的文學工作，祇有我們這群瘦小子繼續幹。我想要實行上面的主張，必須有個團體，才能實現，可是連老朋友都走了。新的同志還無從連絡，再說有成或援助的機

關也是少不得的，沒有錢怎能辦事。聽說國民圖書公司辦開了文化人聯誼會，成績很圓滿，更經人發起組織文化團體，當時滿場一致通過了，後來又聽說市政府組織了藝術同盟，也許是把國民圖書公司合作聯誼會的提議具體化了，更把偽滿之宮變成藝術的殿堂例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創舉。希望他能早日與世人相見，更希望他能一個把文化人打成一片，做點事情，假如能接進去我那點小計畫，真是以外之幸了。

我們要文學之士，要覺悟到我們的責任，主席說：『抗戰難，建國比抗戰更難。』同時，更有文學老前輩說這次勝利是我們中國悠久的文化的勝利，這話都是省出處的，有根據的，望同志們抗起來大筆走向建設的方途。

我們的態度：祇有一個，復興與建設——肅清敵性文化的殘餘勢力。走向新中國文化的建設途徑。

我們沒有口號，沒有標語，祇是實行，腳踏實地地去做。

我們團結起來，來締造新中國的藝術之塔。

三五，二，二三，夜

寄東北作家

談文學創作

念金華

文學是人類社會集團生活的產物，也就是現實或過去社會生活現象的反映。這是任人皆知的極為忠肯的定義。

所以一篇完整的作品，最低限度除却當具有獨創的表現手法與技巧外，——因為藝術是創作，而不是因襲——其內在的情緒，必須要帶有現實社會的色彩，必須要能引起羣眾的共鳴，啓示未來的任務。

至於一篇偉大的劃世紀的藝術作品，其當備的條件，將更為嚴苛了。如果它不能成爲某一個時代的具體的寫照，則其中心意識也該是社會進化的胚胎，再不便是一種不可毀滅的富有哲性的存在，最低它也得成爲人類共同的真實的情感之結晶。否則，是絕難逃過公正的時間的淘汰。所以被稱爲多面金剛石的荷德，在與愛克爾曼的對話錄裏說

『寫作不要與現實的作家競爭，

要與未來競爭。』又說：

『不能預期百萬讀者的作家，是一行也不必寫的。』

語固嚴苛，然事實也實屬如是。一個不能與未來競爭的作家，當然在未來是要失却他作品的存在，也就是由於那作品本身保持其存在的『力』的不足，自然是要立脚不住的。

一篇作品，如果得不到多數讀者的擁護，則它將成爲可憐的棄婦了。所以走向自我消滅的途徑，是必然的。

因此，從事於一篇無聊的作品的製作，無異於一種多餘的浪費。

固然，在文學史上，常有在作品發表當時，得不到讀者理解，因而不被歡迎，終於在若干年後，甚至作者死去，由於後世人們的發掘，才被認識，而視如寶貴的珍品，這事實又當別論。因為那罪過是由於當世的讀者群的鑑賞能力的不足，而作品本身是已經具有完備的至高的藝術條件了。

回溯十四年來的東北文壇，却除有數的幾位具有實力者（如魯青，田鄉，金音，章長明。但婦等諸氏）外，可以道及的作家，真是爲數極微了。就是這僅有的幾位作家，

被黑勢力的驅策，猶不能不逃避現實。十四年間的暴風雨，實有甚於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前的黑暗時代，但是真理的利刃，終於掃蕩了黑魔的勢力。

八一五東北光復後，長春市內的定期刊物。有如雨後春筍，相繼誕生，這誠然是可喜的現象，但是嚴格說來，只不過是「量」的氾濫，對「質」的方面，恐怕誰都感到同一的大部分失望，不過我們不能因為這「質」的難與低副便自相棄棄起來，因為一篇上乘的時代作品，是該須要相當時間的醞釀，所以我們該期待，期待着有如託氏的「戰爭與和平」般雄渾宏壯的，不朽的作品的誕生。但是無論怎麼說，一個沒有相當修養的作家，假如其寫作態度的百分之百是由於名利的瀾成，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他絕不會產生出偉大的作品。

願東北作家們，執起與未來競爭的筆來。(二月七日夜半於長春)

附記：筆者患着眼疾。就是在這篇幅短的文字的執筆時，也是在忍受眼球的疼痛，所以才寫得這末短這末狹隘。假如眼睛早一點好起來，同時再得到時間的許可，我願掬

城來這種和聲位先進的同伴們，對文學的倫理與批評的實質方面，以及今後東北文學的新趨向等問題。加以研議。

誠如本刊發刊辭內所說：「我們深願着諸專家學者的文學理論；但我們也絕不反對與創作相輔並進的正確的道路。」好了，願我們携起手來，共同去尋覓這目標的所在。

東北文學改革論

渠 溶

現在：我可以說沒有忌諱的指出東北文學十四年來的概略所在，不外三方面：

一、過去東北作家的態度頗傾向論說東北的文藝改革，我們不能不先說一說過去的作者，因為過去的作者，正是引導我們進入迷途的大導演，但是一種把過去的作家我們又不能不聯想到口無到地獄裡去的滿洲文學批評者，因為的幾句話來，他說「寧可翻譯日本不成熟的作品，也不採納我們的不成熟的創作」，看到這幾句話真長在三九的寒魔

裡吃下一杯水結凍一流到底，永遠杜絕了文學上的發展道路，也可想見他對日本人的崇敬與流毒影響的深了。不但是陳因一個人就是偽滿時代所有作家都完全受着日本勢力的介紹和推銷着日本文學的。甚至於武者小路實篤石川達三菊池寬的一篇滿洲人馬鹿，一頁生活散記都被介紹而且鄭重的拿到文壇上來，整個的代表作家如出一轍的像陳因所主張的主義占有了整個的文學地位。記得第一次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作家歸來在報章裡所給我們的大東亞文學界些什麼呢？回憶起來（不但是回憶而且當時就這

樣的）簡直是一榻拍馬騷臭的睡中囈語他們說「日本文學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偉大而又足以代表世界的文學」，他們又說「日本的昭和女性是世界上最美最聰慧的而又最能代表世界上各國度的女性的」。看起來他們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目的並不是為文學而是為拍馬捧臭，至於文學問題根本就沒提起，也許根本就沒想到，因為他們是每個的代表着拍馬捧臭的心理的，他們用筆來誹謗中央抗戰，他們信口胡言的說「美英」是我們侵略者」，「惡天叫醜類」，最可笑的，日本明明

的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不能自由呼吸，而這種作家偏要說「好的不能再好」的程度，而把援助我們祖國的盟國罵得鮮血淋漓，真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越言之過去的作家態度不外乎一貫一統的浸潤在日本的懷抱中，更酌着使我們民族不願飲食不能消化的生硬食糧。更傾向於殺了自己陶醉在人家的溫暖中。

二、過去出版界的畸形發展。過去的出版界我們不能忘掉，也不能不單單的提一提，因為他們和作家有着同樣密切關係，出版界往往和作家是一個人，這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據我們所知道的實在比比皆是，那一個出版團體裡差不多都是和作家有着聯帶關係，作家也是出版家，出版家也是作家，所以為了作家受着「外人的陶冶和沉醉」當然出版界也同樣的被支配走入了這種環境裡。過去的出版家是好取重於日本文化做邊上的化上的使命。他們和作家一樣的被捧並且又在唯利是圖的主義下前進着。如果進到書店裡時便會看到琳琅滿目的書是什麼日本文化啦，日本國民性啦，日本史論，日

本文法，日本會話，日本文學等等和日本作家的譯本。我們的作家更同樣的寫着以日本為轉移為中心的作品，最遺憾的是出版界的出版家決不肯給大眾一些什麼民族的文學，他們主張『這些東西即使印出去也決不被大眾歡迎，同時也推銷不了』，他們整個的爲了利也爲了趨炎附勢而忘掉了我國人的傳統固有自我民族應發展的文化，給文學的路上掘下又寬而又深的火坑，使我們的文學的路走不通，也使我青年沒有一點精神的飽暖。尤其是最使人痛心的就是好容易看到了新刊物，但是我們拿到手裡一看又使我們感到最大的失望，因爲作品中完全是『無靈無熱的文學』，無論那一方面都是什麼不值的。我們失望的甚至於流下了淚，誰都知道過去的紙張是困難的。然而，出版家或盡了力氣得到一點紙除了印些日本的大東亞史之類外却又印出這些不值一顧的『無靈無熱的東西』，使人感傷也使人痛恨。出版家的買賣和一般買賣不同，出版不但爲了自己有利益，並且也要替大眾文化着想的過去的出版家實在是給『富有熱

力充溢着靈魂的作家及其作品以一個很大的杜絕之路，也給文壇上造成了種種畸形現象，在東北文學應該改革的今日，東北的出版家要有一番重大覺悟的。

三、過去的雜誌界的一貫作風過去的幾種雜誌撐持了過去的時候，但是開出雜誌家的良心？他們給我們民族和我們的精神上一些什麼呢？不過是一些統制經濟，雷聲報國，大東亞戰爭，日本的一切宣傳而已，真是一些氣息得不能呼吸的濼濼滿目的文章。他們採納稿子的方法也是文學創作上，文學的濼濼一條絕斷的橫路。雖然聲言徵稿，却是些傳統式的保持着『名作家的特約』和『名作家拿來就算』，還有『親戚朋友文學』的老慣例。不論作品良莠，好像專以作家的名字來誘惑來號召的，至於其他，也是不論作品的良莠而拋向了火爐或是紙簍，今後，爲圖我們光復的東北，新國家新文學的向上發展，這點是有改革的必要的。

我們檢討既往希望將來，祇少在

建設東北文學的前途上，你要改革以下幾點：

1、剷除過去的偽滿作家剷除過去的偽滿作家這樣說來好像太苛，也太富於私人情感。但，我們仔細回想起來過去他們『給我們精神上的一切』，和『以文學而改變了我們思想的一切』，我們不能不這樣主張的。爲了東北文學新的濼展和造成新的『健壯純真的文壇』也不能不這樣主張的，決不能再要那群爲『敵人救命』而寫下了『康德文學』之類大作的作家再給我們一些濼濼改嫁的阿諛文學，我們要擁護寫出有靈有熱的新作家。

2、介紹抗戰中的中國新文學已經說過，我們東北人的文學和祖國隔絕十四年了，十四年不是短的期間，當然，我們的東北文學也受到深遠的外力感染和改造，爲了掃除這些深遠的感染我們要廣泛地介紹抗戰中的『中國新文學』也要綜合『過去和現代的現實文學遺產』，加強總力貫注精力，來充實已

經飢困不堪的東北文學的倉廩。

3、發揮民族文學的創造性過去的東北文學是不堪稱爲文學的，完全是一篇被支配的文學史頁。因爲思想被支配又兼作家忽略自己而自動的來翻譯那些不合乎『我國國民性質的生拉硬扯文學』，還有『一些不健全的文人也東翻西抄的做着編輯改造換湯不換藥的一貫模仿』，根本絲毫談不到創作。無論是一篇層小的批評和給文學某一部分下個定義都引用着外人的主張作主張，也絲毫沒有創造的可言，今後我們要把握『中國文學在世界』是有着悠久歷史，有着廣汎的傳流價值』的定義來『追求創造』。各人給各人所長，一個文人有一個文人的風派，來追求『自我新的創造』，當然，我們東北文學的燦爛光輝是拭目可待的，所以在東北文學改革的現在，發揮民族文學的創造性是重要的。

筆者是不懂文學的，至於這篇文章也不過是任筆寫來，向東北文學的工作者做一個建議而已。

喜

悅

日色冷燦的早晨。

朱光堂如往日般地名不虛傳了。光的，由郊外到市裡的大道上。兩手交叉地袖於胸前，把空籃子掛在胳膊上。看了看登輪紅日已巍巍地懸於東邊的天角，昨日的細雨洗淨了廣漠的田野，僅有的幾座樓房疎落唯孤立。各處，道旁的秋柳在朝陽的沐浴裡，却顯得比往日挺秀得多了。他的身子在颯風襲擊裡，漸漸地划過旁側的樹，他下意識地記得由街樹的盡端向右拐進不到五分鐘的路程便是菜市。每天清晨朱光到市上去買菜，是他所慣熟了的課業，不過今日却與往日有些不同，當他由拐角處邁入菜市的入口的時候，窄眼就看見了那聳立着的大牌樓，紅色的墻地寫着五個大字，但是他却不曾認得，往遠處左近的人們也覺得兩樣。然而，菜量却較往日為多。他混進人羣裡挑揀了一些菜蔬，忽然想起昨夜太太的話，是要買一隻雞與一些魚的，於是又轉身往他處，選了兩隻肥嫩的小雞，祇是魚却尚未覓到，雖覺掃興，但也無可奈何。正在這個時候，忽見一人推着笨重的車子進入巷口，正好是一火車鯉魚。朱光霎時臉上堆起笑容，人們也都蜂擁而來。大家爭先挑選，朱光也買了六、七條當併放在籃子裡，便提起小雞雀躍而又匆忙地歸去。買了菜錢，今天的菜錢整整多於往日兩倍。

歸途已見炊煙四起，日上三竿，他加急了腳步，又從原道歸來，祇見附近的人家都高懸國旗，迎風飄舞，他越發覺得情形兩樣。今天是什麼日子呢？到處都是這樣喜氣洋洋的。是的我回去也要掛國旗的。——他想。

朱光到家之後，不料國旗已高高地，懸掛於鐵屏之上了，便急忙跨進房裡。把菜籃子放在廚房的案子上，堂面均勻着呼吸，堂面打量着正在忙於燒飯的王媽。說也奇怪，王媽的樣子也和往日不同，把頭梳得亮淨，在新

姚

遠

洗的藍衫衫的外面套着潔白的坎衣，越發加強徐娘的風韻了。

「噢！今天是甚麼日子呀？」朱光情不自禁地問着王媽。

王媽雙手在淘米，一手在挑取着米殼，頭也不回地答覆不語。

「煩燥！越老還越浪起來了呢！」

朱光斜了斜眼睛，就拿起刀狠狠地給小雞開了膛，接着就吹口會來。

「你的樣好，不知愁！」王媽反擊着。

「我怎麼不知愁？你好！我看你才不知道愁呢？」

「我可厭就誤事呢？」

「甚麼話？」朱光說明其妙。

「不知道老爺今天有事嗎？」王媽理直氣壯地。

老爺銀一裡有甚麼事呢？——他想

「可是，老王！不，王六嫂！今天到底是甚麼日子呵？」

朱光望着王媽直氣壯，疑團愈入。

王媽更個個，也許是地也不知道今天究竟是甚麼日子。這纔小少爺

來，慌忙叫掛上國旗，她從倉庫裡取出來掛好，之後，又催促快些開飯

，因為老爺有事，於心，她又急忙燒飯，可是朱光買不回菜，就急地像

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手忙腳亂的，更是氣急填胸，登時地抱怨着朱光，但

也祇好等他回來。本來是已氣地了不得，偏偏朱光回來又和她拌嘴，就更

氣上加氣了。如今，看他滿臉笑臉，態度軟化，也就稍稍緩和了點。雖然

在表面上却仍是強硬的。「甚麼日子，反正老爺要早上班。」

「那麼，我們就趕快做飯好了，又何必生氣呢？」朱光這樣解勸着王媽

，同時也是替自己說情。

移時，一隻小雞已被朱光刺碎，又接着切開那三個小雞，王媽的米已下鍋了。這時，大小姐走過來：「王媽！飯菜怎麼樣了？」

「就好！就好！」朱光搶先說。

「爸爸說菜慢可以不等，稀飯好了就先吃。」

這句話非常讓他們高興，像大赦了他們那樣。稀飯燒好了，朱光炒了兩樣蔬菜，勸得大小姐親手幫忙，不過半分鐘，便做好了。

「大小姐，今天是甚麼日子呀？老爺爲甚麼要這麼早就到行禮去呢？」

「今天是雙十節，你不知道嗎？中國的國慶日，每年十月十日。老爺行禮要在國慶日開臨時股東會議，老爺身爲行長，怎麼可以去晚了呢？」

朱光這纔恍然大悟，王媽也彷彿了解了似地點了點頭，笑咪咪地瞞了朱光等眼。朱光依稀記得十四年前，他當報童的時候，也過過這個雙十節的，是放了一天假，現在又回來了，又是大中華民國了，想着想着不禁湧起無限的喜悅。

「以後我們大家都要過這個節的，這個節是我們中國人光榮的日子。大小姐就是這樣遇事要解釋明白，並且是濟人之急的靈位明朗的女性。他們端着飯菜，一同走出廚房。太陽的光線從玻璃窗上流進來。

簡素的飯菜，擺在潔亮的圓桌上。時鐘滴滴地敲了九下。

「唉呀！都九點了，我可要走了！」大小姐驚愕地跑出去之後，接着太太携着少爺緩緩地踱進飯廳來。太太安詳地說：

「我們吃罷！老爺怕時間來不及，已經走半天了，說回來再吃。」

朱光跟王媽慌恐了不得，但常見太太並沒往下說甚麼，也就安然了些。

房間裝飾非常潔雅，客廳，正面潔白的壁上懸着一幅油畫。以淺黃與白石色的色調，描寫着農家收穫的景象。這景象連綿的遠山，近景則是幾個老農夫，手裡拿着鐵鍬，站在田地積穀的方方，眼光射在穀堆上，笑容浮於深深的皺紋裡，後面有二、三青年正在忙於打場，畫的前面是茶几，左右放着兩把靠椅。中央是四個沙發圍着個圓桌，桌上放着燭具。主人獨自坐於靠裡的靠椅沙發上，邊吸着煙，邊回味着甚麼，忽地微笑，忽地

激動，終於站起來，拂步於南窗下。視線透於窗外，窗外是整片廣漠的空地，幾隻小麻雀正在悠閒地嬉鬧着，正午的陽光暖暖地撫摸着它們。

「老爺！請您開飯！」王媽開門進來說。

「嗚！」主人隨便的答着，便把煙蒂擲於灰盆裡，當面走出客廳。飯廳裡只有老爺與小姐在用飯，鱖魚、鰻魚以及其他佳肴頗爲豐富。

「爸爸！我今天去晚了，很不好意思的。人家都吃完國慶了。」

小姐撇着嘴說，停下手裡的筷子，眼睛愛嬌地向爸爸翻動着。主人起初並未做聲，又過了一會兒，兩個人的飯碗都吃光了，主人拿起獎些喝了壹口湯之後，纔用沉着的語調說：

「素芳！出席儀式去晚了，覺得不好意思，那麼，你吃這樣的飯菜，覺得好意思嗎？」

素芳聽了很覺得這話有些南轅北轍，出席儀式怎麼與吃飯相提並論呢？所以當時張口結舌無以爲答。祇是莫明其所以地看了爸爸壹眼。

主人知道自己說的太抽象，看素芳不明白的樣子，祇是輕輕地笑了笑。素芳雖然年已將及二十，但是和爸爸比畢竟還是壹個小孩子，對於爸爸所說的話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何況方纔的話語，在她的淺識的心裡，又有着很大的距離。

主人吃完了，王媽送過來漱口水，主人漱過了口，轉身走去，臨出門的時候，告訴小姐說：

「壹會妳到客廳裡來！」說完便匆匆走出去了。

客廳裡比方纔多了兩盆花卉。壹盆是黃菊；壹盆是紅月季。主人立於壹旁欣賞着，金黃色的陽光已經佈滿了全室。

「爸爸！」素芳的嬌脆的聲音響處，門也輕輕地響了一下。主人轉過身來，依然坐於靠裡的沙發上，點着了煙捲。

「素芳！你是壹個女孩子，方纔我說的話，妳也許不易理解；不過，我是要解釋給妳的。」

素芳端正的坐在下首的沙發上。

「爸爸！您說的話，我還有點不明白。」

「是的！那也難怪，我要先來問妳：今天爲甚麼要參加儀式呢？而且

怕去晚了連飯也不吃？」

素芳想了想：我是因為昨天主任告訴了我們，當然大家都要去參加的。別人都去，惟我覺個人不參加，祇有多不好看呀。這是素芳心裡的話，却未敢說出口來，祇是望着爸爸的脸，等待着爸爸再說下去。

這時，王媽端進茶來。

「太太呢？」主人就便向王媽問。

「太太方纔出去。」

「到那兒去了？」

「太太說是到金公館去打牌。」

主人把話囑到肚裡了，掀開茶杯的蓋，靜靜地啜了壹口茶。

王媽去後，主人仍然接下去說：

「凡事不要偏重了形式，要求諸內心。我們的國家現在的處境妳是知道的。慶祝雙十節，絕不是僅為慶祝而慶祝。做國民的必明白體會慶祝的意義，然後再下決心去實行自己的責任。」主人用沉重的聲音極懇切地說：「東北已經光復了，又歸還了祖國的懷抱，這事實當然值得我們興奮而快樂的。但是，在這抗戰八年的長期開關裡的奮鬥精神，與國民的含辛茹苦的流汗，真不是壹句話兩句話所能說得完的，妳在報館裡服務，我想這些妳是會明白的。可是世上的人，常常是聰明覺世，糊塗當時。就拿妳來說罷，每天上班做事，還要照理家務，妳底確是很能幹的。然而，妳就不知道再往深處想一想。祇是顧全表面，而常常忘掉了實質，那是捨本求末，無濟於事的，這問題很大，談來也很長，現在我們祇就方纔的話來說罷，參加儀式的時候，必要先明白舉行儀式的意義，然後自己有所覺悟。吃好東西的時候，心裡總要想著，還有一些同胞是在怎樣的饑餓。」

素芳這樣明白了壹些，同時，也感到自己是太注重皮毛了。

「所以，妳去晚了壹點，當然表面上是不好看。可是祇要妳的心裡明白慶祝的意義，並且能懂得妳以後的責任就行。吃好飯菜，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妳心裡不要忘掉了——我們祖國永遠的生存，為我們的同胞永久的幸福，為世界永久的和平而在拚着命的人們。話又說回來了，心裡若能這樣想，自然也就不想吃甚麼好飯菜了。」

主人等氣說完之後，就呵呵地大笑起來。「妳明白了嗎？」

素芳面色緋紅，眼淚滾在眼眶裡，兩手藏在褲子底下，不住地用力拉扯着小手帕。

她覺得很慚愧，然而，彷彿在豁然開朗的心地上，已有了覺悟與決心。

「爸爸！我是想錯了，我缺少根本的想法，以後，壹定實事求是先從根本着想。」素芳說完，熱淚撲簌而出，接着又低下頭去。

主人也微笑着了，這微笑的深處，是蘊藏着感激與期待的成分的。

傍晚時分，汽車夫小張由外面回來，到自己的屋裡兜了壹個圈，便跑到朱光的屋裡來。

朱光正在和王媽鬧紙牌。王媽摸了一張牌正在聚精會神不知打甚麼好。

這時，小張蹦蹦跳跳地跑來：「王媽！有甚麼好吃的呀？」

朱光在旁嘻嘻地笑：「你別打岔了，王媽都輸給我二斤梨了。」

王媽看小張的嘻皮笑臉的樣子非常討厭，又加自己正在發愁，心裡就越發煩燥起來。「不關了！回頭給你買二斤梨就是了。」

王媽氣忿忿地把牌往床上一擲。

朱光瞧了小張一眼也露說甚麼，怪訓地也祇好把牌放下。

小張嘗味吵吵地吃着飯，王媽更是氣上加氣。

「要吃自己上廚房拿去，還等誰侍候你？」說着從床上下來，走出去。

「你這人真不知趣，行事也不看看顏色，人家正輪的上火，你還偏要吃飯，你還想不睡釘子。」朱光擰了擰眼說。

「老爺在家嗎？」小張也覺得很不好意思，便把話岔開。

「你開汽車的不知道還問誰？」

「壹放假老爺就躲在書房裡看書。」小張自語着。

「得了，方纔我聽王媽說，老爺今天吃飯的時候很高興，吃完飯之後把小姐叫到客廳裡，不知說了甚麼，王媽送茶去的時候，老爺正在生氣，後來，聽說小姐還哭了。」

「為甚麼嘛？」

「大概是因為今天的早飯晚了。」

「做晚了也不怨小媽呀，那是王媽的責任。」
「可是王媽却埋怨我買菜回晚了。」

「我看不一定是爲了做晚的關係。」小張低語着：「老朱！我們去吃小館呀！我請你喝酒。」

小張仍然離忘掉肚子餓。可是竟提喝酒，朱光却真喜出望外。

「走罷！我請客也行。」說着就一同站起來，將要走的時候，王媽進來：「老爺要車呢？」

小張怔了怔，覺得非常掃興，朱光更覺得掃興，快快也跟着走出來：「晚上再說罷！」朱光說。

主人去後不久，太太就帶着小少爺回來了，素芳正在書房裡整理書籍，聽說媽媽回來，就放下手裡的正在整理的書，急忙跑到樓上去。

「媽！爸爸方纔出去，您上哪兒去了？」

素芳走進太太的房裡，劈頭就這麼地說。可是太太却聲不響，小少爺吵吵要睡覺，便喊王媽帶了去，素芳看見太太的臉色異常，想像一定是打牌生氣了，就後悔不該有方纔的質問，她給太太倒了茶，接着問：

「媽！您累了罷？」

「牌以後我絕不想再打了。輸錢不算。還惹得肚子氣！」太太說。

「不打也好，媽媽的身體近來不是不大好嗎？」素芳乘機這樣說。

「妳爸爸上哪兒去了？」

「爸爸說去訪壹個朋友。」

「誰呀？」

「不知道。」

太陽已經逐漸西沉了，夕輝從西窗爬進來。

太太竟頭倒在床上，素芳坐於床沿，眼睛望着窗外，空氣是非常靜謐，可是悶在素芳心裡的話，却是很多，不知從哪說起。

「爸爸方纔把我申斥了！」素芳的喉嚨終於響起來：「說我專注重皮毛，不顧實質。」

「因爲什麼提起來的？」太太問。

「吃飯的時候，我說加餐十節的儀式去晚了，很覺得不好意思。爸爸就說吃東西就覺得好意思嗎？我不明白，後來爸爸說我們的心靈要時時不忘國家，不忘同胞，不忘自己應負的責任纔對。」

「那倒是呀！」太太很感嘆地說：「其實今天的早飯是特別叫朱光預備的。本是壹番好心，可是誰想到竟弄得一團糟。飯晚了不算，買點好菜，還叫妳受委屈，不過，妳爸爸說的也不錯。」太太從床上坐起來。

「媽！爸爸說的這話，我覺得我們確實應該反省一下的。我們受了日本子的十四年的壓迫，如今東北光復了，決不容許任何一個人私自自利，及時行樂和苟延殘喘下去的，我們該從新整頓一下生活了。」素芳說完看了媽媽壹眼。太太笑了。

「孩子，媽甚麼都明白。」太太很感嘆地說。

素芳心裡很高興。她非常希望這時候爸爸會回來，趕快把這事告訴給他，不知他將要怎樣地得意呢？！

入夜以後，街上懸燈結綵，慶祝佳節，附近的人們有的到電影院看電影去，有的去看話劇，有的到城裡去看熱鬧，把平日非常寂靜的這條通於郊外的大道，弄得非常喧嘩繁華。

主人在朋友家吃完晚飯，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七點多鐘了。

主人和太太以及小姐，少爺，大家圍聚在太太的房裡。談笑風生，樂趣盎然。主人今天的高興，可真比不得尋常，他那豐潤的臉上，抹上了壹層又得意又高興的笑容，驕驕是在做了壹件痛快的事之後那樣欣欣於色。

「方纔我到伯仁那兒去，伯仁是從內地回來的。他曾經觀察了中國各地，他說中國各地的人民都在忙於建設，同胞們都知道愛國，而且肯爲國家出力，現在各盟國都不遺餘力地幫助我們，我們的國際地位，不但提高而且鞏固了，所以我特別高興，人家說我們是一片散沙的民族，現在也知道團結了，人家揶揄我們是一頭睡獅，如今也已覺醒了。我們東北人受了十四年的毒害，這十四年的奴役的痛苦，我們應該永遠不要忘記，不但不要忘記，更應該發憤和覺悟，把所有的劣根性都消滅了，我們抗戰的同胞們，替我們奪回了自由與幸福，把我們重新又拉到祖國的懷抱裡，我們不但

要與我們的同胞們付以最大的敬意，而且更要揮灑出我們最大的力量來，寄與我們的祖國，從現在起，我們去掉了享樂的毛病這不算，我想更進一步地去做，我打算以身作則……」主人說着看了看太太和小姐，她們都正在靜靜地聽着。惟有小少爺在牀上玩弄佩力，火車，飛機等玩具。紫芳看爸爸忽然停住了話語，很為訝異：

「爸爸！你倒說下去呀！怎樣以身作則呢？」

「我呀，我想把朱光送到鐵路上去，把王媽送到紡織工廠去，開車的到行裡去辦事。」主人壹個字壹個字地，聲聲震響似地吐出來。

「那麼，爸爸的車子呢？」紫芳問。

「汽車呀，賣了它，把所得的錢都捐給慈善機關。」

「爸爸以後就不坐車了嗎？」

「沒有車了還坐甚麼？」主人像開玩笑似地說。

「那麼，爸爸上下班呢？」

「安步不是可當車嗎？」

紫芳聽到這裡，祇是用上牙咬住下嘴唇說不出壹句話來，眼睛直直地瞧着地。

「車的問題倒還有甚麼，我想還是廚房的問題。」主人看着太太笑着囁地說。

太太坐於牀沿，呆了半晌。先是懷裏發打牌的輪錢惹氣，後來更被主人的像小刀子似地的話語感動地非常痛苦，愧恨自己甚麼都明白，怎麼就不能實行呢？他是那樣的壹個人，而我偏又是這樣的壹個人。他是凡事都往大處着想，而到現在又更打算進一步地去徹底實行。我呢？雖然也明白這些道理，可是偏偏覺地沉迷於個人主義的享樂裡。慚悔，懊惱，不安……等不同的滋味在糾纏着她的心。

她道「廚房的問題。」這句話，明知那是有意的譏諷自己。於是，便笑着說：「您能安步當車，我就不能下廚房嗎？」

「哈，哈，這太好了！這太好了！您想到您更能這樣。可是，說了不算可不行呵！」

「你看蕭小壹完言行豈致。」

主人重覆完了太太的話，又哈哈大笑起來。太太也笑着，紫芳也笑着。小少爺看着大家都笑着起來也咧着小嘴爬起來手裡拿着飛機跑到太太的懷裡。

「爸爸！我去叫朱光，小張，王媽他們來。」紫芳說完就出門去。

主人與太太愉快地逗弄着孩子。「這是甚麼？」

主人指着孩子手裡的飛機說。「飛機！」

「你願意坐飛機嗎？」

「願意！」

「上哪兒去？」

「上南京。爸爸，我長大坐飛機，飛那麼高。」

孩子脆脆把兩手向上伸起來，形容着高度。主人喜歡得兩手抱起來，用嘴嚼着孩子的額。移時，朱光，小張，王媽都進來了，最後紫芳帶上了門。

「朱光！你明天到鐵路上去做工罷！不但可以多賺錢，而且更可為國效力。你願意嗎？」

「願意！方纔聽小姐說了，請老爺多幫忙。」

「你呢？」問小張

「也願意。」

「王媽妳呢？」

「也願意！我們都願意。」

「好！今晚，我先給你們算算賬，這個月多給你們壹份的工錢，添點衣服甚麼的，從明天起就都到第一線上去服務。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主人極爽快果斷地說。

「明白了。」朱光說。

「不甚麼？」主人問。

「是爲了我們中國強盛，所以老爺叫我們國家去做工。」

「可是我們不願離開公館，這些年，老爺，太太，小姐，待我們太好了。」

「王媽像要哭了似地說。」

「你們能聽我的話爲國家去做工，我不是真感激你們嗎？以後，有工夫

可以常來，我是忘不了你們的。」主人安慰着他們說：

「去罷！收拾收拾東西！」

他們去後，主人更愉快起來，愉快地幾乎落下淚來，覺切都是他的計劃，覺切又都能照計劃實現，而且又都能這樣明白，真是難得。他覺得今天的這些人們都不是昨天的人們，但是細加思索，又都是意料中的事情，於是，他愉快，他興奮，他喜悅，是覺悟後的大喜悅，這是他生平第壹次所臨到的人生滋味。

「紫芳！回頭我們給他們送送別。」

「好的。」

「那麼，妳去預備罷！」太太命令紫芳說。

「預備甚麼？」主人問。

「酒菜呀？」太太說。

「不要酒菜，祇要兩塊白布，和筆墨。」

「爸爸是說我們給他們寫些贈句嗎？」

「噢！」

兩塊雪白的綾子展開在客廳的圓桌上，主人沾好了墨就在壹塊白綾子上寫起來。太太，小姐，少爺以及朱光，小張，王媽都圍在四周，視線都放在主人的筆上。主人寫了「爲國宣勞」四個字。接着太太寫了「巾幗英雄」

「那麼，這塊是給王媽的了。」主人笑咪咪地說。

接着小姐過來，寫了「建設祖國」小張自抱奮勇也要寫，寫了「好好幹」主人連聲說「好！」「好！」朱光急得甚麼似地，不但不會寫，而且連字也不識，王媽祇是嘻嘻地笑。

最後，小少爺看大家都不寫了，就拿起筆來，下顛掛在桌子上，也想要寫點甚麼。

「別拿，別拿！」太太怕他弄壞了，就前來阻止。

「不嗎，我也寫壹個。」少爺撒嬌地說。

「讓他寫，讓他寫！」主人說。

在大家注目下，小少爺畫了端端正正的壹個飛機，惹得大家都笑起來。

太太樂得把他抱在懷裡，紫芳也接着他的頭，主人的目光掃射了眾人壹遍。

「好了！好了！這是給王媽的。」說着就遞給王媽，王媽接過去。

「這回該是朱光的了。」紫芳說。

「給朱光的也是這樣的寫法罷！好不好？」主人問。

「好！壹樣的好！」太太說。

「可是你得換個詞了。」

「那是當然。」

大家又把視線集中在白綾子上。

都照樣寫了，惟有太太換了個詞，是：「熱血男兒。」

小少爺這回却畫了壹個火車。主人看他畫了壹個火車，順嘴問他：

「坐火車是上哪兒去呢？」

「上北京！」

「不對，不叫北京了，是叫北平。」

「噢！北平！」小少爺頑皮而天真地拉長了調子學着說。

於是，大家又都笑起來了！

主人把白綾子交給了朱光，朱光接過去，靜靜片刻，小張的喉嚨突然響起來：「老爺，我也想和老朱壹同到鐵路上去。」

「那也好！明天到行裡先核計壹下。」

「是！」眾人如飛鳥般散去。

主人壹個人坐在沙發上，燃起紙煙靜靜地吸着，窗外的月色，是那樣地澄潔，皓朗，充滿着無限的生機，蘊育着變許的力量。

主人的心地非常和平，潤澤，且充滿了奮悅，這奮悅擴展於眾人的心裡，每個人的心裡都被這奮悅所鼓動，他們渴想着明天，相信明天以後的生活，一定是有意義的，合理的，且切於實際的。他們被一股力量在推動着，使他們去採取那有意義的，合理的，切於實際的生活。

他們喜悅着自己能真正爲祖國在報效。

他們喜悅着自己不愧爲中國的國民。

這奮悅是象徵着實踐的歡欣的。

獨輪車

陸 望 幽

老祖父端起飯碗，吸了一口，包米糊在沒有牙齒的上牙膛上黏滯成一團，好久好久嚥不到肚里，於是老祖父就更使勁地上下圍勳着那乾癟得成了弧形的嘴；吃了兩口，老祖父就氣忿地放下了碗。

「活了七十年，想不到臨老臨老遭這個罪，這是人吃的麼？天天嚼包米糊，我年青的時候，這玩藝是喂豬的，有錢家喂豬都不希罕它哩，那時候喂豬都是餵高粱……」

說着老祖父就孩子似地臉動着那亮晶晶含淚的眼睛，但是淚水却不會落下來，弟弟好奇的停了筷子，眼睜睜地瞅着祖父，彷彿想從祖父的臉上看出祖父的年青時候。

爸爸壓着含混而又怨地，彷彿是自語：「連包米糊也吃不當了，今年年景要不好，「出衙」再緊，怕來年要挨餓呢！」

這時候爸爸已經喘哩呼哩地喝完了兩碗包米糊了，把碗正遞給媽媽，媽媽從盆邊上用杓子撿濃厚的糜。

「餓罷，早餓死早享福！」

祖父木然的說，用手輕輕地拍拍弟弟的頭：「就是你們這樣的露福啊！活了這麼大，連菓子甚麼味兒，也歷歷着哩，我好交年青時候，趕上打年月，吃也吃過，穿也穿過。」

弟弟呆呆地睜眼瞅着祖父，由老祖父的眼角滾下一滴淚水，滴落到衣襟上。

「媽！爺爺哭囉！」弟弟驚訝地說。媽媽沒有說甚麼，悄悄指着弟弟的飯碗：「快吃，吃完幫你哥哥吞過去！」

弟弟有一口，沒一口地吃着。

媽媽扯了扯爸爸的衣服，爸爸從飯碗上抬起頭來，媽媽小聲說：「你再跟楊德福商量商量，再少借點小米。」

「你讓我釘子碰麼？」爸爸反的，粗聲大氣地說着。

「你看你，吵甚麼？」媽媽發着火：「爹吃不下包米糊，你不想點法與？爹那麼大歲數。」

「注都想絕了！」爸爸咕嚕着：「以前跟楊德福借了二斗半小米，到秋得還人家五斗，再借？別說人家不肯借，就是上趕子借給你，到秋拿甚麼還人家呀？」

爸爸放下碗，抹了抹嘴巴，走下地來。

媽媽也匆匆地喝完包米糊，把碗落在一起，看看呆坐在炕角的老祖父：「爹等一回兒吃土豆罷，我給爹燒幾個土豆！」

祖父沒有說甚麼，弟弟却嚷着說：「媽媽我不吃了，我也要吃土豆！」

媽媽瞪了弟弟一眼：「給你吃的麼？」

爸爸抗起門後的木鉢，預備走了。

媽媽彷彿自語地：「我看今年多種點土豆罷！土豆能當飯吃！」

「越說你不懂事，越不懂事！」爸爸怒聲起來：「女人家知道甚麼？我不知土豆好吃，我不知土豆能當飯吃？咱不種穀子麼？你那年能吃着小米？種土豆，今年不種土豆怕都交不上出衙糧，害他媽的種土豆！前兒個村公所開會告訴種大糜子，種煙，咱們爹不知道種多少呢？」爸爸憤怒地搖開風門走了。

「又調方調弄莊稼人，媽的！種大糜子有屁用！」祖父木然的說：「

我年青的時候，這左右嘗際有種的呢！」
爹又說：「你年青甚麼時候，這是臨時時候。」媽媽輕輕地嘆息起來。

爸爸打街上回來，臉上帶了點笑容。

「怎麼你喝酒？打那來的錢喝酒？」媽媽驚訝地說：「有錢再不說給爹想法買點吃的，爹老十多歲那能天天跟咱們喝白米糊！」

「你知道甚麼？女人家！」爸爸不屑地說，把腋下夾的一包東西遞給媽媽，媽媽打開看了看，驚訝地：「買的包子？……」

媽媽沒有再說什麼，用碗給祖父撿了幾個，把剩下地照蛋用紙包好，放在吊在棚上的籃里——那是專給祖父裝吃的東西的籃里。

「爹吃罷！宰雞呢！」媽媽把碗放在祖父的眼前，祖父孩子似地咧開了嘴，「噲，好幾年壓着着包子了！」

說着祖父從碗里拿出一個遞給我，我趕快地接過來；偷偷看看媽媽，媽媽了噱了噱，祖父又拿起兩個給弟弟。

我又偷偷看看媽，媽媽暗示，於是我很悄悄地把包子送還到碗里。祖父咧開嘴彷彿孩子似的貪婪地吃着，包子餡的香氣使我噁了噁吐沫，祖父看看我：「長順，你的包子呢？」

媽趕緊接口說：「他吃完了！」

我看看媽媽的臉色趕緊走下炕來。媽媽抱起弟弟：「百順聽媽話，下地吃！」媽媽轉過身把弟弟另一手中壓吃的包子遞下來，悄悄放在籃里，弟弟臉紅臉的臉，沒敢哭。

「今兒個時氣總算不錯！」爸爸借了酒的興奮說：「偏巧蔡半山在家，我一說，蔡半山有些疑遲遲，後來好說歹說，答應借四百塊，看爹的老面子，算三分利，秋後還！」

「秋後能還上麼？」媽媽沉吟說。

「能對付，要是今年年景好末！媽的今年出荷糧又加啦！」爸爸噓一口氣。

「那可怎麼辦？」媽媽吓一跳：「借着錢你又喝酒；也不想啊！到秋——」

「女人家懂甚麼，我不知道仔細！」爸爸有些不耐煩打斷媽的話。

「仔細你喝酒？這年頭酒多貴啊！」

「你聽我說！」爸爸接下去：「打蔡半山家出來，正巧不遠碰着周牌長，跟楊區劃長，兩個人，也上衙回來，我把他們兩個拉到一個小館子去！這年頭，「一處不擦油，一處不滑溜」啊！」爸爸慨嘆地說。

「你當我愛喝酒啊！喝酒跟喝我血一樣，媽的兩斤酒一下叫萬慶車都好辦，滾來滾去，楊區劃長答應——今年出荷糧不是多麼？少給我報半响地，周牌長也答應種大麻子跟煙，兩樣讓咱們攤半响，這就着好大成色啊！要不然，媽的，今年不用活命了！」

「喝酒花多少錢？」媽媽擔心地問。

「統統連酒帶飯，花九十幾塊錢！」

「怎麼花那麼多？」媽媽着實吓了一跳。

「這年頭甚麼都犯私，酒肉兩……」

「害到三百，我看到秋你——」

「划得着，女人家懂甚麼？」爸爸自信說：「出荷少報半响地，嘿！差的多哪！」

「這年頭真是，小鬼比閻王都厲害，比方鬼子發話，出荷一响地要兩擔，縣里就要兩擔一，村里就要兩擔二，媽的一斤剩一斤，苦是難苦，就苦了莊稼人……」爸爸憂鬱地嘆息着。

「我看看在再過不了——」爸爸渴望着說：「把這巴掌大地乘早賣它，逃荒去！」

「賣地？」祖父驚訝而氣忿說：「不行說那廢話，這地我活一天就不行你賣！咱們是打土里長大的，你也要學那些二混泥？」

「守着這塊地等餓死！土又不能搗飯吃，鬼子調弄莊稼人一年比一年緊！」

「管說睡不行你賣地，不行你賣地！」祖父孩子似地嚷起來。

爸爸無奈地搖搖頭：「唉！不賣，不賣，別說不賣，想賣還得有

大要哇！這年頭有錢，除非傻子才買地，有錢存上點乾磨都掙錢，東西一天比一天漲……」
「逃荒也逃不成啊！」媽嘆聲嘆氣說：「能逃出日本子手裏麼！逃不出，到哪裏不一樣受罪！」

爸爸雇了一個短工，爸爸領頭，媽媽，一共三個人，翻地。青苗綠油油地，風送來一片土香。

祖父給作飯，晌午我跟着弟弟給送到地裏去。
汗珠子從爸爸的背上，從媽媽的臉上像一道山河往下淌，媽掀起小衣襟胡亂地擦一下，又去割，爸爸連擦也不擦。

晚上有月亮，爸爸自己抗了鋤頭，一刻到到二半夜。
等擡地時候人就多了，除了兩個小工，全家都下地，連弟弟也在內，弟弟笨笨卡卡地，有一回錯擡了一根青苗讓爸爸看見，爸爸就跳起來一掌打過去。

「媽的，你把苗都擡下去！」

媽媽趕緊把弟弟拉過去，艾怨而嘆咽着：「你真狠，打壞了孩子！」
爸爸漲紅了臉：「你知道一樣苗費多少事，到秋少交一粒行麼！」
擡地時，爸爸套上那頭老馬，在後面扶着犁，老馬喘氣而費力地拉呀——拉不動，爸爸就把媽找來，媽扶犁，爸爸也拉起一股繩套，跟老馬一起拉。

頭伏過了，二伏過了，爸爸跟媽媽也瘦了，臉晒的鐵黑。

爸爸也磨工夫嘆氣，有時候竟高興說：「看罷，今年年景許不錯，等到秋別忘了周牌長跟區劃長，買點陰曆臘去！」

於是又高興跟媽說：「今年要是收成好，過了年一定也送百順上學去——」
弟弟就拍手樂起來：「我要上學，再給我買個書包！」
媽也高興起來：「得想法多買點小米，爹胃口不濟，七十多歲天天吃

高粱米，包米糊那行嗎！」

爸爸整天起早食黑粥到地裏去，磨着磨到地頭上養老鴉，看鴉。
掛了鋤爸爸輕輕地嘆口氣。

爸爸坐在那裏總是盤算着，該楊德福的五斗小米，蔡山山四百塊連本帶利，爸爸脫靠天保佑，年成好都能還上。送給周牌長甚麼好呢！兩隻母雞，另外再配上點甚麼。

一天，牌長打發人把爸爸找去，說是村公所找開會。

半夜，爸爸從村公所回來，媽媽驕敢闔眼，戰戰兢兢地等着。

爸爸的臉上罩上一片沉鬱，兩道眉毛擡在一起。

媽媽知道有事，臉立時白起來，沒有力氣的問：「村公所有事？」

爸爸露出驚嘆了一口氣。

媽媽更驚惶地：「倒是怎麼的？」

「怎麼地，村公所告訴說，這塊地日本移民團要佔，告訴撥家！」

媽媽驚呆了，偷偷看看睡熟的祖父：「小點聲別讓爹知道！」

「早晚不知道麼？」爸爸呻吟地倒在炕上。

吃早飯，爸爸把這事告訴了祖父，祖父立刻扔下筷子，啞啞地哭了起來：「我不走，我不走，這地是咱們祖傳下來的！我寧可死在這兒！」

消息聽動整個小屯子，人人都感到意外的不安。

「不要緊！」媽媽含淚勸着爸爸：「等打下糧，把飢荒還上，套車走罷，哪裏還不一樣活呢！」

「這能讓那等打下糧麼！」

「哀求哀求眼！」媽的淚落下來：

「要不——佔地還不給幾個錢麼？」

「給錢？那等着罷！」爸爸鄙夷而絕望地說。

村公所又打發人來送信，叫十天擦淨，日本子移民團來了。

媽媽聽到先哭了起來：「可憐我一春帶八夏，白費勁了！」

祖父瞪了大眼晴，出神似地，時常忿忿地搖搖頭：「我不走哇！我寧可死在這里！」

蔡半山先聽到信，打發人來要錢，爸爸沒有作聲，祖父牽着那匹老馬走了，回來，爸爸小聲告訴媽：「好說歹說，把馬折給他了，看爹的份上又找回五十塊錢！」

媽媽開始收拾東西，打了兩個包袱。有錢人家把車弄好，拉着東西默默地走了。

村公所的人領日本子來看一遭，祖父孩子似的給日本子跪下了：「老爺！把我們留下罷！這地是我們祖傳的，你可憐我老頭子……」日本子不懂，村公所人給翻譯，日本子鄙夷地搖搖頭走了。

楊德福也來要小米，爸爸商量半天，把柴，跟小豬還有破木頭門窗子抵了給他。

村公所又來人告訴：把房子都拆平才許住，人家日本子要在舊房場另蓋房子。

爸爸媽媽拿起鐵錘，含淚把自己的家拆倒了。祖父戀戀不捨地：「慢點扒呀，讓我多看一眼罷，這房子還是祖傳的呀！」

媽媽好說歹說的勸，祖父才回心轉意答應一起跟着走。

媽媽偷偷告訴祖父，日本子聽說誰不願意走，就放火，把全家統統燒死：「爹！看孩子面上走罷！」

祖父孩子似地哭了，抽抽答答地把鋤鏟用繩仔細捆紮在一起：「把它給我用馬駝着！」

「馬？早抵給蔡半山了！」爸爸感憤麻木的說。

祖父怔了半晌，踉蹌踉蹌地走出去，媽媽趕緊偷偷地跟着。

祖父坐在地頭上哭，媽媽邊勸邊拉。

「眼睜着一個好好的家，拆散了……」祖父哽咽着：「讓我多看一眼罷，這地是咱們祖傳的呀！」

「怎麼走呢？」媽媽跟爸爸核計着，爺爺歲數大走不動，馬又抵賣去

「你攆着爹罷！」媽媽說。

「不知往哪走呢，攆得起嗎？」

媽媽和爸爸又嘀咕半天，爸爸點頭走了。

清早媽媽把全家從草堆里喚醒，一輛破舊的獨輪車子放在院子裏。

媽媽把破被鋪上，鋪碗口袱也放在車子一邊。

「真要逃荒了麼？」祖父傷心地說。

媽媽拉起繩套，爸爸推起車把，吱溜溜——吱溜溜——

走到地邊，爸爸不知怎樣低了頭，祖父告訴車站下。

媽媽一看兒綠油油的青苗就哭了。

祖父不說甚麼，兩手揉了揉土，一串串眼淚，像斷線珠子。

爸爸網是狠命地低了頭。

祖父掏出手巾包了一捧土：「這是咱們的地呀，走到天邊我也忘不了

「往哪去呢？」

媽媽拿起繩套猶豫着。

「這不是道麼！」

爸爸冰冷的說：「反正是——往前走！」

太陽還沒有出來，獨輪車子又推動起來，吱溜溜——吱溜溜——

「底潛勢力使然，而把這解作「愛底捉弄」；然而李致不是對白濁會吻過底地方甚致骨擦擦過地而腐都感底厭惡嗎，這是說那因雙底潔毒在新青年底神經極度里隱伏着很深——也祇為它是潛藏着，所以它給與她們底毒害更劇。假如她們那飛躍地青春底感情，全為這傳統地思流封閉了，則她們很能約束着作實妻良母家庭里良好主婦；然而幸而不幸地是那潛勢力祇隱伏底潛存她們那火熱地生命里很粘滯地；假如李致底頭腦里不曾潛伏着這種潔毒時，她將能生活地很幸福——不論決定了怎樣底方針，也可以明朗地再出發，而祇使她徘徊於苦惱里，不能自拔底，絕不是單純地「依戀地感情」。

隨自己底喜歡把愛情給與自己所喜歡的人；而也不容從自己已經不喜歡了底人收回愛情來，以每段地愛情充實每一段地生命，只是不讓自已滯留在苦惱里；更如「沙寧」所想的「女人對男人底愛情若是惠給厚施捨底，這施捨底本身就是一种報酬，因為她是樂欲作底」（引意）這種想頭或是一種解脫然而却又違背社會底意旨，而且她們所受的病態地教育，所底製底思想和習慣一切約束都註定了她們底命運不容解脫；雖然當李致不耐痛苦折磨時竟會羨慕別家宴會上那些人們，甚致「她想放縱」「妳想我能像她們——那些我們所熟知的女人那生活嗎……」（頁一七一）放蕩也許是一種救拔，設李致若真的是一個放蕩地女人，則周桐或任何人加之於她的全是不相干了！絕不致管她醜態痛苦，甚或她可以玩弄她們周桐白濁於掌

股之上，一如肩太太那樣，而那發生之流也無從要脅她了。但她能放縱嗎？致致和習慣一切約束都判定了她的罪罰；她只有承受永遠承受刑罰。

我會哀憐地設想：假如那李致周桐或是芬一切遭遇她們相同命運的女人憤然挺身起來，只要她有那痛切底激忿，剛烈地感情，去奮身手力了那周桐，那白濁，那苦惱，一切惡魔和愛情的騙子，這也使人痛快淋漓地，讓她們那幽憤底心胸稍鬆些，然而這又是違背社會意旨底思想；否則讓她們像芬一樣被放逐來，走脫那魔境去這些能寄托精神的事業而敵身也是好的；最好是讓她們以英雄的身份到達方去再嫁或更生，這雖是近乎自欺，但在心理和生理都可切實的安撫些。

如何救拔這些苦惱的人們呢？只是掃除他們積滯的「潔毒」以及「不潔觀念」，否則把他們驅回古模地約束里去。然而我們對「貞操」應如何解懸呢？當然「貞操」是一種純尚地美德，是一種「信仰」，是「潔癖」，或可說它是莊嚴地偶像，美麗地迷途；而持守它的本質只是一種「教志」「個性」和「執拗」。譬如佛蘭德麗凱之於哥德，貞潔本身即是一種美好地安慰；但惟有有理性有睿智所謂靈魂底生物，纔有這種操守，才有這種信仰，纔有這種志節；而貞操對另外一些人們則是極苦折磨和痛苦；其實固執於這種潔癖，或完全沒有這種潔癖的人，全是幸福；惟有徘徊於這中間的是煩惱的。

試看李致，梅麗們對貞操觀念都好得極其頑固，但致却不能毅然斷於周桐，芬不能毅然走脫魔境，這全不是單純地感情作用。

男人也常是「女子貞操」的擁護者，因為這對男人是趣味是好玩！是強烈地誘惑，也是潔癖；請問有誰對它會付出最大地崇拜呢。詩人似乎儘歌詠「聖潔莊嚴」然而在實生活中，在另一種境遇里，也常常扮演演劇，白濁那穢脚色。人性當是多重性甚或多面性的，周桐，白濁們的人可憎惡嗎，然而他們的思想和慾望也常潛存我們的感情里。我嘗疑心：「也許一切生存的都必須為慾求所役使；因為慾望才是真實地使一切生存着並生存下去底力量；甚或我常自覺自己就為這點生物力」被慾望奴使底「活着」。當然在慾求支使下依了這單純地生物力，會把人生推到老弱無理地里去；一些強烈地不規則底慾求使人們去能作出了什麼事情來陪別人或自己於痛苦，一如周桐白濁所作，我真無法分別它們底惡意；因為我們是活在相同的習慣故舊里，呼吸着相近地知識和空氣，我們相距很近，他們底盲目地熱情常是我們的；他們所要求所作的也常是我們的。假如這是病態，也許是普遍地共通地；我們常常為了一個女人不幸地遭際而憤慨吧！而在另一些境遇里，也常常被那些女人於不幸的，甚或全非強意的。在不健全地社會里必須有大帶地不幸；而避免這不幸是生存底才能。若如徐巖那機對生活底瑣碎：「人生是不必過於認真的，自覺得我們生活下去於是了」（頁一〇三）

這就不 主觀愛情放進生活里，而聽其自然底生活觀，似乎是穩妥地——而許多宿命論者也是從這條路走過去的。但這條路是平凡地寂寞地——因為活著的人們在生活下去之餘，還希望生活的有趣些，可能因為追求這點生趣而招致不幸來；然而生活是智慧，是富有才能，缺少了這才能祇好自己死掉，不然他只有承受不幸。其實生活倒不必「留待別人批評」因為生活者都是為了自己或是關連着自己的。

人最是不可理解的東西「也許生活着終是離不開女人的，在男人」這是一個會獻身給一點信仰，孤身在苦難風雨里跋涉了好多年月的朋友，當他失意之餘會憤然地說出這樣地話來。那末若站在男人的立場上，說周桐，白樹林省民那些人那樣遊蕩着愛情的人物可憎，我總疑心我們這憤懣混有嫉妒成分。我嘗不羈地遐想：女人是細緻精工地是造物最高度藝術底表現——在女人底心思性情底精微處都表現無遺。造物賦給女人以嫵媚美麗地感情賦給她豐潔與莊嚴，賦給了她火熱地誘惑力，然而更賦給了她更多地苦難。男人嗎，是粗陋地，魯笨地，他們永遠須馴服於那靈魂底誘惑之下，然而因此了這樣，男人乃帶給了女人以苦惱不幸！我儘盡了我拙笨地想像和思索。

也許戀愛是盲目的，壞人常是好運道，戀愛本身是不是欺騙呢？李致在寧靜地時候會說出「戀愛是微妙高深的；在這時候人們是不能分別善惡的」愛情是不可解譯底，愛情當然不是罪惡——但戀愛常會製造不幸。「戀愛是應給人

幸福的，——而其結果永遠是悲傷，幸福的戀愛也並非幸福——不過是錯覺吧了」（頁八八）我以爲這話不是錯覺；我常想：愛情是火是熱情底燃燒，當然它燃燒地時候是熾烈而華麗地奔放飛躍地，但它底結果却永遠是燒殘的灰燼。戀愛只是戀愛，也許戀愛起來會延燒了「生活」——所謂「堅實地戀愛生活」試問誰曾見過深固地火非呢！知識是罪惡，瘋狂是罪惡，但愛情絕非罪惡。它是火，是赤誠，是原始熱情底燃燒；但跳進火里底人們必須有承受不幸底決心，當然它底結果必是灰燼——結婚，平凡地家庭生活，油鹽柴米里底日子，或愛情的破裂，遺棄，殉情；一切更多地不幸，無盡滅地苦惱，但這是無可如何的。你要生活！要有興趣地熱情在熾紅地烈火里燃燒，焚騰，活潑奔躍地火華，放肆地營養生命底偉大，欣慰底毀滅；你不願這樣嗎那末你悄悄地躲開去；若

是你正在煩惱着，也正該強自振拔起來作些別的自己所喜歡底——儘該想法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因為我們必須活下去，則必須正視苦惱，咬起牙關來；即使我們生活在正多地矛盾里，我們必須不要矛盾——我們要挺直身子活下去。

篇 後

這是我去年由南地快快北來的途中隨記的。那時我心正很嘈雜，我涉獵了好多艱深地感情，我涉獵了好些艱難地書籍，象之生活底失意，我神經真陷於不可調理底混亂里了，那時期我曾把這些混亂地感情寄給那灰色地古城

第一位大人先生！那時我正是一個淪落異地底浪人，也許浪人這名號是為雅士所不齒的，蓋或這名號本身便象徵着落實底可怕，由字面上便直感到沒意思不品行了。後來我從別人耳中聽到他批評我精神失常！思想太不統一了。之後，我來北地又會兩次把自己所偏愛底而在別人也許認爲不值得付末地一京灼熱地熱情寄出過去，然而二三年來它底命運正和我本身底命運一樣不爲人所理解。

去年春天，偶然地重讀了袁厚若的「泥沼」又油然有些感慨，也許這遊閱者的感觸較之浪人的思維更該爲人所厭棄了吧！「泥沼」較之「貝殼」「森林的寂寞」是不成熱地，然而它很朝氣而不苦澀，使人讀了輕鬆而開朗，雖然它所描寫的是生活底層的人們，而在袁厚的文章里我頂喜以這本書，尤其是這里面的「第三入」「一羣眼宗齊和他的朋友」。袁厚是天才底多角地作家，尤其技巧方面他能用種種手法結構種種新鮮地剪裁寫出種種不同的內容。並且他能操用種種不同的語言；但他有一點小毛病就是常在模仿外國人的對話，例如「貝殼」有的地方就仿似沙寧，這種語言常給人以身硬隔膜的感觸。在袁厚文章里我憎厭「貝殼」更憎厭「貝殼」里所有的人物！無名的憎厭着——但這祇是就着讀地情緒說。

讀「貝殼」心情宛如喝苦藥湯；而「森林的寂寞」則是面對了靜化的感情，俯仰首看悠悠地雲天；「泥沼」是朝氣地可操作吃青詩的莎草讀「森林的寂寞」則如同咀嚼檳榔。

誘惑讀後記

白 也 清

載東北文學創刊號章長明作

一氣讀完「誘惑」，覺得這篇作品裏所描述的故事，是作者意識地提出了一個社會的問題。這個社會的問題是頗嚴肅的，而且常見於現代的社會裏。

作者用近於浪漫主義的作風，以一個知識女性的遭遇為中心，提示了因男女間的癖好所產生的青年的理智與感情的矛盾和錯綜。藉此更發掘了青年的「人性」，而組成了一篇色情濃厚的戀愛故事。

我常說，而且主張，戀愛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既非兒戲，又非玩弄。戀愛的問題是包括當事者的人生觀，社會觀以及世界觀的。戀愛的價值也就被這些觀念的正確與否所左右。否則，戀愛便是無所謂的了。

作者在「誘惑」裏面，用第一稱筆法，藉一個近代女性——蘇燕的身世，發揮了作者的戀愛觀。並且對這社會問題有所表示。

這是我讀完了「誘惑」之後的第一感。
作者抓住了這個很好題材，而緊湊地把它描寫出來，在處理上非常勻整，而且巧妙。決非

初習寫作者可比擬。詞句也很洗鍊，斷章更為明晰。尤其是在描寫蘇燕的的性格上更表現了作者的創作才能。

例如：作者在描寫蘇燕的行動的時候：「……我們談的話雖然並不算太多，可是我們談得很投機。談藝術，談文學，談電影，談運動，談人生，談夢……」

聽我給人生下的假定的結論：——人生，是夢里的曇花罷！蘇燕就笑了。笑得有些使我不好意思想起來，我以為他也許在諷笑我把話說得太空洞，可是，當蘇燕看見我的悵悵的樣子，就彷彿一下子猜透了我的心似的。

章先生，我是更愛重你的主張的。我望望蘇燕的滿臉的面色，我也微微的笑了。

然後，蘇燕大方的握着我的手……」（第八十四頁）
我們可以在這裏瞥見了蘇燕的天真爛漫的影子和那活潑的性格。

又如：

「蘇燕的天真和美貌，在他像不自知似的。而逐漸地將我和他中間的柔和無知的隱抑促緊起來，在放任中他是純潔的，有如他的青春少女的靈魂一樣。有時候，我氣惱了她，她就對她自己更氣惱，也不對我說出她的怨文。我看著她幾乎要哭出來的情緒，我就和緩地向她說出我的罪愆，於是，她就嗔怒的挽緊了我的手，臉微紅的望著我故意隱藏着微笑。」

（第八五頁）

這該是怎樣逼真的素描。這種創作的才能，決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可能做到的。

這是我的第二感。

小說裏的「我」和蘇燕有同一的文學愛好。並有同一的詩般的生活情緒。既有着同一的生活趣味與尋求，於是，便自然而且必然地萌起了愛芽，這時，作者在讚美着他們的相愛，因而也把他們的相愛寫成了精神的契合，寫成了屬於靈的一方面的愛；寫成了那是純潔無疵的天真的愛。從第一章至第二章逆筆描寫以及回憶都是為了陪襯或烘托這個相戀的故事。然而，那是往事了，作者在開始展開這個故事的時候，他是把那往事視為序曲的。這中間，作者是用唯美的敘述寫成的。只要我們注意地讀下去，這裏的美的描寫，是足能牽引讀者的心緒，而且是在說明這美的描寫的反面，有着蘇燕的陰影，而形成了前半部的絕大成功。例如：作者描述男主人公的心緒的時候：

「自己世弄不清楚的樂趣的，並不是江水，小艇，不是崇高的教堂，不是秋日的山崗，不是萬人空巷的音樂殿堂，不是黃昏，不是夜晚，而是唯一的生靈，是蘇燕……」是蘊藏着無限的美的情緒的（第八七頁）

又如：「——太晚了，我來到你的生命里，已是太晚了。」

——聽着永遠的變鐘，我受了傷了。」（第八六頁）

等沈痛的短句子很巧妙地給故事的轉折，勾出來一條曲線。

這是我讀後的第三感。

然而，他們的愛的航程遇見了障礙的時候，也正是作者處理這故事最感重要的階段。因為作者覺得這中間的最高峰，必須有所轉折必須，捉住高潮，所以便反覆地以理智與感情的衝突，以及命運的擺佈，把那中心意識隱了伏線，作者在這中間輕輕地塗上了一層宗教的色彩。當他們正在耽於感情氾濫而開始用理智冷靜地去裁判去估價的時候，那美的熱情的一段便被嚴苛地澆過了一遍，於是，在頗不簡單的情形下，消滅了那纏綿悱惻的情愛，而每一個人的內心却罩上了一層薄霧，一直到：

——該是離開的時候，就離開吧！我們相信神的恩惠是無盡的，那麼，第二次的會合將降臨於我們。（八八頁）

之後，便離開了。自此而後，天涯海角，兩地睽隔。第二次相

逢的時候是男的作了法官，而女的却作了囚徒，而相盜於獄中。

這時的情緒頗與托爾斯泰的復活相似。青年法官爲了良心的譴責與人生的意義放棄了法律的規範使蘇燕恢復自由，更進而結合一起。這中間的愛情之火的重燃與個人的意志，作者都寫得極爲妥協。

這是我讀後的第四感。

最高潮過去之後，急轉直下，這層，我想作者對於這個故事的處理，已經不得不考慮收尾了。也就是不得不去給這故事下個結論了。這也是需要作家意識明白表示的時候。唯其如此，作者特着重於新道德與舊道德的觀念的分歧，愛情與法律的矛盾，理智與感情的衝突而企圖從這里面抽出來線索以便完結。然而，作者在同情蘇燕的遭遇，良心有所懺悔，更不願法律而釋放了蘇燕使他們實行同居之後，却自相矛盾起來，使男的在投降舊道德下而離開了蘇燕，這該是作者的態度的不一貫，思想的不統一所致。以致使男主人公做了一個意志不堅定，思想不健全的存在。倘如作者是在有意描寫這樣的一個性格的時候，那麼，至少作者的描寫感覺欠缺，而且不真實。根據前半部及蘇燕入獄而被釋放（身爲法官，釋放了爲法律不容許的罪犯，其本身是一個犧牲，其犧牲的目的，是在於同情蘇燕的罪惡，把那罪惡轉嫁給社會。）時，作者若有意標榜社會的組織的。這思想是前進的，所以後來似乎應該對這社會問題有所解答，再行結束，纔覺得更有價值。然

而，作者却是結束於唯心派的（唯神的）上面。不但無所指示，而更使男主人公沒有情由地作了愛情的背叛者。

蘇拉瑞了的葛萊齊拉！

「他的可愛而悲哀的倩影於我是一種遺恨，有時復像是一種不良的恥辱。……將青年人最優美的感情視爲一種不良的恥辱。我是正當殘忍的年齡，將上帝最美好的賜與，純潔的愛，天真的依戀，委棄沙土中，讓它隨世俗之風舞舞飄散……」（九四頁）

作者使男主人公讀了這首詩而堅定起來他的意志，竟把蘇燕棄於沙土了。

這思想的轉變，未免太突兀，而且沒有根據。看他以前的性格決不如此柔弱，似乎作者強迫他們如此不了了之，所以令人有生硬，突兀之感。

蘇燕的下場，並不止於此，她還有未來，但是對於她的未來，作者並未做任何安排，也沒有含蘊任何線索，所以我覺得結構不太健全，意識失於正確，全由於這突兀而不自覺的結果所形成。但是，我們並不認作者在表現技巧上獲得了成功。在字句的洗鍊與描述的緊湊上有了成績。而且當愛慕蘇燕，期待蘇燕的時候，把她美化了，純化了，又要唾棄法律的束縛，而以人生的意義，社會的意義，使她恢復了自由，也是爲了作者有前進的人生觀與社會觀的緣故。

可是，後來的失敗將會使這些離開讀者的腦際的。蘇燕去向那裏呢？男主人公當她走

後，又感覺怎樣呢？是仍然繼續他的法官生涯嗎？我們不難推定他是厭棄法律的，更厭棄現實的社會的，因為在此意義上曾經釋放了他，那麼，想來，他並不敢再去執行那為自己所不滿意的法律了。

因為在審問時他曾被蘇燕駁倒過：

「——那麼，你以為你的所為都是正當的嗎？」

——當然是正當的。

——你要知道，在今日的社會理論下，你的見解是難以確立得任的。因為私力救濟是會使社會的秩序更混沌，更複雜，而瀕於破壞之危機的。

——除了私力救濟之外，我又能仰靠之於誰呢？我的力量薄弱，我的財富也有限。我打算告狀，沒有錢去請律師，我打算告狀後有人指導給我以求公正裁判的途徑。

——所以我求你開釋我，因為我是無罪的。我從沒有欺騙過誰，對誰我都坦白地供出了我自己，我並不想從誰的身上沾一點便宜。或是榨取一點什麼……

——我很慚愧，我為你的言論駁倒了。——不過，你還可以舉出更光明正大的盾牌，來掩飾你的無能和慌恐。

——那是什麼呢？——那是你的職權。

這句惡魔似的語句一直在噬咬着我，撕裂着

我。給我不動的向職務的信心與以全心全意的一擊，這一聲回響貫通了我整個的肉身，令我再沒有力量繼續下去沒有完成的詰問。

(第九頁)

他既然被蘇燕駁倒也就是擁護蘇燕的理論。因思想發生了改變，才釋放了蘇燕。所以以後的他，應該從思想改變後的他寫起，而使故事展續下去。

然而作者在思惟之餘，可否使他們走出現實而步入社會重新有所建樹的思惟下，竟形成了思想的紊亂。而以向神祈禱未來的幸福，便結束了。

聽說(似載於某報紙)這小說是作者在偽滿時候寫成的，那樣，也許是因為當時環境的關係不得不如此。便難怪了。不過既發表於光復後的今日，却是不應不加以議論的，因為大有唯心派的(唯神底的)宿命主義之概。

我覺得末尾的第九章應該使這故事更為展開。由男女相愛而把愛的力量播給社會，去進而改造社會，愛護人群，去為人服務，來改造為他們所不满意的社會，纔是真正個使他們的愛情昇華了的，纔真個使他們愛情的價值，不料却無端地用春天的季節來擱碎了他們的愛情，不但故事未能展開，更令人感覺突兀，使讀者過於不負責任。也就是說沒能使小說生出力量來，以致使讀者感到無聊。

這是我讀後的第五感，也就是最後的一感。
三五·三·一七燈下

一個文藝工作者，要開拓文藝的路線，要創造他嶄新的作品，必先要建設自己的經驗，專心研究現實，留意生活。切不可胡亂走筆，寫你所不知道的，或是你所陌生的東西。

新的寫實主義作家對於「現實」的態度，應該是澈頭澈尾地客觀的現實的，也惟有配合自己的現實生活，站在漸漸拾頭的階級立場上，始得寫出特具風格的鬥爭文學。如果一個作家剛學寫作而就想擬擬生活，專事去過單調的文化生活，則他的所謂「寫實」，結果一定獲不到豐收。

譬如像：有些生活在農務上工廠中初學寫作的人，當他會寫了一篇故事，或寫了幾首詩之後，便認為自己是個文藝家，今夜滿巴望些脫離他的工廠或農場。這些性的朋友，無疑地就不懂得「文學寫作需要和現實生活配合」的意識。

他們做了藝術家，做了藝術作品的創作者，立刻認為自己已生金了羽毛，就朝外面一飛，與工廠或農場隔離。殊不知這樣一來，却影響了他們後來寫作的題材，再也找不到活生生的材料了！這也由於他們沒有觀察力，根本不知道須與現實生活配合的深刻的意識。

——法捷耶夫：寫作修養



復活

托爾斯泰

「復活」

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作品，是很值紀念的一部不朽名作。

托爾斯泰於一八九九年發表了「康勞伊亞爾

，索那大」之後，就埋頭於宗教道德問題的思索。將近十年間沒有創作，所以沉默了好久，又有巨作「復活」問世，是人們所沒有想到的，也唯其如此，當「復活」刊行的時候，在國內非常轟動，同時，由此巨作不但可以看出托爾斯泰的創作力未較從前稍減，並且證實了他的晚年的作品愈為圓熟，愈為充實了。也可以說托爾斯泰把晚年的藝術的努力完全傾注於「復活」裏面了。這篇作品，是以一貴族與一娼妓之靈魂更生的歷史為主題的，表

現了作者的思想，精神，宗教，藝術的全部，所以「復活」不祇是作為一個藝術品，被人稱讚，同時，也是代表著一代偉人的各方主張，有著最重疊的意義的代表作品。羅曼羅蘭說：「復活」在某種意義上，是托爾斯泰的藝術的聖堂。如同「戰爭與和平」象徵著他的人生的成熟期一樣，「復活」是統治着他的生平的末尾。

「梗概」娼妓克秋霞，馬絲羅瓦，因毒害遊客其商賈盜貴重物品之嫌疑，被帶到法庭審問，陪審官中有公爵內夫留道夫者，因陪審被到法庭的克秋霞，不禁在臉上浮起一層暗影，他仔細他看了看克秋霞的臉，就想起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十年前自己的驕行。他一面溫習着褪了色的記憶，他的內心就在反覆起來自問的罪惡。——十年的昔日，他還是一個青年士官，他在出征的途次，曾宿於伯爵的家中，那時，他被伯爵之家的婢女克秋霞的姿色所誘惑，終於在一天夜裏行使暴力達到了他的野望，盡在那女子手裏一些錢就逍遙他鄉了。從那時以後，過了十年，如今現於公爵內夫留道夫之前的，是殺人的犯人是娼妓克秋霞，也正是昔日彼內夫留道

夫所遺棄的可憐的少女——婢女的克秋霞，心中在暗暗地愛着那青年士官內夫留道夫的魁偉的雄姿，但是被自己愛着的人所玩弄所遺棄，以致仇恨了他，因而，不能在很愛主人所疼愛的家裏做工了，於是，請了假歸回故鄉，但是被男人遺棄之後，自己是羞於出頭露面的，以致自暴自棄，沈入了墮落的深淵。終於淪落為娼妓。更做了可怖的殺人的罪犯。……身為神聖的審判官的內夫留道夫公爵，心亂如麻。昔日的可憐的少女，現在變成娼妓的克秋霞。是誰把她害成這個樣子呢？……不是自己還有誰呢？一定是由於自己年輕時的一念之差，纔使她陷於如此地步。他想必，感到自己罪大惡極。而且是那樣地不負責任，逍遙迄今，更是罪上加罪了，他終於下了決心為了贖罪而犧牲自己的一切去拯救克秋霞。他放棄了與貴族小姐的婚約，專心去為救克秋霞而努力，他在獄裏訪問了克秋霞，開陳了一切求她原諒，並且求她脫却現在的污暗生活，給他作妻子，接受自己的真摯的愛情。鷓鴣島般的克秋霞的心，是不能接受這些的，反而咒罵。然而內夫留道夫一見她那瘋狂般的樣子，越發加強

了自己贖罪的決心。他為克秋霞聘請律師，對峙呈，不惜一切勞碌奔波為她雪冤。但是她的罪是難免的，終於被解送西伯利亞了。內夫留道夫依然貫徹到底，以達所望，他毅然實行了以前僅有理想而未實行的「放棄財產」，赤裸一身與克秋霞一同到西伯利亞去。拋棄了一切內夫留道夫現在專志願於拯救克秋霞的靈魂。便和克秋霞一同到積着深雪的西伯利亞的曠野去了。克秋霞的心也漸漸地了解了內夫留道夫的心。浴着內夫留道夫的真情，她的靈魂漸漸觸到了更生的喜悅而放出了光芒，內夫留道夫到了西伯利亞纔真個看到了自己的姿態，做為一個人類的姿態。同時以着豁朗的心地，更看到了自己的過去，以及自己從前所實習了的社會的姿態。那是充滿着矛盾的社會組織，虛偽與放縱的貴族生活，以及在那社會底層堆滿了受着痛苦的人們，使他非常動心，為救克秋霞一人的靈魂而奮起，他更不禁要奮起去救濟廣大的社會所充滿的矛盾與污濁。同是解送西伯利亞的囚人中有再西蒙琴的國事犯人，他很愛克秋霞，他終於向內夫留道夫提出了要和她結婚的意見。內夫留道夫靜靜

罪與罰

基斯夫益退斯杜

地回答他：「你不要以為我是愛着克萊霞。我因為她是睜過了世間所有的辛酸，悽慘的命運的人而獻給她以聖潔的愛情。我對她一無所求，祇是爲了救她的靈魂，把她導入明期的健全的新生活境遇裏……」不久之後，內夫留道夫的真情終於擺回來克萊霞的清澈靈魂，克萊霞也以聖潔的心愛着西蒙。這事被內夫留道夫知道了，心目中非常歡悅，西福兩人相愛的新生活。把克萊霞的更生委於西蒙的內夫留道夫，自己更要爲了其他許多受痛苦的人們，爲了救濟萬人，決心做出他的人生。

「罪與罰」

「是杜斯退基斯夫益退斯杜的代表作，它蘊含着三個思想。第一，一個人的生活無論是墮落於任何的黑暗的深淵裏，他內心並不絕望，常常是持着謙遜的態度，向神祈禱，而仰慕那善與愛的。第二，人生唯有受苦忍痛始能醇化，第三，蘇俄國民不祇

是由於發病的觀念，更須由於互相的愛情使之堅固團結。

「金錢所產生的悲劇」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叫做拉斯考里尼考夫的貧苦的大學生，他結識了一個很有錢的老太太，常常由這老太太處借些錢來。這老太太是專以高利放款維持生活的。拉斯考里尼考夫覺悟到因爲沒有錢而墮落下去的人們不知有多少。於是，他就想把那老太太殺了。把那不正的金錢奪來，把許多的人們從飢餓與寒冷裏拯救出來，然而，他却缺少了實行的決斷力，要柔柔地猶豫終日。一天，他鑽進了酒館，在那裏邂逅了一個叫做瑪爾梅拉道夫的酒徒，那酒徒的話語敲着他的耳鼓。酒徒說：以前他是很有地位的官吏，可是因其醜酒會經被度手掉了椅子。便遺棄了被飢寒的恐怖所襲擊着的三個孩子，和病弱的妻子克泰麗娜，把所有什物變賣一空，就一個人度起來流浪的生活。因之前妻的遺女蘇妮雅爲了救活她的繼母和孩子們，便做起賣笑婦來。陷入於黑暗的世界。瑪爾梅拉道夫這樣說完了以後，拉斯考里尼考夫爲了安撫這可憐的醉漢，把他送回家去，其妻克泰麗娜瘋狂般地捉住了他丈夫的髮毛，憤

恨的了不得。拉斯考里尼考夫從衣袋裡掏出來一些錢放在窗階便匆匆跑去。

「爲了窮人」第二天早晨拉斯考里尼考夫接到了母親從鄉寄來的信。告訴他，他的姊妹意外地嫁給了一個豪富。他讀完之後心中感覺受到難忍的屈辱，這也是爲了沒有錢的緣故，他在酒館裡，聽到了一個大學生與軍人的談話：「若是殺了那個放錢的老太太，把錢分給窮人，倒是一件痛快的事。可是誰也沒有去做的勇氣。」他便加強了決心。這時，拉斯考里尼考夫從旅店裡偷出一把斧子，便飛奔老太太的居處，祇消一擊老太太便死於斧下，把她的金錢貴重物品，塞滿了衣袋。這時，老太太的妹妹進來，目睹姐姐僵臥血泊，不禁暈倒。他又揮斧砍了那婦人的頭部便慌忙逃去。他計劃殺害老太太的事已經如意外地實行了，但是，從此也做了殺人的罪犯。心裡催促不安，頭腦非常混亂，謔語了四五天。他於黑夜中，又茫然地走進了老太太的家門，毫無目的地徘徊良久，歸途遇見了瑪爾梅拉道夫醉後被馬車輾傷氣息奄奄已陷於瀕死的狀態。他如同至親般地隨同警察把瑪爾梅拉道夫送回

家中，然而瑪爾梅拉道夫不久就死去了。寬笑婦蘇妮雅也趕到了。拉斯考里尼考夫傾出所有金錢交給他們便走開了。蘇妮雅令其妹，前去詢問他的住所。蘇妮雅那楚楚可憐的音容和嫵媚的姿態，縈繞着拉斯考里尼考夫的心。

「徒事誇耀」他再也忍不了那罪罰的苦痛了。悔悟前非，挽救不及，爲了殺人而殺掉老太太的心理，不過是欺騙自己良心的一種方便，不過是欺騙自己的成分多一點，而萌起殺人之念頭。心靈脆弱對於感傷的他，想到這一點，心裡非常難過，不能不自首的心情在壓迫着他，他終於自首了。法院因爲他那神奇的自白和過去的種種慈善行爲以及犯罪當時的誠感心理，僅宣告了八年徒刑，被送至西伯利亞監獄，以後更有許多女人到西伯利亞去。

莫已譯述



在我死在台上

華之方

瑪莎啊
你去吧
你去吧

赴死是我的命運
不必搓手
不必搓手
除了你此世我一無所有

爲了愛我被碾死在死刑台上
燃着吧 生命的餘燼
燃着吧 生命的餘燼
讓它燭亮黝黑的世路黝黑的人心

時辰到了
愛的 你爲什麼還不離去呢
愛的 你爲什麼還不離去呢
時辰到了啊
你也不必死轉哀啼

花園

沉吟

這里是一所寂靜的花園。

說是花園，畢竟還是因爲它有着幾株將凋的花草，和那幾株將枯的樹木。這里也有假山，不，就是說它是山也沒有甚麼不可，因爲這里的山，都是不加人工的，而且幾乎都要變成了土丘。這里更有水池，但那池水已經涸竭的了。更那裏會有甚麼游魚呢？這里也許有人？是的！這里的人們都是些小孩子。我們雖然不能知道他們的年齡，但他們却確都是些小孩子。他們有時候採花，有時折草，有時上樹。有時候他們會因爲甚麼便打起來，有的時候他們也會聚在一起，來唱他們的歌，跳他們的舞。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在這里作些甚麼？而且，從來也沒有一個甚麼園主，來看看他們這已經荒蕪到這般地步的花園。這花園也許是他們大家公有的吧？

春天是瀟灑的過去了。秋天也是這樣的過去了。只有那花，那草，那樹在不斷的變化着，好像這花園里的事情，它們是最熟悉的！
呵！這寂靜的花園！

一一

後來，關於他們的事情，漸漸的都被我們知道了。

這里的花園原來並不是他們的公有，這里的花園的主人，是他們之中的兩個人。而且，是他們之中最小的那個。至於他們是否真的園主，那是誰也不敢說的。但在他們自己的記憶里，彷彿他們在這里玩的時間最長。雖然，他們自己也有些渺茫，但是我們現在與他當作園主看，似乎也不是怎樣錯誤的事情。

他倆的名字我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總之他們是弟兄。我們可以稱那

流浪者

弟 華

聽說這陌生的都市——
跳動着五十萬人的脈搏；
今天披着黃昏的霞彩，
從遠處的來了！——
一個宿命的流浪者。

夢一般的黃昏，
像故鄉——
麥場上的夕陽；
狂吻了奔流的雲霓；
故鄉在炮火裡消滅了，
洶湧的硝煙——
挪動的塞過了綠色的村郭，
塗過了靜靜的小河，
塗過了河邊的垂柳，
塗過了燐燐的屍體，
塗過了貪婪的蚊蠅；
挪動的——
硝煙，
彷彿要來的狂瀾。

我還有最後的勇氣
我還有最後的勇氣
我不願牽累了你

光榮的鬥爭 正直地殉難
這就是我生命的史頁呵
這就是我生命的史頁呵
我要打破鎖鑰改造現實

幸福的溫床是遼遠地幻想
死刑台上祇有一片冰涼
死刑台上祇有一片冰涼
冰涼的床榻是我永遠的索鄉

我倘如還有記憶
小小的生命呵
小小的生命呵
你怎麼發育長大呢

瑪莎啊
未了的事情都交給你吧
未了的事情都交給你吧
瑪莎啊

噢 你看你看
我微笑的臉又笑了
我微笑的臉又笑了
當我離開此世最後的一刻時光
——三月七日，吉休

大的叫阿兄，小的叫阿弟。因為他們兄弟的份量小，那隣家的孩子便成群的到他倆這花園里來。來採花，折草，上樹。他倆沒有力量來阻止他們，便只好忍受他們的奪取。最可恨的是他們京曠的阿狗，他比他倆還小，然而他却要奪取他們的花園。他倆也沒有甚麼辦法。便一面和他爭論，一面求出了兩個較大的孩子來救援，終於把阿狗逐除了。這是阿兄的計策。其實，那兩個來援的孩子，又何嘗不存有奪取他們花園的野心呢？

接實說，逐走阿狗的還有阿毛，但那只是在阿狗將跑的時候，阿毛也乘勢打了一拳。阿毛因此也成了他倆的恩人。
阿狗跑了之後，阿兄和阿弟便爭着要作這花園的主人。而且阿弟還和阿毛同謀，來控制阿兄。阿兄也找來了阿合來制服阿弟。那末他們沒有想到嗎？阿毛和阿合都是奪取他們的花園的孩子。他倆似乎都想過！
那末他們爲甚麼都要這樣作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因爲有一次爲了阿兄比阿弟多採了一朵花，也許是多折了一棵草。他倆便爭論了好幾天。

三

這樣以後，我們便都渺茫了。
這里是一所寂靜的花園呵！
然而外來的孩子，一天天的增多了。
阿兄和阿弟呢？……

歌 哭 雜 拾

凌 文

最早，我們的祖先不懂得哭。
假如有值得哭泣的事——這是現在的說法——他們就代之以歌。

吮醒了沃野，
沃野裡的禾苗，
那是嬌嫩的禾苗呵，
還沒有成熟，
它們已經朽爛了，
被踐踏了，
從地上生長出來，
仍向地下去了，
不管有沒有飢餓！
把明年的歲月，
踐踏的！
踐踏了血的傷痕，
颯風雨，
寂寞的記憶着，
寂裡會有——
一響兵火。

夕陽有無限綺麗，
該也有——
無限懺悔。
它不會——
把飛鷗的溫暖
賜給那——
走來這裡，
陌生的流浪者。
忘不掉——
爸爸和
瞎了眼的媽媽。

黃 河 歌 辛

崑崙是我的房簷
青海是我的家鄉

我從家鄉來了

經過座座的高山
踏遍漠漠的荒墟

我的性格生來奔騰
爲了追求光明的太陽

我一直奔騰向東方

丘陵常常阻礙我
黃土常常污濁我

岩邊的人遠來築壩擋我

我常常丟失了自由
心裡常常填滿了感傷

會忍耐着經過丘陵
會忍耐着越過土砂

也因了埃壘曲過希望

如果有一個異民族，來奪取他們的土地，他們就會拿起防衛的武器，高喊着，去迎敵。

他們一直看到敵人的鮮血，染上他們的長劍，他們纔放下武器，雖然他們自己的鮮血，也會從敵人的長劍上滾下來，但是他們並不哭泣。

敵人的長劍刺痛了他們，他們依然高喊着，鮮血在敵器上，滴落下來，染紅了大地。

一代，又一代，我們祖先掙扎的血，在風聲里，雨聲里，浸透大地，游積在化石上。

他們的子孫，生活而終葬在他們的血泊里；他們的子孫，都是從五穀里敬取營養，五穀的養分，都是出自祖先的血。

於是他們的子孫，身軀豐腴起來，開始珍惜起自己的生命。

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的一代！我們頂遠的祖先，如果還活着，如果還能從地下看到他們的子孫；他們一定會悲歌起來。

他們該悲歌着子孫的不屑。

異民族侵來了，他們的子孫不再高喊着拿起武器了。

有祖先遺傳血性的子孫，哭哭啼啼拿起祖先的長劍去迎敵。

沒有血性的子孫，却只能守着祖先的長劍，坐在那里哭。

或者扔掉祖先的長劍，扔掉祖傳的大地，委身給異民族作奴隸。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那種豪壯的感慨悲歌，被他們的子孫翻成了：「嗚嗚嗚！嗚嗚嗚……」

一片汪洋，淹出了他們子孫的眸子。

……我們地下的祖先又悲歌起來，感慨着子孫的不屑。

因為最早，我們的祖先不懂得哭。

出盡天的驚動裡，

悔價的交出了

他們的靈魂，

不知向天堂，

還是地下？

從那時，

生命成了癆瘵，

該也——

帶着它，

向無靈的旅程

向天涯。

從黃昏到黎明，

跋涉呀！跋涉呀！

人生果如夢嗎？

而夢也該如此可怕？

走了幾繞山坡，

渡過了有多少河？

人早消瘦了，

魂魄也似乎受了壓榨
飢餓，疲憊……
冀視的白眼，
揶揄的嗟訝，
即便是同情，
也恐怕是空憐，
是虛假！
哪裡有愛情的溫慰？
哪裡有清泉？
哪裡有苗鄉的家？

海 和 夢

李 炎

夕陽窗山的黃昏，
溫暖的春天點！

汪洋的渤海
是勝利的象徵呵！
我直奔向希望的東方
攜來我希望的太陽。

——卅四年尾

有幾次

我實在 氣憤了
我實在忍不住了
於是 我瘋狂地
越過了丘崗衝散了土砂
也衝坍了人們的堤奔向大地

我勝利了
我終得獲得了自由
我站到丘崗
站到人們頭頂上
狂吼 做勝利的歌唱

那里鼓一團昏黃，夜青灰茫茫。

賣唱的像幽靈，在街心，在夜里，在風里彷徨。

『喂！賣唱的！』一個粗嘎的嗓子；『唱一個孟姜女哭長城！』

『喂！賣唱的！』一個尖細的嗓子；『唱一個昭君出塞。』

絃琴淒冷的咿啞在夜風里。

一個啾啾而悲成聲調和着琴音。

『誰在那里哭呢？』

『那里是哭呀！』友人笑了笑；『是賣唱的在隔壁唱孟姜女！』

『是唱麼？』我疑惑自己的耳朵；『這明明是哭哩！多悲哀！』

『嘿！』友人又笑了笑；『唱的好極！』

夜來，一片抑鬱悠揚的聲音傳過來。

我披衣坐起，冷白的月光悄悄爬上窗紙。

夜風停了呼嘯，從窗洞看看夜街，街燈在銀白的月光下死去。

抑鬱悠揚的聲音又傳遞過來，夜沒有風的夜里，細細地。

我招攔了友人：『你聽，多好！月白風清，隔壁還在唱哩！沒有孟姜女
那麼悲哀了，多好聽！』

友人傾耳細細聽了一回：『那里是唱呀，哭哩！』友人笑了笑；『婆婆
哭兒媳，天下婆婆哭兒媳都是這一個調子，我們的街坊。』

『是哭麼？』我疑惑自己的耳朵；『這明明是唱哩，這做揚柳聲的！』

『嘿！』友人又笑了笑；『哭的好極！』

二

暫小時，舅父領我走進戲園子。

輝煌絢爛的燈光，喧囂的鑼鼓合着胡琴的尖細聲嘶；像一個老頭子的蒼
老聲帶着少女的尖細嗓子。

戲子由門幕里走出來，在帶描金鑲彩的佈景前面，在豪華的紅氈上面，
合了聲音在唱着。

夏 天

沈 重

還是去年那些嗎

家已經沒有什麼愁緒，
故鄉在硝煙裡成了灰燼，
巨鴉刺啄着遍野的殘骸，
昔日的秧田，
在死亡裡洗滅了，
荒煙野草向宇宙嗚咽；
香遠的豪華歷史，
如一條劃過長空的夜閃，
五月雨，七月風，
天涯路上——
沒有美麗的夢與憧憬。
而今是深秋，
以後該是白雪的冬天，
生命譬如巨浪，
悄悄的給風雪吞蝕了吧，
流浪者沒有悲哀，
西風——
讓它颯……

——四六·一·二三——

海崖上飄着微顫的笑語，
輕蕩的柔風。

海崖上，
有夢女郎的心靈在低語：

「我有夢，
是在古世紀騎士的懷裡。

他！是希臘的鬥士，
是尊嚴帝王的王子，加冕的英雄

命裝束頂的豪華風采
古劍冷霜的雄心，

……
我有夢

是在古世紀騎士的懷裡。」

×
覺醒老人顫抖的勸聲：

「不請世故的孩子聽！
聽我的逆耳絮語；

命裝王子的冠冕，
早有深藍微波眩于的女郎爲他束

劍。

×
不請世故的孩子聽！
聽我這逆耳絮語

如今，
你的兩隻腳下，

是千仞無底的懸崖。
把你那翹望遙遠處的幻夢的眸子

有豪華的襟袖三帶，這就跪變的步于，有女人的寬領大袖，在有節奏的
擺着腰肢。

躬身懇懇地向我解釋，這里面有忠臣志士，有孝子賢孫，有貞節烈女。
在這方式之地，那些彩衣，華飾的人，縮短了人生的距離，一節一節地
扮演着古今，悲歡離合的故事。

我神往於那些結構的離奇，小小心靈常爲故事牽扯一片遐思。
我看見舅父隨了故事的進展在變化着自己的感情，有時悲歎，唏噓，有
一回竟落下淚來，舅父完全神往於台上另一個時代的悲歌。

我則爲了那衣飾的眩華，戲中人的有節奏的步伐，和那悠揚的音韻所陶
醉。

雖然我這不十分了解戲中的故事，但那襟袖三帶的舉止文雅，彩衣華服
女人的嬌媚柔順，撩動了小小心靈。

一次舅父却領我走進後台，我纔知道過去我的眼睛欺騙了我的感情。
我只看見一片紊亂；卸裝後，男女蒼黃的臉，慵懶，呵欠。我感到了失

望。

「舅舅，這就是那些忠臣志士麼？」

舅舅笑了：「這是戲子啊！忠臣志士是專扮給台下人看的！」

「那不是假充的麼？」

「明知道是假的呀！」
「那——舅舅笑甚麼？」
「哪，哪！」舅舅結巴起來：「哪，哪，……你這孩子……」

四

清明，去掃外祖的墓。
和媽媽剛走過小溝，就看見外祖的墓前跪着一群人，三月和暖的風里，

透過一片哀哀的哭聲。
聲音是凄切的，比起外祖臨死，堂前那片悵意的哭，要使人心酸得多了

。我想這該是從心底發出的悲哀了，而外祖臨死那片哭聲，不過只是一種
點綴，一種伴奏。

你們這青青的小草
依舊又長滿階前

我佇立簷下
默看黃昏雨

落在荒蕪的庭院

×
小園新綠了

默默中我有些眷戀
看草長花開

且喜陣陣的微風
吹過低垣

聽遠處山陰道上
一隻啼叫的杜鵑

新 生
劉 聞 漢

朋友！
我要忠告你，
徘徊在這里
是非常危險的呵！
不信，

放在脚前吧

遙遠：

幻虛的火花

是夢！

是夜中的王國，

是超越現實的暮靄，

憧憬裡；有美妙的音曲，

有更華的夜會，

更有那希臘騎士般的金髮王子。

×

唉！不語世故的孩子！

眼前！就是眼前！

一步的眼前，

那是一片茫海，

一片不着邊際的茫海，

茫海！

會吞食了妳那銀鈴般的笑語，

會吞食了妳那鮮艷的青春，

會吞食了妳那繁盛的年華，

更會吞食了妳那夢，夢裡的幻

虛火花。

×

不語世改的孩子！

還是聽我的逆耳絮語，

悄悄地，悄悄地

醒醒吧！醒醒吧！

醒醒那荒唐的迷夢吧！

那裡有東劍的騎士？

媽媽的淚簌簌地落下來：

「唉！你外祖地下要是沒有靈，看見這一幫賢孝的孫男弟女，圍着他哭也該滿足了！」

我也感動地落下淚，走到外祖墓前，媽媽也跪了下去，我悵悵地站在那

哭聲之外，照舊夾有女人應有的脂粉。

媽媽由哭外祖數說到自己的命運，表弟的放蕩。

大舅媽哭訴到丈夫的不成器……

二舅媽牢騷着家庭的紛爭，和媳婦的懶惰……

表嫂悲哀着自己寡婦的命運和苦衷……

二表嫂絮絮地怨尤着爹媽，擱偶給這麼一個破落的大家庭。

表姊嘆嘆着自己青春的遲暮……

我明白了這片凄切的悲哀，倒真是從心底湧出來的，比起外祖死時的哭

調人得多了。我感到一片茫茫的悲哀。

媽媽哭完站起來，悵悵地和我走了：

「唉！我以為真是哭你外祖呢！難怪這傷心！原來都是藉了你外祖，

各人哭各人的心事。」

母親又諷刺地：「你外祖地下！鑿倒該痛哭一場，這些難得的孝子賢孫

如今我明白，拿死人作傀儡，倒是最聰明的辦法。

五

兒時，在山環水繞的小山村裡，一片和緩的山歌，最能撩人。

牧牛孩子，騎在牛背上，在巖巖聲里，轉轉聲里，有我最熟悉的一個調

子。

「乖一乖

孟婆女呀——范郎妻

哭倒長城中萬里！」

我常常了小跪守近祖父身邊，要他為我講述這壯悲的故事，一遍重上

請看：

涉在你後塵的，

不是「頑磨」和「墮落」。

然而；

倘在你面前的，

未必是「光明」。

×

朋友！

我要瞭解你更要同情你：

——雖然這是你境遇底驅使，

可是，

你未免也太懦弱了呵！

朋友！

奮鬥吧！

新生厘盤石往往是由惡劣底環境

造成的。

何況；

我們更有「血」和「熱」

害有，

最寶貴的生命之力。

×

趁青春還在，

我們要攙起手來，

共向著，

可以生存底道上走。

不要猶疑，

不要畏縮，

這擾擾底人世！

更那還有金裝的王子？
醒醒吧！悄悄地，
醒醒吧！悄悄地，
荒唐的迷夢！

「不！不！
我不能！

東劍的金裝王子向我招手！
我去！我去！

「我一定去！
我要投向古世紀騎士般的金裝王
子的懷裡。」

「不要去！不要去！
前一步就是懸崖，
懸崖下是千仞無底的深淵，
不著邊際的茫海。」

「不！不！王子向我招手。」

「不！不！不要去！

「不！不！不要去！
……」
「唉——
一片浪花，
一陣海的碎語。
「唉！可憐的！
不該世故的孩子！」

遍，不憚煩躁的。

一片遐思和了倦意入夢，夢中彷彿看見這歷史上，最浩大的工事，一個女人跪在城下哀哀地哭，一片驚濤駭浪的聲響，十萬里的城牆遂崩倒了。

一個不可解的謎霧籠在小小的心靈裡。

「秦始皇為甚麼要修長城啊！」

「防備匈奴啊！」

「為甚麼要防備匈奴呢？」

「為坐穩江山哪！」

於是祖父又描述起來，這悲壯的場面；秦始皇徵發了幾百萬的勞工，日夜在風沙雨雪裏修築着，累死的人就填築在牆里，十萬里的長城上每塊磚都染滿了鮮紅的血。

長城是修築起來了，但是每塊磚上都寄託了多少人的血和淚，和怨仇。

一個更不可解的謎霧籠着童稚的心；

「孟姜女有力量麼？」

「……」

「那——長城能擋住匈奴，孟姜女怎麼一哭就倒了呢？」

「感動上天了呀，城牆上每塊磚上都有屈死的冤魂，大家一哭接的！」

但是這解釋在我始終是……不滿意的謎。

「後來呢？」

「長城是又修起來了，可是秦始皇的江山驟坐穩哪，只坐了兩代哩！」

「修長城，怎麼還坐不穩呢？」

祖父辭窮的笑了一笑：「喲，我可不知道了，修打的江山靡德也坐不穩哩！」

如今，使我想起另一個曾經奴役過我們的異民族。我們的民族血會流遍在他們的侵略和防衛工事上。

於是他們驕傲的笑了笑，「鐵打的江山。」

但是僅僅短短的十四年，他們走上秦始皇同一的命運。

修築的工事依然留下來，一如長城能經過二千年風雨蔭其。

一切都是空虛的，
都是虛偽的……

朋友！

緊記吧！

唯有自己才能擁護自己呵！

朋友！

我們現在再展望一下，
這轉換後的河山，
是何等的美麗呵！
一切都是新的，
是的，
我們的確又邁入了一個新階

朋友！

讓我們開一下眼去——
被曉前；

我們像一羣將要枯死的秧苗，
我們急待着甘露底滋潤，
我們需要培土，
我們缺少肥料，
呵！

朋友！

我們那時唯有靜待着「死」的降臨！

如今；

這濕和美底春雨，
滋潤着，
培育着，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

——示 啓 的 火 燭——

海風起了怒濤，
吞食了女郎的怒濤！
老人深視着遙遠，
遙遠：

只是黑暗，
黑暗，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
黑暗，
黑暗在絲霧中永恒黑暗。

——沒有太陽的冬天寂寞的各地——

邊 城 小 憶

路 薇

山門——

朱紅剝落了，

連燕子都不飛來！

祇有它濃厚地青苔——

沈重的遮掩了殿宇，

X

夏晚暗霞，

任蒼頭蛛絲游動，

聽風鈴細語……

弱柳也默戀着青春，

X

我找到另一個人的解答了。

「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那該滅亡。」

燭 火 的 啓 示 外 一 章

白 葦

因為停電，屋子斷斷斷而又死寂。

空洞洞的屋子裏，任甚麼也沒有呵！

一個木床，一個人，一顆低低暗暗得將窺息的心……

窗外風很大，雷又落起來了。

冷風一陣陣由窗隙鑽入，冷得我一身單地打著寒顫。

冷呵！冷，爐子裏的火也熄滅了。

窗里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呵！沒有月，也沒有星，只有靠靠的雪花和呼嚕的風。

想睡，我又睡不著，幾次我倒在床上，幾次我又都被由內心里沖滾出的

飢渴喚起。是的，我被黑暗和死寂壓得飢渴起來了。

我渴望一絲光亮

我渴望一絲溫暖

只要能暫刻的滿足了我的渴望，那管是一支紙烟的光和熱也好，但，只

有今夜我連一個煙蒂都沒有。

於是，我開始尋覓了。我翻遍了每個角隅，雖然沒有找到一支煙蒂，但

，我却終於找出一個小櫃頭和幾根火柴。

我劃着了火柴，燃着了那燭燭。

一團幽暗的光，閃爍在眼前，我對着燭光吁着氣，我用那微弱的燭火烤

焦我那凍僵了的手。

火舌伸吐着。

有這樣濃厚的肥料，

萎萎着，

我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朋友！

我們這生命底創痕，

我們這久患底初瘡，

讓它們埋葬在我們心旌底深處，

永遠地銳感着。

X

朋友！

稱慶吧！

高譁吧！

黑暗已經被我踩到腳後，

今後；

我們底世界裡，

又佈滿了光明。

X

來

朋友！

我們共浴在這：

「洗污池」裡，

讓它，

滌去煩惱，

洗掉憂鬱，

充分地，

刷去我們過去的罪惡。

我們要結開胸扉，

讓這新生命細胞，

盡量地吸納新世紀的空氣。

牧童兒鞭梢盤照，
驅轉來似雪的羊群，
暫時的——
衝破了這紫色的寂寞。

——四六新正一夜

旅 小
情 金

車行一章
滿枝的寒鴉
連天的水霧
看太陽也快落了
看太陽也快落了
依舊的車子
依舊的膝
嘿，記憶也太重
讓我怎麼能够撥捨呢
深宵二章
枕上聽江濤近了
枕上聽江濤近了
挑燈讀一段故事
厮守水涼的孤榻吧

一串串的淚開始向下流，一串串的淚流到腳面……
雪不停的落着，黑夜是悠長的，但，這殘燭的壽命却是短促的。
爲了珍惜那將完結的生命，我鋪平了稿紙，擡起我的筆，我要寫出我的
寂寞和飢渴，寫出風雲黯夜的苦悶，寫出流浪人的鄉懷……
我的歌喉被這許多將要逝出的話語淤塞得將要窒息。
殘燭一分一分的滅時光吞蝕下去，火舌也在窒息着了。
多麼珍貴而又令人懷戀的光和熱，將被我一無所得的帶走了。
對那殘燭，我越發的想到了自己的自私和貪婪……
外面依然是沉沉的暗夜，風捲着雪片擊打着窗戶。
殘燭終於被時光吞蝕盡了，眼前展露的又是一片漆黑，然而，我却得到
了一個啓示。

——落雪之夜

逍遙的家鄉

因明晨我又將背起行囊跋涉悠長旅路，今天，我一個人到酒館去喝酒爲
自己饒行。
到該走時，我就必須離開這里而從新開始摸索我的前路了。
我，一個孤兒，一張被褥，一個行囊，一支孤獨的影……
哪里允許我生，哪里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天南，在淮北，在遠我也預
測不到的地方……
到這里來，我是懷着極大的希望與熱望，及至希望與熱望都變成泡影時
，我必須離開這里而開始另一個漂流了。
但，我並不沮喪，也不頹廢，因爲我有一顆倔強的心，一團燒不盡的熱
情，我的家還在遠方哪！
明天，天一亮我就要被我的希望和熱望給帶走了。
今天，爲了給自己饒行和祝福，我又一個人走進那並不太生疏的酒家去
喝酒。

鄉 江
愁 浪

太陽爬下了天邊線！
夜風——
呼嘯在寂寞的野原
殿角的領鈴又唱起生之哀歌！
餘音——
掀動起浪子底心弦
秋雁啞着這曲曲踏上了歸途
浪子——

朋友！
純潔的朋友，
我們一同立起，
一同往前走，
共同扶正這，
生之方向舵，
讓希望和幸福，
做我們的嚮導。
我們只懷着一顆「愛」的心向前
進吧！
三四，十二，二三夜

耿耿的星河
漫漫的長夜

懷 思 懷 也 太 濃

讓 我 怎 麼 能 睡 得 着 呢

遠 路 三 章

墓 地 上 有 一 片 濃 的 霧

花 圃 里 有 一 盆 萎 萎 的 花

我 不 是 爲 了 祭 死 亡 而 來 的

我 底 心 還 躍 動 着 生 之 慾 望 呵

隱 隱 的 山 頭

嶙 嶙 的 塔 尖

北 風 也 太 冷

讓 我 怎 麼 能 走 下 去 呢

快 飲 四 章

友 呵 我 們 痛 飲 吧

我 們 該 醉 一 次 了 呵

喪 亂 的 日 子

苦 難 的 前 程

燦 燦 的 酒 汁

激 激 的 椰 精

喂 心 情 這 麼 苦

讓 我 怎 麼 又 能 不 醉 呢

小 巷 五 章

不 會 忘 掉 一 個 年 的 除 夕

今 天 誰 又 知 道 我 會 走 來 呢

玻 璃 窗 上 塗 一 片 紫 霜

依 然 是 兩 壺 酒，一 小 碟 醬 菜。

端 起 酒 杯，我 又 唱 起 了 福 登 內 夫 的 詩 句：

——愛 情 的 快 樂 只 有 一 時

受 情 的 痛 苦 却 是 一 生

多 麼 沉 重 而 又 傷 感 的 詩 句 呵！爲 了 這 詩 句 的 壓 抑，我 竟 再 也 遏 制 不 了 我 那 內 心 里 的 鬥 爭 了。

有 人 說：愛 情 是 展 開 在 兩 性 間 無 際 的 誘 惑 之 網，禁 不 住 那 誘 惑 而 落 網 的，是 要 遭 受 到 愛 情 的 懲 罰。

那 麼，如 今 降 臨 到 我 頭 上 的 無 形 的 桎 梏 和 折 磨 就 是 我 過 去 以 一 時 的 快 樂 兌 來 的 永 生 的 愛 情 底 懲 罰 嗎？

爲 了 禁 不 住 過 去 記 憶 的 折 磨 我 舉 起 了 酒 之 杯 子，然 而，當 我 喝 了 酒，我 却 又 更 矛 盾 的 把 自 己 沉 浸 於 記 憶 的 毒 汁 里。

我 畢 竟 逃 不 掉 那 愛 情 的 懲 罰 呵！

這 麼 遠，我 逃 避 了 這 麼 遠，那 永 生 的 懲 罰 也 終 於 追 蹤 而 來 了。

酒 只 喝 兩 壺 我 就 醉 了。

酒 醉 後 的 心 情 竟 變 得 那 麼 傷 感 而 脆 弱。

天 還 不 會 黑，天 還 不 會 黑 呵！

白 晝 喝 醉 了 酒，夜 里 的 寂 寞 又 該 怎 麼 排 遣 呢？

然 而，如 今 我 的 心 已 被 莫 明 的 悲 哀 淤 塞 得 滿 滿 的，我 的 胸 也 被 莫 明 的 焦 燥 的 火 燒 燃 燒 着，我 再 也 顧 及 不 了 那 許 多，我 再 也 顧 及 不 了 那 許 多 了 呵！

走 出 酒 家 的 門 那 胖 胖 的 主 人 又 含 笑 的 對 我 打 着 招 呼，我 很 想 告 訴 他 我 明 晨 遠 行 的 消 息，我 更 想 親 切 的 握 一 下 他 那 胖 胖 的 手，但，又 二 想：即 使 告 訴 了 他 又 能 怎 樣 呢？

明 天，天 一 亮 希 望 就 把 我 牽 到 迢 迢 的 遠 方 去 了，今 天，這，就 算 我 最 後 一 次 的 訣 別 吧！

到 該 走 時 就 該 毅然 的 邁 起 健 壯 的 步 子。

明 天，天 一 亮 我 就 被 我 的 希 冀 和 熱 望 給 牽 走 了。

飲 着 苦 澀 淚 水

念 起 故 鄉 的 雲 烟

喪 失 多 少 往 事 在 這 里

他

靜 着 爲 風 砂 磨 得 昏 暗 的 眼 睛

向 大 野 去 我 謝 了 的 童 年

你 走 了

丁 正 甲

你 走 了

自 從 那 一 年

我 沒 有 看 見 你

你 輕 輕 的 走 了

究 竟 你 到 那 里 去 了

那 時 宇 宙 裡

瀟 瀟 風 沙

大 地 上

遍 着 荊 棘

道 路 是 怎 樣 崎 嶇

我 們 分 別 四 年 了

當 我 從 感 醒

掙 脫 出 來 的 時 候

賣燒餅的人叫喊着走過了

過長的跋涉

咫尺的瀾隔

嚶 渴望的心情

誰我怎麼能說說呢

前夜六章

吸沒有吸了的紙煙

玩沒有玩過的麻徑

我祇想怎樣捨棄了自己

我祇想怎樣捨棄了你

空空的倦旅

空空的行囊

嚶 受苦的事請是我的

我什麼也不能說了

附夢七章

我底心是古井

誰能把它掀開呢

我底心是粧鏡

誰能把它拂拭呢

一任時光之流

洗盡了朱顏

就讓泥濘的潮端

衝走了附夢吧

二月十日，晨

窮的路地坎坷而崎嶇，但，我卻有一顆倔強的心和毫不靠的熱情，我的家就將建在那悠長旅路的盡頭。

未來，該是多麼美麗呵！

那永恒的春天，永恒為春風搖擺的明媚日子，沒有陰雲也沒有黑暗和

呻吟……

我，一個孤兒，一張被褥，一個行囊，一支孤獨的影子……

我的家遠在那迢迢的遠方哪！

——楊蕪園的日子，在克山

跋涉。忍耐。微光

徐 衣 雪

某個廢墟的地帶，宛如太古的洪荒。

某個飢饉的歲月，熬乾了大地的血液。

我們這群渴望着新鮮的生命的漢子，拉着險遼的兩腳，拖着沒有力氣了

的身子，越過了一條條淨濁的江河，越過了多少處險峻的山嶺。我們依舊

走向無限的江河，無限的山嶺……

而且，狼狽的覓食，蛇蝎的恐怖，還有空曠無人的墓地，埋滿了

無名的旅人的屍骸，也有的是一柱柱潔白的碑石，上面刻記着些模糊的帶

有血暈的字跡……

而且，旅人的指標又那麼多，到處標記着什麼：「遵循此路」之類的誘

惑的廣告。在那裏，我們所崇拜的大人先生們正擺弄着「孤芳自賞」的傑

作而沾沾自喜。

我們呢？我們却甚麼也沒有，我們連希望也沒有，連空幻的夢也沒有，

我們祇想怎樣克服現實，怎樣忍受苦難。

終於，終於我們走上了孤峰絕頂。我們知道：不是希望，便是滅亡。

我們抖擻掉渾身的塵土，睜大了眼睛。就有太陽出來時候第一條的光

線，那麼強烈地呈顯於我們的視野之中……

你已經走了好久

你的影子

漂浮在我心頭

我告訴你

我昨年夏日

走到了北地呵

一辭我們的友人

都散了

像一片雲煙

我留戀大家伙呵

在一起的日子

互相扶助

互相砥礪

現在我到那裡去找你們呢

你們又到那裏

來找我呢

慘痛的分手

可記憶的遺跡

又一幕一幕

在我眼前演起

你呵

你却走了呵

——在哈爾濱

孩子的夢

君

頤

深夜，遠處時時傳來鐘聲，小港里響着嘹亮的笛聲，整道整道而浪濤的夜景激動着室內人們寧靜的心，時常爲了前三聲鐘響而關閉了電燈，也時常聽見緊密的氣門響而構成在屋子裏不眠的一齣，夜，常陷于煩躁壓抑不安的狀態中。

今夜，經過了一番騷擾之後，四圍又寂靜下去了，繁華在京內的小白狗

，也彷彿疲倦了似的啼飲着進前星，家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裏去休息了，然而被這騷擾所刺激，我卻如何也睡不下去了，想到很多陌生的故事，以及我熟識的人群，思緒像一團沒有歸納的亂絲纏繞在腦際間，望着熟睡的两个孩子，我想起這道叫孩子也跟我踏過這生命的不幸中嗎？不，洪不，我這應當給孩子我定了一塊幸運的基石的。

突然，七歲的孩子翻身坐起來了，用手揉着惺忪的睡眼，他非常害怕的大聲哭起來。我知道孩子是在沒有夜啼的毛病的，怎麼今夜突然會有這種啼的現象，孩子一定是在夢中有了什麼委屈。

「哎呀！快救命吧！媽媽叫狼給吃了，快來救命吧！」孩子失聲地呼叫着，眼睛裏充滿了淚水。

我知道孩子是在夢中，把孩子懷抱在懷中，我遞給他一杯溫水，喚醒了他。

孩子仍然在哭泣，哭得那麼淒切。

「孩子，醒醒吧！媽媽不是在這裏抱着你嗎？不要怕，告訴媽媽，你作了什麼夢？」

「媽媽，我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孩子用胖胖的小手揉着我的脖子，目光仍舊有些畏懼着。

我知道孩子近來陷於故事和神話的追求中，一定是日星聽到什麼新鮮的故事，在夜裏又把那故事牽引到夢境里。

孩子剛一會說話時，就常常要求媽媽和外祖母給講些神話故事，以及那些有關調的童話，孩子常常以學習故事和童話作為一種榮譽的本領，在大人的跟前顯示着。也幫助孩子練習了許多新的語彙。孩子的逝去童年大部消磨在這種生活里，年來，因為環境的變遷，重重不幸事件出在身邊，外祖母又流離在遠方，孩子這種渴求慾有時感到失望了，雖然我知道在故事和童話的講述中，很可以開發孩子童年的求智慧，然而為了己身的不幸，使我失去了育成孩子的熱意，在母性的責任上，也叫我感到是一種生活的內疚。

近來，伴隨着季節的轉變，自己也彷彿有着再振作起來的慾念，不堪歸來，爲了對孩子彌補失去父愛的缺欠，我盡力抽出忙繁的時間來安慰孩子，我知道孩子失去父愛後，對於母愛是如何的切要！

「講給媽媽聽聽吧！你到底作了一個什麼樣的夢呢？」沉浸在一個往事

的回溯中，我撫摸着孩子的頭髮，感到孩子在戰慄。

我想到了孩子每日被拋棄在室中的孤寂，眼角不由得濕潤下來，盡力安慰着孩子，倘若我能是一個自私的母性，也該不致於叫孩子有這孤獨吧！

然而空之慾念和崇高的夢想牽扯着我，不能叫我這麼安穩下去。

「媽媽，我作一個可怕的夢！」孩子又急急地說了一句，這時他清醒了，寧靜地倚在我的懷里，鼓起了小嘴，講給我：「我夢見媽媽領我去爬山，好像是很熱的天氣，我穿着爸爸給我買的那套白色衣服，我們拿着許多好吃的東西，還有爬山的手杖，經過一片大草原，眼看到了山脚下，從樹林裏跑出來幾隻大狼，就像媽媽給我講故事里那大狼一樣，把媽媽圍攔起來，我吓得蹲在草地上不敢再往前走了！我偷偷地看見那幾隻狼撕碎了媽媽的衣服，把媽媽撲倒在山脚下，他們爭吃着媽媽的肉喝着媽媽的血，彷彿發現了我匍伏在草叢里，又瞪着吃人的眼睛奔向我這兒來了，我吓得哭了出來，我捨不得媽媽，我又怕那大狼再吃我，我喊救命……後來，不知怎的我被媽媽抱在懷里，把我叫醒了！」孩子親熱地望着我的臉，又向我乞求着：「媽媽，你不能死，爸死了，媽再死去，有誰人來疼愛我呢！」

「孩子，這都是你在作夢呵！媽媽怎能叫狼給吃了呢？媽媽給你講的取

事里那大狼是吃了一個說謊的人，媽媽不說謊的，不會給狼吃去，媽媽永遠也不離開你。」我爲孩子這執着于媽媽的熱望激動得沒有適當的言語來解釋給孩子。

「媽媽，我告訴你，那山上才好玩呢，山坡上有一層層的石階，山頂上

有一所華麗的房子，四周都是結着紅色果子的綠樹，媽媽要領我到那山

坡上，我一定順着石階往上快跑，一直到山頂上去摘那紅紅的果子吃，那

果子一定要比蘋果好吃得多，媽媽，你多帶領我去上那高山呢！我不能害怕，等天氣暖和了，媽媽真領我到那裏去吧！」孩子的睡意已竟完全消失了，爲這新的夢境所誘惑。

「媽媽一定領你去上山，只要你乖乖地睡下去，一切什麼媽媽都答應你

的。」我說出了這些叫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安慰孩子，究竟我能叫孩子一

切希望都變成事實嗎！

月光斜射在窗檯上，窗檯外的夜色顯得更美麗了，婆婆的臉影映射在窗

檯上，彷彿一幅靜的素描畫安放在眼前，一切騷擾和疑慮到那間都爲這值

有的幽美景色而消失了，我輕輕的放下了將要睡去的孩子，回味着適才孩

子所講給我的夢境。

孩子是在怎樣地在渴求着母愛呵！
 孩子是在怎樣地擔心媽媽的生命，他睡不開媽媽呵！
 孩子是在怎樣地在期望着變登到美麗的高峯——這期望會隨着他的年齡而展開在求智和事業上。

我對於孩子這母愛的渴求，感到孤獨的悲哀和內心的自愧，是誰在孩子快樂純真的童年里給蒙蔽上了一層陰鬱的暗影，這暗影將投射到孩子那無邊的前程里去，它會使孩子早熟，會造成孩子孤僻的個性，這在孩子童年里已覺都慢慢滋長起來了，每當孩子想起了死去的爸爸而流淚時，我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安慰孩子，我知道丈夫的不幸傷逝，以及孩子在死去爸爸後所遭受的冷遇，在孩子感覺上將永成一個不可毀滅的創痛記憶！雖然如今敵人已在我們面前降服了，然而，孩子的環境里不仍舊是潛伏着比敵人還可怖的封建惡勢力嗎？彷彿在虛似地在咀嚼着孩子無垢的靈魂，作為母性的，不是應當從這些惡魔勢力下把孩子拯救出來嗎！我畢竟不是孩子所渴求的母性；我沒有充足的實力助長孩子走向幸福的途程，今後我該用多大的堅苦毅力來衝破這重重陰鬱的氣氛叫孩子有一個光明的性格呢！

孩子因為在故事里聽到了狼吃人的事情，不幸的却夢見媽媽被狼吃去了，孩子曾為媽媽的生命而呼救，童年幻覺里對於媽媽的渴求該多麼濃厚呵！孩子是睡不開媽媽的，然而，想到了半生顛沛的命運，在追求夢想和希望中，不斷地和不幸的命運來銜接，不幸的末路不也就是死亡嗎？媽媽不會叫狼吃去，恐怕有一天會被宿命的魔手給抓去的，我不敢確信。我又該用甚麼言語來解答孩子這疑問，用如何的巨力來衝出這不幸的末路呢？想到這些，無端的對生又加添了無限的悵惘。

孩子在走向成長的道路之途上，生之慾念也隨着而熾烈，他一定要在無限的希望中去走向自己所憧憬的高峯，童年的夢境里已竟顯現了清希冀，孩子要求媽媽領他達到山峯，他為那鮮美的果實而引誘，此外，他更要有無限的奢望的！那一步步的階梯，那麼遙遠的途程，我該領着孩子去邁進的，然而，事實上邁進那理想的高峯階梯，是比夢境要難行的，作為母性的要怎樣去剷除途上所有障礙而領孩子去走向康莊大道呵！彷彿一塊巨石似地沉重的壓着我的心板，我深深的感到自己已被安排到重重不幸命運中的

責任重大而可悲，然而，我不能拋棄了母性的責任以及孩子的可愛生命。我須要徹底地來整理一下自己的意念，把母性責任的嚴肅感時時伸展在生活躍營里。

極力驅除孩子的惡夢吧！來發揮着母性的偉大愛撫和誘導。幫助孩子去實現所有美麗的夢——健全而合理的——不爾地練成母性應有的優越智慧。

一個走失遠方的友人，曾留給我：

——孩子是你毀滅了的生命再開始。

——孩子的前途就是你的前途。

我如今又想起了這兩句話。

我該為孩子去犧牲所有精力的。

被孩子的夢牽引我陷於這種虛無的幻覺中，我感到血流在急遽的循環着，忘却一切人和物。彷彿在宇宙間只有我和孩子存在，多麼純真而親密的聯繫呵，我不由得輕輕的吻着又睡熟了的孩子，再也止不住積結已久的熱淚了，我關閉了電燈，叫熱淚隨着思維地滴落在枕邊。

窗檻外的夜色透出來灰白，夜已竟要逝去了！

三五年二月某日夜在長春

春

東北文學四月號「扉」登解

老 預

塞上風沙平地起 新塵未堪填頭際
 土泥猶礙臨階紫 忍教白骨恨綿綿
 城關連夜傳春訊 清明節，春雨滑
 城南春色已青青 村兒爭春裝鏡花
 遙聞仙山笙歌繁 存馬未卸人間事
 千衛萬陌飛紙錢 繁伴阿婆嚼嫩芽

三五年三月末，作

戰地吟 一百一十行 孫 凌 文

白骨沉埋了
這片荒原
沒有鷄鳴犬吠
也沒有人煙
有人說
「漢民族的子孫
曾和他們的仇敵
在這里有過一場激戰」
戰前這里還是
一片繁華的街城
環繞着肥沃的田園
清清的溪流
青青的山巒
漢民族的子孫們
二代又一代地
度着他們的太平年
沒有天災的杞慮
沒有人禍的憂煩
但是有那麼一天
一個貪婪的異民族
騎了戰馬
踏進國土的邊緣
擊破了
這號稱安分守己
民族的昇平夢

是天外的驚惶
老弱扶掖着
肩了他們的包裹
提了他們的行囊
更提了一串沉沉的哀愁
離開這
生了他們
長了他們
世世代代的家鄉
獨輪車子
載了祖傳的財富
載了惆悵
走向天涯外
走向不可預知的地方
從此這繁華的街城
空剩一片冷落
一片淒涼
白髮滿鬢的老年
死守住家園
鄉土關念纏綿了憂傷
曾目睹過
子孫們怎樣在它的懷抱里
生活——成長
還要親眼看着
家園怎樣

在異民族的殘暴下
破碎而滅亡
跋涉過幾百年風雨裏
遠祖瞻着淚
述說過開拓這片街城
艱苦的過往
年青漢子們
從門後找出鏽鎗
擦塵着
走向山脚下險壁
望烽火
望煙塵
從清晨
到燈火昏黃
到夜靜
民族的歌聲再起了
這雄壯的合唱
「年在這塊土上
長在這塊土上
也死在這塊土上」
淚水模糊了
漢民族子孫的眸子
憤懣填塞了
漢民族子孫的胸膛
歌管樓台的旖旎

再也續不住青年的心
家園星恨
硬化了年青漢子的心腸
有一天
守望的人
看見了滾滾的煙塵
從那一天起
在這地方
閉了
侵略和反抗
偉大的民族戰爭
從漢民族有史以來
就未曾閉
這悲壯的場面
赤紅的血
滴下冷冷的刀鋒
抑止不住的仇恨
撕破一天的寂寞
淒瀟的殺喊聲
說起來令人悲感
偉大的民族戰爭
從清晨
到黃昏

戰

地

吟

二百行

孫

凌

文

到風雨凄其的夜里
漢民族的熱血壯士
目睜着

毀壞的家園
萍散的父母妻子
展開在面前

是國破家亡的悲劇
去來子孫的繁榮
未來歷史的延續
都繫在自己的手里

悲慘擊打着破碎的心
殺喊嘶啞了嗓子
踏了血的河

踏了屍體的山嶺
拚向自己的仇敵

征衣開着痛苦的花
戰馬在星空下長嘶
風沙刮起一片嗚咽
夜涼送來血腥氣

誰也不能
把自己的生命
預約到幾時

敵人的鎗彈
濺飛一片熱血
同伴就會踏着自己屍體

走過去

一隻蒼鷹
就會飛下來啄食

沒有飢餓
沒有寒冷
沒有倦疲

×
荷城變成了
一片瓦礫

屍體橫陳在
昔日肥沃的田陸

碧血染紅了清溪
染紅了化石
從此漢民族喪失了

多少熱血子孫
多少年華絢爛的少婦
多少白髮蒼蒼的爹娘

喪失了丈夫和兒子
夜夜一縷遐思
爬上了夢

夢中有關懷的人
披一身風塵歸來的期望
一直到少婦朱顏

在妝鏡里失色
白髮參娘
再把未完成的羽翼

帶到墓中去

×
青天沉寂了
一片淒涼的殘燭

道里空剩下
過份的岑寂
鷓鴣犬吠的莊村

晚烟霧罩下的街市
柔麻肥壯的阡陌

幾千年血汗的培植
卻在異民族殘暴下毀棄
風雨蝕殘了白骨
白骨糊塗了屍體

青山綠水
也變了顏色
家園留下被摧殘的
一片傷痕

×
烏雀啣起荒骨
飛向天邊
野犬爭奪着
腐朽的屍體

幾個月
荒艸萋萋
在血泊里
茁壯的長起來

遮沒了跡

從此道里沒一人走過
人說在夜靜

這里有鬼的哀泣
連爽朗的舊子
這里都感到
一片陰霧

多少萍散的人們
還夜夜

把這片荒野假飾在夢里
擔心會有人
一動他的柵欄
門扉和窗子

偷兒也許會
竊走他的臭具

×
沉沉月落夜
這里依舊一片
小聲的殺喊
人說是

漢民族子孫的鬼魂
在嗚咽着家園噩恨
在哀婉着未完成的壯志

你聽——
婆娑地……
隱隱地……

劉二虎

杜 叔

是事變了，劉二虎都變了。

黃嘍嘍制服下了染鍋，煮得青不青，綠不綠，皮靴雖然還是那樣軟而堆着，木頭假刀却換了真的——據說這刀曾經殺過許多人！帽子上那的保衛團帽章，變成了青天白日，胸脯子上掛的偽政府的勳章立刻就改了面目，民國八年的教育獎章，運動獎牌，中山像……一齊都上來了——真難爲了他，一直能保存到現在——但是劉二虎的小腦，依然是那樣稀而不整，一付平面鏡，還是配着瘦瘦的臉；並且說話仍舊是着三不着四的。

事變了，「通奸」不但沒有傷風化，似乎也不犯法了。

原來又街的徐二嫂早就和劉二虎不詳細。

這事情是事變後劉二虎自己親嘴說出來的，並且又是那樣大言無愧的。

「徐二嫂真可人，又窈窕又風流，雖然臉上有點皺紋。」

接着他還聲明似地說：

「可惜我那些白花的洋錢，都糟在她身上了。」

事情總須多加研究；並且只要肯研究，總會明白的。一天。

怪不得劉二虎事變前那極大的收入，却總不見他怎樣闊綽起來，原來是統統貼給了徐二嫂。

近來他却怨恨地說：

「現在不應該和小王勾搭了，雖然和我還很親近，要好……」

的確，事變前的小王，那裡敢和劉二虎相比，就那一付平面鏡，小王看着就稀奇；還有劉二虎佩着的那把刀，更使小王眼熱。何況劉二虎兜裡還有不少知名的官宦們的名片呢？什麼廳長，處長，次長……的。

但是究竟這是事變了，小王從城外的倉庫裡搶來了大錢，毛錢……軍用品……整千的大洋往兜裡掖，於是衣服穿上了，牛皮鞋，大衣，禮帽，從脚底換到頭上；連平面鏡也戴上了，並且是一付邊鏡。

不怪徐二嫂要愛上了他。

季節是秋天了，人們都感到一些涼意了。這些劉二虎倒沒有理會，因為他那件裕大錢是無多無夏的穿法，但是他却想到自己生財的機會又來了——三節裡的八月節，於是他又操起舊生意來。

真的有些個月沒有來討「官更錢」來了。大槓原因不外是「夜間轟炸」這個實在打不成了。但是這一次却出乎意料之外，收入非常可觀；一則是「叩節」和「官更錢」併到了一起，二則也是因為事變了，誰家多化費幾個，似乎都不算什麼。

當然這一個中秋節，劉二虎在吃吃喝喝，過得非常圓滿。

大米從三百零七，八十，白麵從十五元一斤，跌到三元，四元；劉二虎的收入和支出成了個反比例，兜裡的錢，總像窮人身上的虱子一樣。

他不想再去愛徐二嫂，東西也滿可以不買，以後不但要賤，貨色也更不好，英國貨，美國貨，馬上就要到。吃飯更不成問題，大米飯一元錢一大碗，有兩碗差不多要吃到肚皮以外。幾乎「錢」多得使劉二虎起了恐慌。

但是奇蹟終被發現了，是——市場的角落裡，出現了劉二虎的形跡；他預備了一張大紙，上面畫成六個方格，格子裡面點上了和骰子一樣的六種點；劉二虎兩隻手裡攪着碗裡的骰子，一面嚷着：「押來！押來！多押多贏！」

原來，劉二虎上了「骰子點」——賭博——都曉得，除掉「乞頭者」之外，賭錢的人沒有不輸的。但是劉二虎却不然，他是一股一份，既沒有「乞頭」，也沒有「地皮」「房租」之說；所以輸贏總是像拉鋸般拖出來進去；這樣一來，倒使劉二虎發生了興趣，昨天搖，今天搖，明天還搖，後天還搖……

跌倒了能爬起來的是好漢，我們不能佩服劉二虎，他居然也能買起破亂來。

真的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當劉二虎搖到第五天的時候，不幸的事情便發生了。

事實是這樣：

這一天的傍晚，當劉二虎正要收拾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群不速之客，張手便是一百元的一「五」，不幸裡面真的就有「五」，劉二虎豈肯服輸，一連不過五六次——骰子又那樣不做臉——兜裡的錢，統統輸淨了。市場裡的賭錢，當然不許可賒欠，沒有現款，便不能繼續了，結果那一群人，愕然而散了。只留下劉二虎一個人悽悽地蹲在那裡。

劉二虎看着地上鋪着的紙在想。

這一次事變都發沖財了。固然自己的收入也多了些，但是終歸是「賸財」，虛財是看守不住的，不怨今天要輸掉它。

前胡同的「老豁牙子」，不但當了什麼科長，而且又拉回來了多少軍東西，板片，紙張……以後據說因為「分贖不明」科員和科長起了紛爭。現在不是科長的黃臉婆，和同院的那個科員的媳婦，見面連話都不說嗎？

還有後屋住的那個日本舖子裡的夥計，大和衣拉了兩火車，在市場裡足足賤賣了四五天，好幾萬元，現在小兩口天天是大米白麵的吃著。

小王更不用提，到城外的倉庫去了兩趟，便腰包肥了起來。

還有那欄住銀行的老魏，聽說現款拿回來十幾萬還不算，沙發還背回來好幾套，多少錢呀！

這些固然不怨自己，最可惜的是為什麼不發「毛子財」，跑毛子當初，自己曾經學會了不少毛子話，「看茶衣」「盧布利」「打歪」……

前屋的張麻子，只會「上高」尚且剩了成整的錢，只一個月的工夫。做買賣的更不用提，搶來的和分來的東西非常賤，轉手就有餘利。

天漸漸黑下來了，肚子裡一陣痛鳴，提醒了劉二虎，站起來望了望窗外，除掉幾個賣破亂的以外，只有小飯館裡的小夥計，在撕破了喉嚨般地喊著，希求有人最後來照顧；似乎在前也有光彩。

劉二虎摸了自己的兩個兜，連吃減價一半的大米飯錢都沒有了。於是無精打采地走開了。

第二天，劉二虎賣掉了自己的槍大鏡，開始賣起「破亂」來。但是沒有幾天，噩耗傳來了，原來是劉二虎在城外被槍打死了。傳說是這樣：

有一天，城外倉庫的附近，又聚了成千的人，這一群紅了眼睛的人，任你看守的人怎樣勸告，他們都不肯聽，雖然向空放了幾鎗，也不奏什麼效果，他們似乎都是銅頭鐵臂，一直衝過來，結果，看守的人不得不真的開鎗了，打死了幾個，才告散去。

劉二虎就是被打死裡面的一個。

仔細想來，似乎是很可能，財寶動人心，何況還有經驗者的小王在慫恿；雖然他是一個過了五十歲的人。

總之，在傳說中劉二虎是死了。

我很惋惜，劉二虎不應當死得這樣糊塗，那沒能像「阿Q」畫一個不满意的圈。

有一次我會問他：

「你對這次事變有什麼感想？」

「跑逃男，日俄戰，革命軍，九一八我都趕着過。」

「你還是這樣所答非所問的話。」

十一月五日

關於蘇聯批評家——倍斯巴洛夫的介紹

辛 人

倍斯巴洛夫是康敏學院文學藝術部的委員，也是蘇聯文學新階段上活躍的理論家，批評家。遠在一九二八年，當「拉普」內務部人員里倍進斯基（一週間的作者）和法捷耶夫（毀滅的作者），在同年五月的第一次全蘇作家大會上，提出了拉普藝術綱要和新興文學的大道，主張「直接的印象」，「活生生的人」和「心理主義」的理論，以及實行許多宗派主義的文藝政策的時候，倍斯巴洛夫和西茲開爾斯卡耶女士等發動了對於「拉普」的批判。西茲開爾斯卡耶女士在同年七月號的印刷與革命上，發表了一篇論文理論的混亂，她說：

「里倍進斯基的理論的形而上學性，是在這一點上：即他雖然企圖對直接的階階作一切的辯解，但在間接的批判的科學的思維與藝術上的現實之直接的把握之間，設下了原則的界限。不消說，實際上這種界限是不存在的；因為一切的現實的把握（不論科學的或文學的），不確作為直接的東西，而且作為辯證的（完成）之助而被間接化了了的東西而出現。」

「一切感性的把握——雖然其中就是最抽象的科學的東西，也有直接的東西的要素，而且要是沒有現實的直接觀照，便不能完成；但同時——是作為被間接化了了的東西而出現的。因為這是為人們及其個人的從來的經驗所間接化的，同樣，還由於這件事情——直接的印象和現實的任意的把握

（藝術的也包括在內），是為思維的過程（縱使它在印象的行程上是沒被意識到的）所完成，所普遍化——而被間接化的。」

「在這種理由上，人間常由批判而完成，由思維去統制直接的印象。這場合的區別如下：或則意識地計劃的去統制直接的印象，或則隨着印象的湧動而自然地施行這事。……」

「作為藝術之基礎的直接的印象的理論，是表示普羅作家在他的外人和敵對階層的勢力之前解除武裝。」

西茲開爾斯卡耶女士更指摘法捷耶夫的「活生生的人」的理論之錯誤，她說人物的典型不僅是「活生生的人」的描寫，還應該是人類的啟作，而且要求文學上的新傾向：

「如果普羅作家的根本任務，不但是在正確地反映着過的和有着的事物，並且要站在深刻地注意着現在的各種傾向的認識的基礎上以豫見未來的話，那末，作為普羅文學的樣式，就不單是「現實主義」，還應該是革命的「浪漫主義」。」

「拉普」受了這樣的批判，不得不承認「直接的印象」和「活生生的人」的理論的錯誤；但對於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理論，「拉普」却堅不接受，而指為是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雜在一起的「機械」……這時候，倍

斯巴洛夫就在同年九月號的文學藝術部的機關誌印刷與革命上，發表了使「拉普」中的左派也不能不在次年（一九二九）宣佈理論政策的「再建」的論文——反對A B C。

倍斯巴洛夫諷刺「拉普」的工作只是A B C（初步）而已。他說學得A B C雖然有益的事，但把A B C誇稱爲「真理的標準」，誇稱其能給與什麼新的啓示，這却是非反對不可的。他首先指出再建設時期中的文學革命，不單是被給與於一定的形式中之內容的革命，同時還是方法的革命。他說主張文學是「事實的寫真」的理論，是和馬哈及阿維那留斯的經驗批判論密結着的，是根本地錯誤的。同時他又評擊素朴的現實主義：

「素朴的現實主義的主張……以爲要使文學是現在的，所以應該敘說現在的題材；又以爲要使文學是優秀的，所以應該學習古典作家。這兩點都是真理。但這只是真理的A B C。單是優秀地去寫新的事物，是不充分的。對於新的事物，應該以新的優秀去描寫。單是優秀地去寫新的事物，是停止在事實描寫的舊立場上。這並沒有把什麼新的東西，加在文學的方法上。然而，素朴的現實主義者却是從「直接的印象」去受理生活的。

「素朴的現實主義，很容易被想成真正的藝術，這是由於「藝術是具體的」這話的誤解而來的。「具體的」被解釋爲現時的表現和精細的描寫。然而，藝術的具體性並不在質層的描寫，而在將藝術的概括具體化於形象中……」

「文學應該忠實於現實，這基準無疑地是正常的，是卡爾主義的唯一的原則。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離開現實而走向象徵，公式，和羅曼諾克中去。但是這基準常常被解釋得過於淺薄。印象的直接性被解釋爲對於現實的忠實。因之，站在現實的基礎上去變革現實這基準，便作爲不可解的東西而殘留着了。

「從這觀點，來批判『活生生的人』的標準吧。

「照這標準所關，則人是有善點和惡點的。善人大抵也有惡的地方。把八分善和二分惡給主人公吧，於是便成爲積極的活生生的人了。如果倒行起來（即八分惡二分善——譯者）的話，便產生了否定的活生生的人了。在善人中探求惡點，在惡人中探求善點，在善人中探求善點；這才是卓識

的藝術家，現實主義者。

「不錯，善人也有惡的地方，惡人也有善的地方。但爲什麼應該把善的降低，把惡的修飾呢？是爲了把他們平等化麼？是爲了客觀的公平麼？對於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這種方法是不變的。因爲他們在訓育着客觀主義。然而，如果利用了這樣的方法，便絕對不能昇高到對於革命的現實之樂觀的釋讀的感。如果利用了這樣的方法，便絕對不能達到對於我們現實中的惡的東西之不相容的處罰。

「黑格爾說：「方法是體系的靈魂」。文學則方法是文學的靈魂。在方法中，表現着藝術家之階層的面貌，階層的關係，階層的積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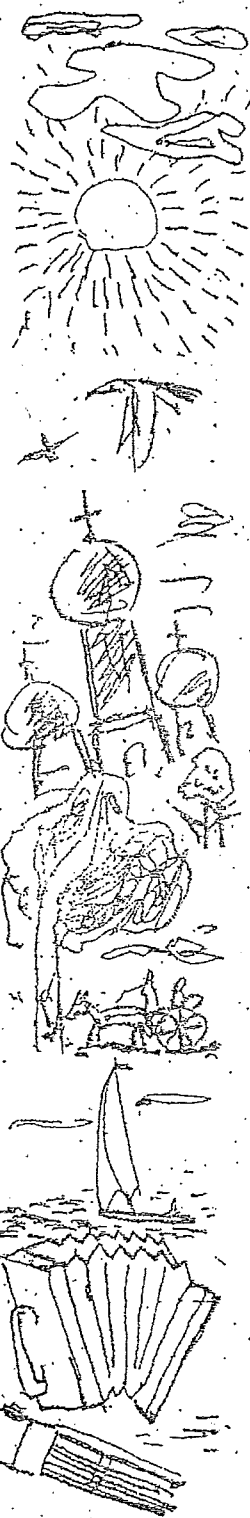
「現在，善的和惡的，肯定的和否定的，都尖銳地被區別着。一方是革命及援助它的諸勢力，他方是反動及其擁護者。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是將「活生生的人」中的善的與惡的平等視，而要把握和再現肯定的與否定的之突銳化的鬥爭……」

「這適應於現在的現實的新方法鬥爭——我們需要行動的文學——大開與藝術的對話的文案……」

在刊登倍斯巴洛夫的論文的雜誌上，更有一篇卷頭論文，把「新方法」說得具體了……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的創造，是不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矛盾的。它和倍拉美，莫理思，加貝不同，是不和現實矛盾的烏托邦，是立脚於和現實有机的地聯絡着的社會發展之科學的理論上的預見。我們要永遠種烏托邦的小說！」

以上所介紹的見解，可以說是現在蘇聯文學的方法（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萌芽。同時，讀者也可藉此知道一點從未被我國介紹過的「直接的印象」，「活生生的人」等理論本質的錯誤，並對倍斯巴洛夫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但是，十幾年來的蘇聯文學理論，批評的鬥爭史，從托洛斯基主義，瓦浪斯基主義，倍列維爾則夫主義，普列哈諾夫，弗理契主義，到上通約素朴的現實主義，宗派主義，都留給我們以寶貴的豐富的經驗，這是要急管另外的專著來介紹的。



到哈爾濱去

奚子磯

春天的三月，塞北地方依然抖擻在寒風裡。

哈爾濱站台上，平鋪着一層皚白的積雪，偶而一股冷風吹來，捲起燦爛於燈光之下的雪花，不，是雪的碎屑，抽打在路行人的臉上。

晚四點五十二分，北來車已駛進了站台，站台前後左右，馬上形成一片混亂，乘降的旅客太嘈雜了。

于旗，抖脫了半天的疲倦，和精神的不自在，興奮的走下二等車來，但馬上為清冷峭的寒風所懾而顫動了。

出口的地方他遇到了張永慶，是他急於要看見的好友。

「信片已經讀到了，知道你這趟車來。」

張永慶緊抓住于旗的手，許是他緊張的關係，使于旗感到一種熱力的傳導，于旗心裡馬上像接到了一股暖流而溫暖了不少。

「借光，哈爾濱旅館在那兒？」

意外的，一個短小的日本人操着很流利的國語在打聽道路，態度很溫和，兩眼注視着張永慶。

「不知道！」

張永慶不願意打斷和好友的談話似的，直緩了當的回答了他；及至于旗想說些什麼的時候，他已經走去了。

「來，我們坐車到城裡去吧！」

「城裡？」

「天都黑的這樣厲害了，明天再上去說。（註）」

「等明天？還是連夜趕去呢？」

于旗好像有什麼隱憂似的，堅決的請求着。

「忙也不在乎這一個晚上，來吧，先在城裡談上一宿。」

張永慶也堅持着自己的主張。

站前的電燈光非常明亮，照在晶晶的雪地上，但風依然捲着雪沫飄蕩着，行人來往，依然忙碌，號稱國際都市的出入口道——火車站的雜亂是可想而知的。

站前的廣場崇立的石像頂尖上，鑿着正晶瑩的懸掛着。于旗迴顧了一下來往行人的煩忙和雜亂以後，堅決地點點頭：

「好，就那麼辦吧！」

說完，他閉緊嘴角，樣子非常嚴肅。

「怎麼？于旗，假如你有預定的話……」

張永慶為這嚴肅的面孔弄的有些莫測所措的樣子了，他不知深說是好，抑或淺說是對的暗示着于旗。

「不，沒有！」

于旗恐怕好友的誤會，急忙的解釋。

「真的，我看你有點奇怪。」
張永慶依然半信半疑。

「好了，我們先走着，一會兒詳談。」
說完，他們並排的走上馬車：

「你們進城嗎？可不可以捐捐腳？」

「依然是那個短小的日本人，操着流利的國語。」

「不行。」

張永慶幾乎要大聲噴嚏起來，憤怒的拒絕了之後：

「馬車快走，這裡。」

及至車走出去很遠，于旗不安地回頭看看，那短小的日本人，不知往那裏去了，他拉緊外夾的領子，將身體安然的倚靠在那車箱裡。

一一

馬路上，積雪被磨得晶亮，尤其街燈一照，更顯得非常光滑，行人已經很少了，只有馬車三五的奔馳在街路當中。

越過一條寂靜的大街，車轉入熱鬧一點的街道：

「老子，記得嗎？在這條街的橫頭，X X街的事跡？」

張永慶不耐寂寞似的提起五年前的往事。

五年前，于旗第一次來哈爾濱就職。

他每天吃完了晚飯，便由X X街裡走過去，然後在X X大橋，左轉至江

沿，沿着江再走回原來的寓所。

這幾乎成了習慣的舉動，記得當時張永慶曾經問過他：

「老子，爲什麼總好這樣溜躑？」

「隨，山人只有道理！」

于旗拉著舊刺裡亮亮的調子，常常這樣的藉口過去，爲此他增加了

張永慶和幾個朋友的不信任，終于在一天的晚上，他又這樣蹣跚獨行的時

候，而張永慶便像一頭忠實的走狗，尾隨一個嫌疑犯似的釘了于旗的梢。

于旗特別要經過的是X X街，這條街道，並不像任何街道那樣寬大和繁

華，它僅僅是一條小小的橫街，蕭條到幾乎在稿中很難找出幾家像樣的商號，除了一家小小的吃茶店而外，還有什麼隱隱的呢？

可是，于旗就在這條街上消磨的時間較大，終于這秘密爲張永慶發破！

「于先生，才來。」

「在」吃茶店的胖掌櫃安諾夫基由熊熊的火爐旁邊拖起肥大的身軀來蹣跚，于旗點點頭坐在靠近櫃台的一支坐位上。

「還是咖啡，不加牛乳，濃濃的。」

安諾夫基只舉起右手伸出食指比劃在旁邊，一句話點一下的說着。

于旗點點頭，這都是習以爲常的了。

女侍把咖啡端下來，安諾夫基又轉身去偎在火爐房邊的一隻軟椅裡。

「安諾夫基，冷吧？」

于旗端起咖啡靠近嘴邊，用另一隻手叩打着桌子。

「冷啊，近來連晚上散步的習慣也沒有了。」

「是的，好久在街上看不到你了。」

「于先生來哈爾濱快一年了吧！記得夏天的晚上常常散步遇到你，去的時候一回，回來的時候一回。」

「隨！」

「還有塞丙。」

「可是塞丙呢？現在那兒去了？」

「離？她由明天開始，你不能看見她了。」

「怎麼？」

于旗一着急，把手裡的咖啡碰了一身，嘴裡的一口也沒等暖下的連忙吐了出來。

「她要回家了。」

「回家？」

天大的笑話，塞丙親自告訴給他是住在法國的一個小城市，德蘇戰爭已經轉起來快九個月了，她還要回家，回家去幹什麼去呢？這無稽的奇想呀！

而且，受了所謂「滿洲國」外國人登記的外系民族，還能夠走出這一步

呢？于旗感到這時上面，不由的搖着頭：

「她現在呢？」

「到街上去辦事去了。」

這意外的事件，使于旗陷於不解的苦境，數月以來對於塞內的熱戀，使他拋却了一切高遠的理想和民族的界限，如今，塞內要回到她的祖國去了，家鄉去了，但卻沒有通知他，他覺得心頭有點恍惚的辛酸和氣憤，糾合聽得這消息的種種想像，使他的感情也陷於苦惱和悲傷的狀態，於是他的鑿鑿手平舖在桌上，然後將頭放下去，放到手背上，宛如一位虔敬的信徒在為某事祈禱，他就這樣的昏昏睡去。

「于！」

他驀然間為這幽美的呼聲喚醒，抬頭，塞內正穿外出的皮衣移立在他的桌前。

「妳——」

于旗默默地站了起來，塞內依然有如往日的巧笑，只是臉上稍稍顯出點冷落。她伸出右手交給于旗，然後閉上了眼睛，修長的影子被燈光投在牆色的牆壁上。

「是胖子告訴了你，我的事情？」

于旗鬆開她的手，點點頭，靜穆地。她用雙手撫住中旗的髮屑使于旗坐下，然後她也坐在他的對面。

「塞內，是你要回家去？」

「回家了。」

「回家去幹什麼呢？這邊不好嗎？」

「在外邊久了就想回家，出賣勞力的人，無論到那兒也是出賣勞力，準說一定幹什麼還辦不到。」

「那麼在家不是和在邊兒一樣嗎？」

「別談這些吧，你還愛嗎……」

「不——」

于旗用手按住在桌上的咖啡碗，繼續的：

「在這兒不好嗎？」

「……我不敢說。」

她遲疑了一會這樣的說。

「怎麼不敢說呢？」

于旗打趣的逼問她。

「那麼你說活在這兒好是不好呢？」

「好！因為有你在這兒。」

于旗是露於她的純情和美麗了，率真的回答着。

「好？我也知道你和我很要好。可是你和我都吃不飽飯！」

「這……」

于旗想到了女人的卑賤，感於物質的享受而總覺得不能滿足似的，他惡意的看着塞內，同時心裡也覺得有內疚似的慚愧着因而他臉上有些灼熱。

「其實我到不是要享受，只要我們能飽飯。」

她好像看出于旗的心意似的，又重複了一句，同時指着牆上的廣告：

「哥，所說的『法蘭西麵包』是什麼？滿洲人吃的雜和面呀！（註）這真是一個大笑話，而且這加於我身上的是兩重的污辱。」

于旗想起了吃茶店用雜和面來應酬主顧的事，心裡覺得不是滋味，但他又忘掉慚愧似的：

「回到貴國也不見得強，戰爭正一天比一天的熾烈，而且法國……」

「而且法國也許更遭，遭到連主權土地也沒有了……」

她馬上低下頭去，聲音也隨之消逝了，她已經全然失掉了方才的快活，而轉入憂愁的冥思裡。

「是的，聽說法蘭西的食糧政策更奇，我看莫如……」

于旗更得意似的想繼續下去，但是塞內默默的哭了，淚珠順着長長的睫毛底滾滾下來，沿着臉頰流下去。于旗覺得內心有些歡欣，請求的：

「塞內，還是馬馬虎虎的活在此地吧！」

「不能，我已經決定了的事，是不能為着別人變化的，我不願再說什麼，誰說我是法國人呢？」

塞內氣憤的幾乎高叫起來，然後站起來攪了一下于旗的手，說了再見和臨別的話以後，就跑到吃茶店的裡屋去。

「……」

「……」

「……」

「……」

「……」

「……」

「……」

「……」

「……」

「……」

「……」

「……」

「……」

于旗木然的站立在靠櫃會說的位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腦子裏只是想着塞內回祖國去的這件事情。

「老子，還不快點和家回家？」

「是的，于先生今天使塞內生氣了呢？」

張永慶突然拍着于旗肩膀勸他回去，這意外的舉動使于旗由苦惱的追尋裏醒來，同時，安諾夫甚也在隨他使塞內生氣了，于旗只在瘦削的嘴角上閃動了一絲苦笑，繼而受上一口氣匆匆問張永慶：

「咱們也回家？」

「不回家管轄。」

「好。」

說着他倆會過了茶帳，一同走出去，歸途，于旗還說着「塞內是哈爾濱的特異的存在。」

「可是塞內現在能在那地方呢？」

如今，在萬軍上張永慶又耐寂寞的提起五年前的往事來。

這問題已經勾起了于旗和張永慶的苦惱，五年的日子，算來有如昨天的清晰，這五年裡使他們由幼稚漸趨於成熟，由愚笨漸趨於開通，真的，五年裡生活在滿洲又是怎樣的呢？想到這裡，使他們內心都掉在苦痛的嚮往裡了。

「老子！只要我們吃飽飯就行，塞內的話是多麼犀利的一把刀子呀！」于旗皺皺眉，回頭往來路上注視了一下，污濁的雪地上，又平添了一雙溜曲的車轍痕跡。

「那時候是我們自己放掉了的『真實的啓示』呀。」

于旗回想到淪落在滿洲的法國女侍，猶能在祖國的災患襲來之前，毅然投身於國難的試鍊，而五年來未曾死掉的一顆投入祖國懷抱，加入抗戰行列的跳動着的心，直到如今這被四圍壓迫得不能表露，使他面對着這層層的束縛而焦急於生命之激動了。

「唉，還說什麼？五年裡我們走死逃亡的樣子，也够凄慘的了。」張永慶感慨無量的說着。

「老張，你知道我今天來嗎？」

于旗想到修由哈爾濱香坊監獄裡寄給他的信，而擔心着好友的惦念。

「不知道吧？我們約會你不是大後天來嗎？」

說着，馬車已經走入水道街了，張永慶急忙喊着：

「車老板，拉到安賓樓！」

回頭，他笑着向于旗：

「也好，你早來兩天咱們先熱鬧熱鬧。」

三

「老張，我寄給你信片的時候，正是躲在吉林市外的鼠虎屯裡，我怕傳了消息，使你們擔心，同時更怕獄裡的修習習失的行動，所以我才告訴了你們我今晚到此的消息。」

于旗說完，連忙喝進一杯酒，身上的寒意完全消失了，在寂靜的雅座裡，只有他和張永慶在談着。

「怎麼弄的？也太危險了。」

張永慶聽完于旗的敘述，用手抹着額角說着。于旗又俯到他的耳朵上：

「自從十一月的十幾號，四高學生王若偉被日本鬼子在山海關抓回來以後，我就知道今後的工作是要困難了，鬼子們把旅行的手續弄的一天緊似一天，東北青年的搶救工作更要遭受到難行的地步了，給教育部招生的老子又不快回來，我們在吉林近警的難受極了，偏偏老修由這兒的獄裡發給我一封信，我當然知道是他買通看守或者是求出難友寄的，誰知道就是這封信出了毛病。」

「就是因為這封信嗎？」

「你該知道，由姓王的學生壞事以後，我也無形中受了監視，特別是信件，有我在郵局裡作事的學生說，差不多封封都得檢查。」

「那信不會寫得怎樣露骨吧？」

「其實那封信在發局哈爾濱就加了釘頭（註），不知怎麼的到吉林反到給了我……」

「那還不是信的關係。」

張永慶聽完了孫的這一段話，吃了幾口菜，便靜悄悄的說着。

「開始我想不是你的關係，誰能接我的第二天，密探就撞到了我的家。子旗跟着張永慶的大眼睛，稍微一楞，然後繼續的說：

「若不是我事先有點警覺，怕是由後窗戶跑不出去了，就這樣的遺棄了老陳。」

「開，要不叫老陳，怕你還逃不掉虎口呢。」
張永慶傾聽着他的話以後，直截了當的說，這話使子旗一皺眉，因為老陳的挺身赴難，死活不知，已經跟蹤他的情感多少日子了，這次既使到哈爾濱來，一路上使他精神不安的就是這個問題。

「老張，當時我所以要跑，和老陳所以被抓，這都是爲了現在還在獄裡受罪的老修呀，假如他要有着落，無論如何，我是不能隨難逃過的一！」
張永慶微點着頭，樣子像發瘋，這種冷落的態度，頗使子旗神經顫慄：

「我還清楚的記得老陳推我到窗台上去的時候，大聲的告訴我：『到哈爾濱去！』老張，這是我被難的同志最後的命了，爲了它我忍痛的逃過了現實的陶鍊而偷偷的躲到以虎屯去，我知道我身邊的危險，但我不能不履行這艱鉅的工作而定到哈爾濱來。」

他像接受了刑罰，聲音由低語的耳談稍稍高亢而到了兩人對談的狀態了
「來吧，再喝點酒吧，大傢伙很餓了。」
張永慶勸着他喝酒，他一手攔住了張永慶的手：

「老張，我再告訴你旅途上的事，啊，提起來氣破了我的皮呀。」
「什麼？旅途上還有什麼事？」

「別提了，我被這件事弄的心裡直犯核計，毛骨古古的不安了一遭。」
說着他放下手站起來，解開褲帶，在裡衣裡邊掏出來一個紙包，放到靠近他近旁的一個椅子上。

「什麼東西？」
張永慶好奇的。

「這鬼門關的門包呀！」
「哈哈哈哈哈！」

張永慶快意的笑了，往後一仰身子，將兩腳登在圓桌架上，指着子旗說
「你真洩氣，就因爲這點東西就犯核計嗎？真是饑寒交迫，饑寒交迫抽抽

「這東西西算什麼？」
子旗一邊解解着一邊喝乾了殘酒，吃完幾口菜，然後慢慢徐斯理的說：

「越怕什麼越來什麼，我最煩日本鬼子，坐上車就在我的身邊來了鬼子

媽的，鬼子還不要緊，一個看『支那人逮捕術』，一個就帶一本『搜查必據』平舖在他的腳掌上，你說氣人不氣人？」

「天底下竟有以抓中國人爲職業的日本鬼，更有宣傳怎樣抓中國人的文字，生爲中國人也太被人瞧不起了。」
民族的意識衝殺着彼此的心胸，他們的身體馬上充滿了憤怒的思潮，在空氣的間隙裡，竟使這憤怒的思潮在體內各關所衝盪，由於排洩的不可能，而使他們漸趨於沉默，一直到眼光的對峙不下。

半天，還是子旗先打破了沉默，他把交插在兩肩上的雙手拿下，撫在桌子上問張永慶：

「老張，老修究竟和你們計畫了沒有？」
「大前天才到上號去作囚工，在馬路上打石頭，剛剛見到一點青天就着急跑掉，怕是操之過急吧！」
老張也恢復了常態在說着。

「這次咱們算全吹，還是架出老修一起走吧！」說着他拿起放在椅子上的紙包：

「這是十五張錢的，還不能出事。」
「可是一直到今天，在馬路上做工的倒找不着老修了，所以我說明天再上上號去也不晚，今天去到那兒也得住店。」

子旗點點頭，在他們稍有的閒暇的時間裡，雅座門口突然出現了四五個人，站在前面的就是那個在站前打聽他們道路，和要乘坐馬車的短小的日本鬼子。

子旗在站起來的時間裡，順手把紙包推到地上，可是什麼就晚了。
「對不起，我和你一塊兒由吉林到哈爾濱來，再一塊兒回去吧！」
「這是我朋友，偶然遇見的，沒有他的事。」

子旗也操着日本話回答着，他說完用眼睛告訴張永慶走。
張永慶起身要離去的時候，小個子日本人回頭向其他的人說：

「這個人帶到道裡監禁去。」
子旗木然的站在許多人的面前，眼看着張永慶一句話也沒說的跟着人走了。他猛然間想起吉林老陳的一句話：「到哈爾濱去」，覺得有些對不起老張的樣子而低下了頭。

一，哈爾濱之香坊俗稱土號，地名。
二，雞和頭爲苞米面之別稱。
三，認爲有問題的信件敵僞憲兵等檢查機關就在信上貼上作爲記號的打頭紙條。



囚 犯

紅 桑

寧說我是一個違反人類生活規範的囚犯，我是被囚閉在永遠摸索不到光明的甕室，不能體察那人生龐大的活動與四季的運行，看不見人間喜與哀樂，聽不得和平與幸福的管樂，我彷彿沉沒在無底的深淵，呼吸不出，吶喊不出，掙扎不出，……跳躍不出，……我彷彿喘息在狂暴的雷雨之夜，我幾乎無力再逃出這駭人的咆哮了，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生活的全部勇氣，我寧願就這樣結束了我這弱而無力的生命，我寧願犧牲了我殘餘的軀體。

我這如此囚閉了我永年的歲月，咀嚼着殘苦悲哀的命運，有時我這樣想過，幾何時逃出來呀！幾何時找到我的自由呀！幾何時獲得上帝的恩惠呀！我可以度着和平幸福的生涯呀。

我被飢餓得瘦弱了，我被鎖閉得荒蕪了。我怎不憧憬着呼吸那人間春天的溫暖的氣息，我怎不願從我荒蕪了心原之上，播種下珍貴的結實的種子，我怎不企圖擊破剝奪我自由，摧殘我自由滅絕我自由的枷鎖，闖出了這陰森的甕室。

然而自由依稀背我迢迢而無跡，自由於我，那直是一個最美的最絢爛的泡影，自由之於我，那直是我的最珍貴的夢園，因為我失掉了我所有的自由，我就懷抱着空虛的幻念去追尋更空虛的夢園。於是我有時會默默的想着了，我的自由有多麼偉大呀！聳高的山巒，甘美的泉水，那靜靜的溪

流，我的自由有多麼芬芳呀，是園林的花朵，是春天的果實！我的自由有多麼清新呀，我振翼在山之巔，有壯烈的呼嘯，我的聲音可以撒滿了故鄉的山河，能喚醒了我親愛的故鄉的人們，他會送我們嫩葉的溫暖，我也願安睡在果林下，吸着春天的芬芳，宛如投入聖神的懷抱，我走入質的炫爛的夢園，我唱着和平自由的管樂，我對幸福的安靜死去了，我的靈魂又那般超越而純潔的了。

我不敢再涉望什麼了。我是一個罪囚，我摸索不着那些許幸福的光了。我呼吸着濕潮的空氣，我坐在水冷的土床，我身後是髒污的泥牆，我吃不下什麼，我吃得不得什麼，只有我一個人，我望着那面嵌着笨重鐵欄的小窗口，因為那有一絲微弱的光亮，相信我已憔悴得不堪了，我的生命力早已消耗無餘了。我只剩了骷髏，我把這骷髏交給誰罷。……

我盼着，終日盼着有憐恤我的人，呼喚我名字給我溫暖的衣服，寬遠的乾糧，甘美的泉水，我盼那面小窗口擴大，我希望有人進來，把我救出去，我那唯一之光明。

一夕。我心正刺痛得不堪，感緒直如暴風雨之降臨，顫動着我那枯瘦的手，摸索着泥牆的土塊。

——請救救我吧！請慈悲我罷！

彷彿真的有人從窗口走近了。我想萬一救我的人來了，真實的說吧，有誰肯來救我，又有誰肯來幫我找得自由與幸福呢。

果真。窗口俯着一張豐潤的面孔，我望着那兩雙油亮的瞳人！

我想，在這廣大的宇宙里，在這茫茫人海之中，沒有一個人肯來救我了。我用極衰弱的聲息：

——你是誰呢？

外面人輕輕的解答說：

——當然你不會記得我了。

是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呢！

——也怪！

——那麼請告訴我吧！莫非你來救我……

他的心原滑溜，命運却載我背他而馳。

我將與仁慈的人羣（他）之間如修築一道短縮橋，雖然彼此可以看見；我將與人羣（他）之間如落一片濃霧，雖然都可以聽得誰的言語……

我將與人羣（他）之間，如隔一道江流只覺悠悠江流……我將終生被囚閉在遠處，我只有慘澹的投命運來處死；我就如此走向理想的鄉國！雖然我是愛嚴那珍貴的童叟，嚴那那辛苦的工作，那赤裸裸的心懷的顯示……

我願唱給人羣聽：我做了被你判文寫定的囚犯，就被幽禁在摸索不着光亮的甕壁，他隔斷了你，他離遠了你，他就會落在無底之淵，他會受殘酷之刑而死亡

偉大的愛戀與仁慈的襟懷
佔據了你心原每個角落而生芽
悲哀的淚，鮮紅的血
染遍了你的心原的每個角落而色變！
滑落了！——
你的光明，你的乾糧，你的春天

從心靈深處掘起卵石
常輝的夢，繁榮的夢
我將在飢饉（愛戀的）憔悴（愛戀的）憔悴（愛戀的）得憔悴以死
那心原的花果呀
將為誰而開
將為誰而救
屍骸的祭禮呵
藍體的祭禮呵

△生活月刊舉行創刊紀念懸賞大徵文，內容計分三種，論述，創作，及建議。截止期為四月末日，現該刊為慎重審計，正起案嚴選計中。

△吉林女作家田似珠，南呂，桐楨三位，相繼來長，加入東北電影公司，主編電影刊物，編輯陣容相當強化，頗值期待。

△女作家但娟，不幸於三月十一日流產，現已脫出危險期，據聞需要長期修養，因而「失掉太陽的

東北雜誌

日子」一文擱淺。

△東北出身之名作家蕭軍，據稱現已安抵哈爾濱市，唯迄今尙無任何可靠消息及作品傳來。

△東北電影公司，近聞大舉出刊雜誌數種，出版計畫相當龐大，據聞內容不僅限於電影，純文藝雜誌亦在出版之例。

△中蘇友好協會出版科最近開始着手翻印魯迅全集及其他世界名著多種。

△期待已久之月刊雜誌「東北公論

」已於四月一日發行。

△某出版團體為倡導公正輿論，最近計劃發行月刊雜誌「國民公論」，執筆陣容相當整齊。

△吉林小姐依萍加入東影，常有文字發表於光明日報朔風欄，最近將於「蛻變」一劇中露其鋒芒。

△名劇作家李雷得意作品三幕社會悲劇「長白山」，將於國民圖書公司出刊單行本，被編入東北文學叢書第一輯中。

△東影不日將公演三幕革命劇「蛻變」，該劇為曹島得意作品，而於抗戰期中，曾榮獲將生席賞云

△原長春文人近來已紛紛返長，讀者甚為期待該作家等之作品早日出現。

△北平及重慶之雜誌「風行市上」，出現者有「再生」「文萃」「人民文藝」外多種。

△吉林中藝公演余棖光作「塞北風」，頗得好評，該劇為東北人產物，繼「遙遠的風沙」「長白山」，為東北的第三個長劇，奚冥一角，非常成功。

△近聞作家多人聯合刊行「週報」刊名未定，將附賣於市上，內容盡力拉攏國內作品，極堪注目。

（辛）



黃昏漸漸抹盡了它灰黃的臉色，草原上的羊群，慢慢的蠕動在山腰的歸路上，枯黃的秋日裡的草原，橫臥着底層穠河，靜悄悄的像一個疲倦的老人在不聲不響的休息着。一陣微風輕輕掠過草原，把幾片枯葉投到水裡，那枯葉便很安靜的給水帶走，昏暗中幾隻飛鳥也去，不住的「咕」着，「咕」的叫着，像一個垂死者無力的呻吟，類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暗暗的叫起來：「這群無去處的夜行者」。秋顯然是很深了，夜色也漸漸濃了。

月亮慢慢的爬過山頭，她看見了山，看見了河，也看見了河畔停棹的人影，於是她驕傲的把她的黃光擲到類的臉上，類深深的吁了一口氣，却又安靜的蹣跚起來。

偶然的一個尖銳的叫聲，悽厲的傳進他的耳鼓，他機警的因而張望了一下，過後他慢慢的走回家去。

路上，他孤獨的搖曳在荒蕪的狹路上，拖着一只瘦長的影子，像隻幽靈尾隨在他的背後，但他只感到秋夜的冷風的荒涼和悽慘，却並不覺出恐懼，只是有一團憤怒的火在他心裡燃燒起來，漸漸的燒紅了他的臉，也燒紅了他的眼，以至他過身每個細胞，於是一個幻覺的構圖在他眼前出現了，漸漸的擴大，慢慢的變成一個個四個……全人，若或全世界，他終於驚叫起來，把臉埋在手裡恐懼且悲哀的哭泣了。

月亮更興奮的微笑着睜大眼睛，彷彿要睜視人間一切的密秘，莫不都陶醉在她溫柔的光芒裡了。

山

類極力鎮靜住心裡澎湃的思潮，把視野慢慢的擴大，那黑黝黝的遠山的樹叢中，搖動着幾團微弱的黃光，幾條不太分明的黑影，搖動着，他似乎看見一個不幸的預兆，好像有人在他耳邊低低的告訴他：「又是一幕殘殺的悲劇將開幕了！」他機警的打了一個寒戰，全身的毛孔好像隨着陣的直冒冷風，臉色是那麽蒼白了，終於，一聲戰慄的槍聲，緊緊跟着生命最後的掙扎呻吟，抖動在夜空中，瀟灑在死寂的空氣裡，撞進類的耳鼓中，類卻像一架無生機的本鐘，好像整個失掉了神經的反應，動也不動的呆立着，半晌，他無力的叫着：

「完了！死了！思想犯？通蘇？」世界立刻空洞了，他像置身於一個不着邊際的冰島上，風掀動着枯槁的草叢寂寞的響着單調的調子，秋蟲的吟聲更悲哀了。

類踉蹌的走到家，爐中的火還熊熊的燃着，冷從爐子間透進出的黃光外，屋裡完全被黑暗占領着，雖然月光卻從窗子滲進來了。他摸索着打開電燈，立刻他發見了一個人影，是一個女人呀！於是有些驚訝了，他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

梅——類的眼睛裡充滿着疑問。

你奇怪嗎？——梅哭喪着臉，現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類在這苦笑中看見了梅的委屈。

夜很深了——類感到有許多隱隱的鬼臉在他眼前搖動。

他知道——看見梅的眼睛發亮了，於是後悔自己說錯了話

這可憐的女孩子，是不會如此卑鄙的，倒是自己太笨了。

——穎！我還有資格！——梅終於哭了。

屋裡靜靜的，像一座墳墓，蟋蟀不知在哪个角落裏，扯着乾啞的嗓子悲鳴着，穎心裡亂糟糟的千頭萬緒的情緒，像無數的野馬撞進他的胸膛，他煩燥的仰臥到牀上，他像忘掉這屋子裡除他之外還有第二個人，並且還是個女人。

她感到一種力量壓着她，使她一動也不能動的被苦痛宰割着。她用力把垂在臉上的亂髮捋到腦後去，這樣彷彿擺脫了一切的羈絆與枷鎖，她顫聲的說：

——穎！我想我們到了應該離開的時候了！

——颯！時候實在不早了！

——不！我的意思是離開這個地方，和我那個家庭！

——啊？爲什麼？——穎驚地坐起來。

——穎！我實在不能再在那個家庭住下去了，那裡只有鴉片煙灰，污濁詭笑的面孔，和一些淫靡的事物，並且……她的臉馬上變紅了，她漸漸低下頭去，玩弄着手帕，穎感動的走到她的面前，愛憐的撫撫着她的頭髮親切的說：

——梅！這些我都知道，我深深的同情你的環境與遭遇，但命運的擺佈只有用力其來改造或忍耐。畏縮與逃避，是懦弱的象徵，社會到處都是罪惡的，盲目的流浪是愚蠢的行爲，同時一個女孩子……

——你不要說！——梅哇的一聲哭起來，投到穎的懷裡，穎想要安慰她，但喉嚨却被梅的眼淚塞住了，穎一陣悲楚襲上心扉，淚珠奪出眶子落在梅的額上，但他終於又哭聲的說：

——期待着罷！梅！願上帝賜福給妳！也許幸福不久就會降臨的，梅與奮鬥吧！

——幸福？啊！這美麗的騙子啊！——她索性大聲的哭起來，穎默默的擦着她發動的身子躊躇了，外面秋風挾着細砂投在窗子的玻璃上，好像在說：『風雨快停了！天也快亮了。』門前的移稜河微笑的欣賞這這黑

暗領域中的人間，梅停止了哭泣，臉也緩和了許多，好像日裡所受的委

屈都在哭聲中排淨淨了。

他們慢慢的坐到牀上，都默默的不知聲，人已經能够疲倦了，穎長長的吐了一口气，他看了首維那漲紅了的臉，他心裡彷彿響起一面死之脫兆底隱影，他不敢再想下去，他覺得該是安慰他的時候了。於是他說：

——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要把我送給鈴木做姨太太！

——啊！會有這種事？

——就有這種事！

——那麼妳答應了嗎？

——沒有！……所以纔和他們吵起來！

——他們想發財，想有勢力來做他們生活的質料！還有賭毒那個狗，他簡直不如一匹狗，他想到我買個官兒做，因此，他就美其名的做了媒人，他們想讓我不要必要的犧牲來滿足他們個人的私慾！這群魔鬼！我不能這樣把自己扔到沒有光明的深淵裡，我要開闢一條生路，我這想活下去！穎！我這希望妳和我一同活下去！穎！你帶我走吧！那管是無人在的深山裡也好！

最後的幾句話差不多是哭着說出來的，但穎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呆呆的望着她，似乎一點也沒動感情，然而他的心却像刀割一般的痛楚，他知道他不能帶她走，否則她是會更不幸的，他眼前飄動着幾個人影，走狗！特務！漢奸！一齊擁來向他說：『我們知道，你是有極大思想犯的嫌疑者！』他氣極了，理智已抑制不住憤怒的烈燄，他抓起一隻茶杯，狠狠的向他們打去，碎！完了！一切都完了，只有壁上掛着的他和梅的合影零亂的躺在地上，梅却驚惶的叫起來。

——怎麼？又是賭毒！這個混蛋！——憤怒的火還在燃燒着他，然而過後他又疲倦的坐下來，他知道在這個環境裡，他不敢喊也不敢動，不是不許喊也不許做，這是精神病患者和煙心的世界，唯有他們纔能生活，纔活得委實。

——梅！妳只有忍耐繼續活下去，因爲這不是妳理想中的世界，所以

理想中的事是不會實現的。——穎的眼淚滾滾的落下來，他絕望的嘆了一口氣。

——穎！不！不能！你不走我是不放心的！你不知道警察對你的陰謀嗎？王毛子對你的暗算嗎？……

——好了！——好了！——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也應該知道特別刑法裡的監禁監守是不會饒恕我們的！特別在這蓋北的國境上，我們是不會幸免的，同時在這個國度裡我是說不定那一天就會被他們吃掉的，那妳就更不幸了。

——不！穎！縱令那麼死了，也比坐以待斃有意義，只要有一口氣我們也應當和這惡勢力格鬥！掙扎！不能像一匹驢那樣任人宰割，穎！你答應我吧！

——社會到處都安排着犀利的刀子，隨時都可以削去妳的羽翼，五年前我何嘗不這樣塗花委色的希冀着，但是終於塗花般的消逝了，現在我的手足完全被人削去了，只好像皮球一般的被人播弄了，只剩下這只沒有靈魂的軀殼是屬於我的。

——那麼你就甘願做一架活屍？不！還是和我走吧！穎！我求求你！不止我一個，至少在這個國度裡皮球式的人太多了！走？走到哪兒有我們的家？哪兒有我們的出路？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我希望大早些甦醒起來，勝利歸終是屬於我們的！

——穎！不行！世界的風雲鬧得正兇！而我的命運却馬上就要對我裁判了，今後的日子你讓我怎樣過下去？難道你就一點兒也不同情我！不可憐我嗎？——梅又沉痛的哭起來！她倒在他的懷裡用頭撞着他的胸膛，像要撞死在他的懷裡，聲音更哀婉得可憐了，穎的眼球也像斷線的珍珠般的滾下來，他用力嚥下一口唾沫，想壓住那不可遏止的悲哀，然而都不中用，最後他像下了一個決心，輕輕的推開她：

——梅！那麼妳的母親怎麼辦呢？——他的話止住了她的哭泣。

——我的媽早已經死掉了！

——奇怪？她不是還好好的和妳住在一起嗎？

——她！她不是我的媽！我媽假如活着我是不會這樣不幸的，她也不

敢這樣欺侮我，但是不幸我的媽已經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七歲時媽就死了，父親就把我賣給了現在這個女人，後來他也走了！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說着她的鬢子又哽咽了，她嘆了一口氣，接着說：

——穎！我是個孤苦的孩子！唯有你纔了解我！體貼我！不要離開我！過去的事不要再談吧！怪傷心的！

她像自己在安慰自己的說着，忽然她興奮的搖擻着穎的肩頭說：

——穎！答應我嗎？

……

——那麼，明天就是我們新生的開始了！

……穎仍然只管點頭，極高興極了，把整個身子投到穎的懷裡，他們緊緊的擁抱着，吻着，彼此都靜靜的傾聽着對方的心聲，屋子裏空氣又平靜了，然而蟋蟀却唱出幸福之歌了。外面的風也緩和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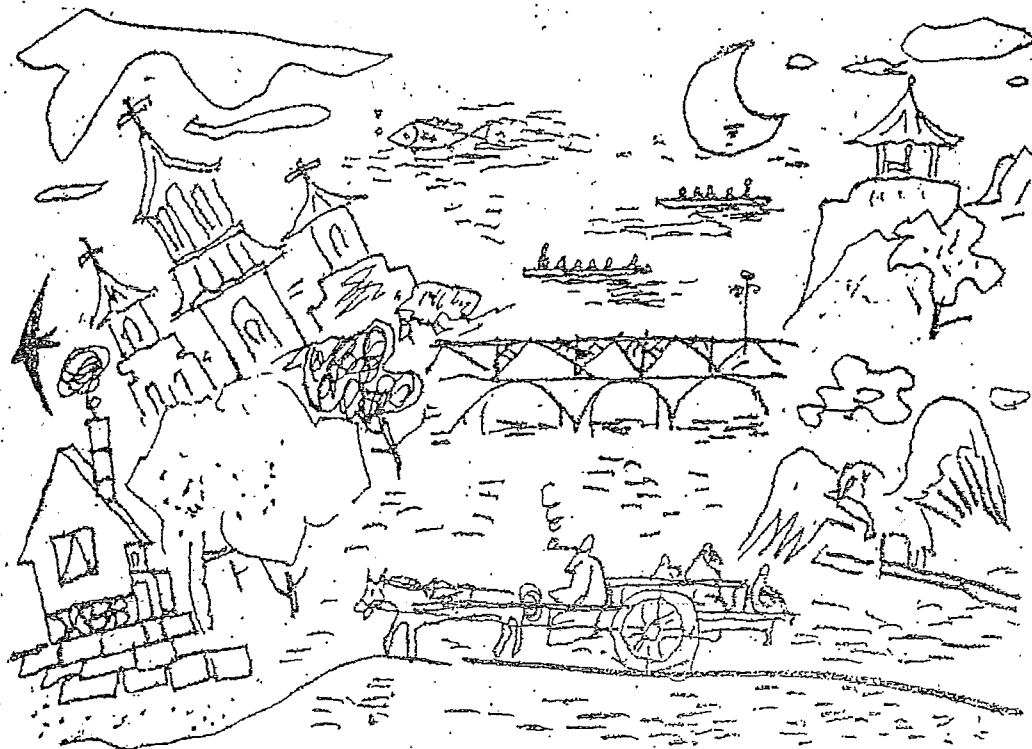
這樣十分鐘後，穎滾定了梅。

夜裡穎看見地上流溢着血，有許多骷髏在血泊裡滾來滾去，四面喊着「求助！與「求救」的聲音，他恐懼的哭起來，他在夢裡哭了。

——列車車，吐着一朵朵的白烟，烟漸漸的升高，在天空飄渺……動盪……傍晚七點鐘的時候，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

「××列車脫軌，旅客死傷大半。」

——貴母漸漸抹淚了它的臉色了。



從吉林回來

常江

動機是這樣發生的

說不清是攜着怎樣的心情，我又第二次走進了三層樓頂的××舞廳；那麼一個又豪華又溫馨，對於我這樣孤獨而又冷酷的人，根本就不相調和的所在。

坐下之後，自己飲着甜甜地牛奶茶。

舞池里已經有那麼些一對一對的舞伴了，他們永遠是那麼興緻勃勃地，一曲完了又是一曲，翩翩地旋迴於彩色的弧光燈下……

有好多舞伴使我覺得面熟，我彷彿記得在什麼地方也交換過名片，彷彿他們的名片都一律的是什麼「××地方接洽專員」之類的文字，彷彿也很對我談過許多抱負，甚至於言語之間曾給了我好多教誨，他們也都在這裏。

我一個人仍枯寂地，飲着牛奶茶。

對着眼前的這些擾亂的景像，我的胸中開始有無限的意念翻騰起來，催着我不能再坐下去，索性戴起了帽子，一個人又蹣跚地跑了出來。

穿過了幾條街道，我不知道幾時我的心才能安靜下來，我祇有疾馳，用勞累來解救心靈的重負。

這樣，我走在了東大橋的路上。

我的心漸漸地平靜下來了。我煩惱地這樣想：爲什麼我要孤獨的跑開來呢？愈是當着別人興濃的時候而自己却心灰意懶呢？

回答這個發問的，就是：也許我的心無時不在尋覓它所當歸屬的歸屬，雖然，也許是渺茫的，遼遠的。

這時，突然有人拍一下我肩膀：

——好久不見了。老常。

我認識他，是我多年的舊同學。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吉林。

——你什麼時候走呢？

——明天，你不回去一次麼？

我想了一想，沒有即時回覆給他：

——你知道，我是很忙的嗎！

——唉，忙裏偷閑不也是可以的麼？

我再想了一想，堅決地：

——好，那麼我們明天一起走，回吉林去看看，

第二天，我們就出發了。

驚險的二十四里旱路

據說是因為沒有和中長鐵路交涉好的原故，到吉林去的話，必須由隔兩站的興隆山車站上車。由長春的東大橋算起，整整是二十四里的旱路。

我和友人雇了一輛膠皮輪的貨車，冒着落雪後的冷天氣，開始向興隆山去的路上進發。

坐着車，可以隨意的眺望許久沒有經過了的長春近郊的景況。

走過了東站，就是八里堡。

被破壞的房舍，被燒掉的房舍也太多了。特別是每日寇用過的工廠，連建築物的頂磚都給拆掉了去，當我們的馬車走過一所倉庫前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攜着一張玻璃窗框走出來了。雖然是很結實的油漆窗框，却已經有的被斧刃給劈裂了。

走出八里堡，就是一片田地了。

迎風，我和友人講述起從前的學校生活，有趣的一段一段故事。我們倆揀那些最小的最微細的來講，好像是從記憶的大海之中，向外淘取最光的砂礫，而以那最小的為最名貴。

談了一個時候，友人感嘆地：

——現在呢？我們都老了。

——是的，我們都老了。

默然地，我們由此都陷於無言。

車夫的鞭梢，脆快地在耳邊飛着，本來應該是個快活的行程，却弄成

鬱鬱的了。

——送車的，幾時到興隆山呵！

——再有一個時辰吧！假如沒有什麼特別的差錯的話。

——怎麼有什麼差錯呢？

——我真不明白他的話。

——老客，你不知道，這些天常有鐵路劫案的，別的倒沒有什麼，卸車卸馬可真够受呵！

——這條路上不會有什麼強盜吧！

我想着：長春市的邊緣，十二公里的鄉路，和火車聯絡的通都大道……

——誰知道是什麼呢！反正這招箱一掏，就要拿點什麼，有時候還說是借使一便，弄什麼搬運糧食的活計，有時候說是脫兵來維持治安……管他是幹什麼的，老百姓就是怕槍炮聲的，反正扔下就算了事。

我逐漸明白了。原來這也不過是不揮手段的愛民衛民行爲。唉！老車夫他又知道什麼？

——你看，你看，那邊有四匹馬的跑過來了。

順着車夫的鞭子指着的方向，右邊墮下的一條小路上，果然有四匹騎馬的人向大道這方面跑來了。

——怎麼，也許是劫路的麼？

——車夫看了一看：

——正是劫路的，一點也不錯。

話還沒有說完，把馬往左邊一帶，草沿着一條向八里堡的小徑跑了下去，把車上的人顛起來有半尺多高。

——一直跑了有十里路。回身看看，後來的車已經開過去了，騎馬的人也並沒有騎什麼車馬，仍舊緩緩的向八里堡去的路走上走着。

車夫的意思是不打算再往興隆山去了，我們却不能不要求他負責把我們送到。

——趕車的，你還往什麼地方跑呢？人家後邊的車都過去了，你再耽誤的話，可怎麼能趕得上火車呢？況且，後邊的車都沒有劫，能單劫你自己嗎？

終於，四名馬隊從身旁的小路上過去了，車夫才趕着車又走向大路。我的友人，氣得一句話也沒有說出。祇是閉着嘴角發冷笑。前後是兩個鐘頭零三十四分，車載着我們到了興隆山。

車中的瑣瑣碎碎

吉林到興隆山之間的客車是一日一個往復的，也就是說早晨由吉林發來的車，到興隆山後，當日再返回吉林。

我們到興隆山，不過是十二點鐘。

興隆山的站前擠滿了候車的旅客，這些旅客之中有十分之九是營商，他四個五個圍聚在一起開始講，關裏怎麼鬧着水銀荒，豬鬃和麵粉怎麼高貴，又是瀋陽的膠皮水襪子一百八十圓一雙，長春的煙捲行市又要抬，吉林的米價很穩等等，經這些人談起來，真是越談越沒有個休止。

站前有幾家小飯舖，裏邊擠滿了人。祇賣包子，饅頭，大米稀粥。

爲了怕中途肚子餓，我和友人每人喝了一碗稀粥，又吃了一個饅頭。

好容易的，等着吉林開來的火車到了。

車頭的煤箱上坐滿了一層人，遠遠望去彷彿是一架過年上供用的糞山似的，露着那麼許多的楞角。

下車的下車，上車的上車，嘈嘈嚷嚷的，好容易把這樁事辦完，車却沒有開的意思。

對面坐的一位鐵路工的友，他對我說：

——等着吧！車頭是上東車站送客去了，來回頂少需要一個鐘頭的。

好些時候我才明白過來，車頭上既然能够招待了客人，當然也是要送客人，這是當然而又當然的事，何怪之有呢？

不過，我這樣想了之後，車頭彷彿很守信用的在珍重送別之後竟也懶懶

——來了，於是，前後坐得了一個鐘頭又二十分的客車，才開始向吉林方面進行。

車里的坐位，完全是後訂的白木板，有的向沒有把它包平，坐下之後，把衣服掛住了叫人站不起來。據常往的客人說，這也是被我們賤賤苦同胞們很勞苦地拆掉去炊飯糊口了。車上的窗簾也完全被割掉了，至於做什麼用去了呢？也許是小孩子的襪布，再不是……

總之，這列車里可以說是滿目瘡痍，給人的感覺是些不愉快之感……好在，車行的速度和往常並差不許多，過了臥馬河，就駛進了九台。天色已竟是快近黃昏了。

九台的街道，在傍晚時分的炊煙裏，有些讓人分辨不清多了些什麼，又少了些什麼，是不是也變了樣子。

車停了十分，廿分，……還沒有開。

心裏深恐被關車頭出了什麼毛病，要那樣的藉，乾脆是在九台住定了。我走向站台上。

最初被我發現到的，是幾名脚夫在回客車後面的一輛車上搬運着豆餅。傍邊有兩名類似鐵路的職員在監督着。

——什麼時候開車啊？

——位山東大哥，把脖子從窗戶伸出來，問着。

——不用忙，裝上豆餅就開。

鐵路職員中的一位這樣答覆了。緊接着另一位很靈敏地彷彿說給他的伙伴：

——管他那些做什麼，現在可不是什麼僞滿的時候了，早先日本鬼子叫幾點開就得幾點開，硬壓迫中國人。現在，我們解放了，都有自由，開不開車得咱們說了算，把咱們豆餅裝完了再開也不算晚哪！

我明白了，這就是被「壓迫」了十四年的「中國人」，「解放」之後，唯一的新表現。

我回到車廂里，友人問我什麼時候開車，我祇搖了搖頭，什麼也說不出來。

又過了二十分，車開了。

到吉林，整整是日落後的午後六點鐘。

二十七個漢子

車抵吉林之先，我的友人關照我，最好快點跑出去，或者能找我一輛馬車，比步行既快又安穩。因為他是往鐵道北去，我們必須分開。

所以，我早就作了一番準備工作。我過了哈達灣我就在車門等候着，車在吉林車站一停下，我馬上跑過了天橋，跳上一輛馬車。

這是開始向城裏跑去的第二輛馬車。坐在車上，望着滿天的星子，我冥想今晚我的宿處，溫暖的居室，熊熊的火爐……

剛一拐灣，跑出去還不到半里路。

站下！

隨着這聲吆喝之後，就是一聲清脆的槍聲，這槍聲就發生在我的身邊，使我呆坐在馬車上不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戒嚴的時候，還往前走！快下來！

我抖擻擻的下了車。

我就到前邊不遠的地方，這幾步路無論如何也請放過我過去。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威風十足的荷槍衛兵，穿一身皮外套的警官之流。向我打量了一下：

你憑什麼例外？告訴你，一步也不行。

那麼……

不必費話，趕快下店！下店！

於無可奈何的窘境之中，我抬起頭來的時候才注意到，原來我們講話的地方，正處在一家旅店的門外路上。旅館是兩層樓，紅色的廣告燈誘惑地在閃動着。

其實，我是應該順從地投旅店的，可是這些過於嚴厲的語調在我的心上盤桓着，我的自尊心驅使我不能一一照樣去作。

可是，從車站走下來的旅客一批一批都趕到了，照樣的是一陣吆喝。結果，下車，投店。面對着這些馴順如羔羊的人們，我失掉了一個人走回去

的勇氣，我也感到了因人制宜的我們的警官的偉大。

走進了旅館之後，我被引到一個約模有半間大的日本席子間，那裏面已經擠滿了黑壓壓的旅客，我也被茶房讓到這個屋子裏。

當我正躊躇於往什麼地方踏足的時候，靠進門的一位年青的買賣人拉了我一把：

——就坐在我的身邊吧！反正沒有法子，我們將就一夜得啦！

坐下之後，心情本就泰然了許多。聽着這許多陌生的旅伴講起好多趣話，心情就更平穩下來了。我逐漸的也插入了他們的談話圈子，雖然，有時候他們的過於粗野的話語使我沒法應答，但是，他們的樸實的性格却都是很可愛的。

經我仔細數過之後，我才知道，我們這間小屋子正正容納了二十七個人。這二十七個人在一起閑話了一夜，因為，沒有地方能躺下去睡，並且也冷得有耐讓人睡不着。

這一夜的代價，我除了付掉宿費拾圓，稀飯錢拾五圓之外，在旅館的投宿名簿還我留下了清一色一張親筆寫成的卡片：

姓名 本籍 年齡 職業 由何處來 何事
常世文 吉林市 二十六歲 商 長春 辦事

江流悠悠誰是望江人呢

我從旅館走出來的時候，天不過是將亮。雖是這麼早，旅客們早就陸續的開始出發了。他們所以要這樣趕早走的，多半是為了要急於回家去，可是，我這個浪子可到哪裏去呢？我已經沒有家了，我並且也沒有家了，在吉林這個地方，我祇有一團幻想，是它誘惑着我到這地方來的，如今，它又引我走向久違了的松花江岸。

相距去年八月天踏腳的季節，和松花江別來已是半年多了。人事滄桑，誰能料到這麼一個大清早晨我又會跑來呢？

靜靜的長堤，無語的江水，我走在一帶尚留有春冰的遊人路上，我無端地覺到了自己不變是在完美無缺的夢境之中。

晨風把我的臉吹得有點發燒。

伊重匠速車來，看那遠江的巨雷和昨午冬季的風光也並非沒有什麼關係，
疎林，砂灘，曲徑……這些都在我的記憶之中向上翻轉，我緩緩地走着，
深切的感到了時光的不再，和陳跡的可愛。

在一帶垂柳的堤旁，多麼靜悄的一個人，在沉視着江水，披一身咖啡色的
長絨大衣，木立在那裏。我爲這莊穆了的氛圍所感動了。而且，我起始有
了奇異的興趣，對這個望江的人，我想不出他是怎麼樣愛着江水的。

可是，不要撩動一個人的沉思的心境吧！過去自己不是也死過過耐厭的
路人嗎？這一刻的時光倘如是幸福的，不要把幸福從一個人的掌心給放跑
了吧！

我悄悄地在了象養魚廳的堤場，也許是春寒還重吧！空濶的那里什麼
也沒有，連船板 and 繫船的樁柱都沒有。

站了一刻，這爲我盤桓最久的江邊，今天家家猶自垂着染色的窗簾，我
不是從任何門口跑出來的，我是從遙遠的地方跋涉過來的啊！

吉林是吉林人的吉林

本來不打算用早餐來浪費我有限的滯留時光，因爲我近來已是陷於食慾
不振的情況中，吃東西乾脆吃不多，吃完了又免不掉要受罪。

不過，在江堤上走這麼久，我又繞道去了八百壩——每次到吉林來我總
是要訪問一次這懷想的舊路——回來，走到臨江門的時光，我的腿有一點
酸痛起來了。想一想，我個休憩的地方也好，就走進了一家賣燒餅稀粥的
小飯館。

拿上來了一碗大米稀粥和一盤燒餅，另外我又要了一小碟鹹肉，這一點
東西依然不能引起我的旺盛的食慾來。我邊喝着粥，邊和打着燒餅的山東
大哥閑談天。

——買賣不錯吧！

——咳！不錯什麼呀，反正對付不了餓就得啦！

——麵油都挺便宜的，怎麼能說不掙錢呢？

——你老不知道，麵價一天貴似一天，有麵也不敢往城裏推啊！又加上
太陽一要落就得關上門，開一天門賣不上五個鐘頭，就全算賺的才能有

少錢？

——晚上，晚關一點門不成麼？

——他一邊用藍布圍裙擦着臉，向門外看一看：

——你老不是本城人吧！

——不是怎麼樣？

——是打那兒來的呢？

——是從長春來的。

——怪不得的。這裏那能和長春比呀！天一黑你就不用想走一步，說不
定那裏隔幾天總得發生幾起搶案，難道就單單不搶咱們嗎？明知道，多開
一會兒門就多賣幾個，也不敢冒那份險。可是，長春怎麼樣啊？

——也差不多，偶而也少不了個搶搶盜盜的，可是，買賣比這裏好像得
做的多。

——你老聽聽說，這裏得多麼接收啊？

——這個我可不知道。

——不瞞你老說，做買賣的沒有一個不盼快點接收了，大家都平平安安
地做點買賣，過幾天好日子，中國也不打一仗。

——一碗稀粥已經喝進去了，半碟鹹肉和一盤燒餅冷冷地遺殘餘在桌子上。

我從污暗的玻璃窗子看見太陽光底下，車馬和行人都紛紛亂起來，我也還有
我要去的地方，付了兩張紅色的蘇聯軍票，就從小飯館走開了。

——當我登上一輛破舊了的馬車，車夫舉起鞭子吆喝着從糧米行跑過
的時候，雖然，我在灰色的一帶臨近街道的磚牆上，看見了一排大大的白粉
塗上去的字跡：

「吉林是吉林人的吉林反對強制接收」

這幾個字給我的沉思着的心志以極強烈的反應，當然一半還是由於我熱
愛着我的鄉土吧！我竟有點弄不清我的感情，我不知道迷亂於我的心頭
的這些標語怎麼樣才能打開，我也不知道今後如何以現實的腳步來實踐「
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途……

由這裏走過去一條街，照舊的又是一排白粉塗成的大字：

「擁護由吉林人民成立民主的省市政府」

我想，這即是民主運動途程下的新青林委首之一吧！是的，我們有權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我們也必須在勝利的今日廣大的展開民主運動。但是，我們不該忽略了群眾吧！我們如果不能夠深入到羣衆中去，則民主運動所得的結果該是什麼呢？

我不願意僅僅當做一種政治的宣傳口號把它輕輕放過，我相信它應該是羣衆的忠實的代言。

十四年的教訓換來了

拜訪了一處從前的舊友之後，由他那裏告辭出來，將近午後二點了。拿通常的習慣來說，午後三點已不能再到任何處去打擾，那樣是會使對方爲了演備晚餐而十分不安的。

我這樣信步走在河南街中，經過了幾家茶食店之類的商店後，就是一家並不算太規模的電影院。看板上寫記着：新版名片「夜半歌聲」。

本來這部片子在光復前就已看過了二次，那時是被個滿的檢閱機關給剪裁得體無完膚的，而且也使人很難看得懂。不過，那時影片的看法——特別是年青的學生們——他們總是遇到被剪裁得有點不明白的斷接處，越是努力給編織成火熱的故事，用來安慰他們的心坎，並也鍛鍊自己的力量。我彼時看「夜半歌聲」也正是熱中於祖國編演的時期，所以對於「夜半歌聲」這樣的片子，當然也就有了一點偏愛。

待到光復之後，首先我看見了登載在各大報紙上的影院的廣告，什麼「完整無缺的夜半歌聲」，什麼「熱血，黃河之戀歌曲名劇」，把我誘引着在萬人空巷的魯迅劇場裏前後擠着看了兩次。

其實，傍的我倒感覺不到什麼，我祇是看過了「夜半歌聲」，胸頭彷彿壓住了一塊沉石，沒有法子把它掀開，也許我畢竟是時代下的小人物，我的感觸也就是這麼一點而已。

現在，正當着我無處可去的時光，而且又遇到了「夜半歌聲」上演着的劇場。化了七個鐘頭得一張票，我如同被什麼牽引着似的走了進去。

已經開演了一個時辰了。我找個最後邊的位置坐下來的時候，銀幕上正是軍馬馬足寫着劇中的革命家金志堅疲於奔命的場面。

不久，走到舞台上去了的宋丹萍，在熱血的劇里，熱情的歌唱着：

誰願意作奴隸

誰願意作馬牛

.....

我們爲着博愛平等自由

願付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

.....

激昂歌聲，從台下的觀衆席中飛起了一片響亮的掌聲，這掌聲震動了整個的劇場，繼續了好幾分鐘也沒有停息。

我靜靜地，品味着親密的感情。

又隔了些時候，劇中那孫小鷗在「黃河之戀」的場面裏，唱着關於亡國的哀歌：

我是一個大丈夫

我情願作黃河裏的魚

不願作亡國奴

亡國奴是不能隨意行動呀

魚還可以作浪與波

.....

這次的掌聲，較前次更爲熱烈，而又瘋狂。甚至有的跳起腳，呼喊起來，波及到每一個角落，爆發了的感情，幾乎是開得有點不可遏抑。

可愛的觀衆啊！你們把我感動得沒有法子，再捺住性子往下看劇了。我很清楚，你們的胸頭無時不轟動着一團烈火一樣的憤怒，我們的意識中也無時不響響着再對臨於我們的身上的亡國奴的命運。可是十四年的慘痛的生活，十四年的深刻的教訓，就僅僅具有換來了這一片響亮的掌聲的價值嗎？不會的，不會的，我們應該牢記記憶，肉體存在的黑暗的影子表現出來

們的力量來！

投下了一紙名單的生客

懷着悵悵的心情，隨着潮水似的觀衆，我到了到街上來。到哪裏去呢？太陽已是西斜了。心裏想着該到進晚餐的時分了，肚子裏又覺得有點餓，不進去什麼，那麼，還是借步再走吧！

繞過了一條小巷，我又開始一個人走在長長的堤岸上。傍晚的炊煙把兩岸的人家都給遮掩住了，模模糊糊的弄得再也看不清什麼，空有一江寒流，在長堤下獨自悠悠流動。

我記起了誰人的詩句：

夕陽紅於胭脂

我披晚風回來了

踏破道長的雪跡

我是作客的游子

哀愁的故事該拋開了。寂寞的歌聲怎麼不能把它轉變成高亢的歡笑呢？世紀的腳步要緊緊跟着，一步落了後，再也無從追逐了。

我底心甯至此復豁然開朗，覺出生命的無際和友情的可貴。因而，我也想到了一個生活在幸福中的圈子裏的可愛的友人。

灰色的門扉靜靜地閉着，我於是繞向了小巷里的角門，當我走過一帶低矮的小磚牆，就聽見了噪雜的一羣孩子們的歡笑。

我站下來，靜聽着這些笑語。想到他們的火人也許正爲了怕在家裏融融於溫室吧！我覺得這生客的拜訪說不定會弄得一大家失歡的。於是我改變了急欲一見的初衷，從衣兜掏出來了一張紙條，寫上了幾個字從投信口拋了進去就走開了。

當然，我也絕不是對我這友人失望了的，我都知道他會振奮起來，因爲，他還了解他的生命是爲了另一個生命的存在而有了光彩，他更如何在想爲了大眾的生活的飢饉而喊破了自己的喉嚨。

不過，溫暖的日子給與一個人的誘惑是大的，脫出困苦的環境是比較容易，而脫出美麗的樊籠則是難中之難了。

這樣的兩重生活着的人是多的，在我們的眼前就存在有大多數，生活的矛盾如果不能爲他們打開，那麼，生活的矛盾也就會解決了他們自己吧！

六點以後是死的世界

我從了要回到遠在當商埠地的宿處去，不能不找一輛車子載着我。

剛到是六點多鐘，距離太陽西沉還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雖然我已經步過了半里多路，而一輛空車也沒有找着，我仍舊滿不在意的緩緩向前走。

到了街口的時候，我起始發覺到情形有點不對。商埠門扉都緊閉得嚴嚴的，通行人稀落地在商舖的門簷下急走着，警察分所的門前有人持着帶着利刀的大槍在警備，空氣也顯得分外嚴厲。

我用快的步子沿着大街走去，這時，從我的背後駛來了一輛沒有乘客的空馬車，車夫揚着鞭子，喝着，彷彿並不想再攪生意，一心一意的往某個地方飛奔。

我站在道傍，攔着路叫喚着：

——馬車！馬車！

趁着它通過我的面前，車夫略略一怔，因而勒一勒馬的韁繩，我一手抓着車夫座位的鐵邊欄，猛然奮身一躍跳進了車箱。

車身在動時候，爲了又開始急馳，還沒有待我坐到底位上去，便猛可的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座位那裏。

我一邊掙扎着坐下來：

——趕車的，你爲什麼不注意一點呀！

——注意！趕快跑吧！

——出了事，誰都不好。

說實在的，這個車夫着實是一個誠實和靦的人，當我說明我求他把我捎到宿處去的時候，他想了一想竟很爽快答應了。

然後，我問他街上什麼連一個人一輛車都沒有了呢？他才詳細的解說

給我：

——不快跑怎麼樣？過了回不去家是小事，說不定會發生什麼危險。你知道，六點過了再在街上走是打打勿論的啊！

聽着他的話，看着變成了死神的吉林，我底心因之蒙上了一層陰黑的薄紗。我覺得面前橫着的仍舊是一個可悲的現實，我們還沒有獲取到真正的一個文明國家的國民所必需取得的權利，我們祇不過是自慰的用話來充取快樂預約的現實的奴隸而已。

到五宿處之後，站在薄暮的窗子前，眺望着昏黑的靜悄無人的市街，我的胸膛裏不知是塞入了什麼，我覺到了滾滾的淚流開始巡迴於我的眼角而滴滴欲墮了……

皇國的「神社」變成了破爛市

晨間，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聽見了廣播電台正播講着「三人會議將派遣小組前來東北」的報告。身為中國國民的，恐怕沒有一個人不在殷鑒着能早日消弭了內戰。當然，我又怎能例外呢？

聽說在舊神社附近設置了物品銷售市場，還來不及用早餐，我匆匆的盥洗完了；一個人順着大路奔向神社舊址去。

離那裏還很遠的地方，幾條小路的兩旁就擺滿了出小攤的和賣零吃的一類的舖位，擁擠得有點走不開行人。我一邊巡視着一些新奇的東西，一邊觀察着混雜叫賣的日本女人們。我逐漸發覺到了這些女人有十分之七以上是婦人而且沒有孩子，她們口裏不住的喊着物品的名字和兜攬生意的語，也許是爲了凍脚吧！這一直在跺着脚。

日本人的生活能力是強的，生活的意慾也是強的，這一點較諸隨人的隨隨便便不甚注意的精神真不知相去多遠！

走着路，我想起一句某哲人的名言：要跟前人學習。我們的前人雖然已是倒下了，但我們仍舊不要忽視了他們的內在的力量，我們應該有向他們學習的決心。

神社的「鳥居」的基部有好幾處已經被打碎了。從這裏進去的一帶砂子路，早已看不見黃色的砂子，而成了一條和普通小巷同樣又骯髒又不平的路。

這路。這條路的兩旁建築滿白了白色木板搭成的小板房，因為彼此間一點間隔也沒有地互相傾擠着，從遠處望去就好像一排給孩子們生氣時候亂亂的一堆積木似的，那麼不整齊，而又不調和。

大概因爲「神社」由來被國人目之爲「鬼域」的關係，裏面的營業遠不如神社外邊路傍的營業。而且，有幾處小房子的門是在關閉着，看情形已是休業一些時日了。

我懷着一個新聞記者探訪點什麼的心情，穿過了曲徑和樹立着石燈籠的階前，輕輕邁上了「神社」的台階，首先映在我目前的是裝鏡箱上佈滿了厚厚的塵埃，裏間的一扇門扉正橫躺在地上，零亂的什物在地上每個犄角堆積着執行我不知道這裏的「大和民族」的「神」都遷居到哪裏去了呢？

正當我將要退出來的時候，有一個看來不滿五六歲的小女孩從後面跑了出來，看她一邊繫着腰帶的情形，是到後面去便溺過來的。當她也看見了我的時候，十分驚訝的輕輕「呀」了一聲，便向角路上跑去。

我踏了一階脚下的一隻破碎了的「奉」燈，覺得也着實沒有什麼可以徘徊的了。便又從台階上走了下來。

距離「神居」最近的一個小屋子，是賣着點心的，由小窗子我看見祇有一個女人在裏面守着火爐，兩隻眼睛不住地向外窺視着，彷彿在攔攔着客人似地。

我啓開門，走進去坐在爐子旁，所謂爐子的又不過是放進去了三四個煤球的小泥火盆，其實是不會有多大暖和的。我坐下去，要了一盤點心，就着茶水吃着。

我想到一件問題……

——日本人爲什麼也到神社裏來作買賣呢？

爲什麼不可以呢？

我心裏想，這女人倒是很厲害地，她竟會來質問我了。

——難道你不知道神域是要清淨的嗎？

——神域？現在我祇知道吃，吃。

——除了解決吃的問題之外，你還想什麼沒有？

她照舊是半喜半嘆地……

別的什麼也沒有。我的男人是作軍人的，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的小孩今年也死掉了。我祇剩下一個婆婆。我還希求些什麼呢？

我聽着這些話，已經感到了這個不幸的女人的滅亡的悲涼了。而她呢，還是那隻啾啾地笑着，完全沒有在意。

當我從小板房逃出來，她在我身後用年青女人最嬌媚的語調囑咐着說：「先生，再見。」

用着早晨的時分，寂寞地想：日本人的崇拜敬祖的美德都跑到哪裏去了呢？生活，他們……道了生活。在實生活的面前，可真的，又有什麼還能巍然不動呢？

雲海上達到了我欲一見的人

看完了這個市場，我又借到城裏去的機會，走進了在從前教育館舊址設立了的新市場。

這裏的範圍比較寬廣一點，一共是劃分成了四條長巷，當然也有飯館，也有雜貨舖，也有擺攤床的，也有肩挑叫賣的。

我來到這裏之後，本打算買一樣東西紀念這次吉林之行。可是，去了好些地方，始終沒有遇到一樣心愛的東西，就即便速可以應用的東西都沒有看到。我正想回去的時候，在一個賣小茶葉的舖子前，竟遇到了我的一位闊別了半年多的正欲一見的知友。

當我們抬起頭來，兩條目光碰到一起的時候，異常的喜悅和驚訝使我和他都說不出話。祇是互相望着，好久，才開始詢及彼此別來的情況。

他好像有點瘦了。我呢？我雖然不知道他怎麼樣，我自己覺得我也瘦了好多了。人瘦，年華也老了，我伴他走了一條靜靜的街道，我復有了一點小兒女的悲感。他問我，將來是否有什麼打算。我怎麼能向他說呢？我已是墮入世俗之泥沼中的一枚救不值的惋惜的落葉，我不值得誰關懷我，我也不願誰關懷我。

但是，他侃侃地向我說了，他是喜歡向我說教的，他說百折不撓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他勸告我不要心灰意懶。他不厭煩地鼓勵着我。

友啊！我始終承認你的友情是我生命里的一團火焰，當我的全生命已瀕於危殆的這一刻時光，我尤其感到了你的友情所加給我的力量。我怎麼能不遵從你的話呢？即便我已經捨棄了自己，爲了作爲你的生命的延長，我也要依照你的意向努力下去。友啊！我不怕，我要同你堅持如今的意思。

租書室舊書攤是文化吉林的新產物

趁着午後的餘暇時光，我特意走訪了吉林光復以來私人團體組織成的租

書室和舊書攤。這就可以說是文化吉林的新產物吧！

也許有的人以爲這些都不過是相同於從前既有的書床和書攤之類的行商，根本不值一提；但是，這極端的評價本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首先，現在出現在吉林的租書室和舊書攤，與其說他們是營利的，勿寧說是服務的。組織它們的人多半是從學校走出來的年青人，過去他們痛感着精神食糧的缺乏，趁着光復的機會他們把自己的所藏和所讀完全公開地搬出來，給依舊苦悶沒有書讀的人以一個讀書的機會。這種態度是非常可愛的，這種行動我們認爲也是文化工作者所必應作的當前工作之一。

租書室比較內部修理得有秩序一點，同時，陳列的書也比較多。主要的還要說是文學作品佔了全書的大部分，其他社會科學書籍等也都約略有一些，辦法是須提出押款的，雖然類數比較多一點，但這爲了保持書一定的冊數是無法變通的事。

舊書攤多半是在街角的兩旁和拐角的地方。關於書的種類，以學生的參考書之類在上海版書籍爲最多，另外也有附帶着一點可用的日文書籍。我寫了要仔細觀察一下實際的情形，在這些地方我察消耗去了一個午後的時光。其中，有一個舊書攤的書架子上，着實有幾冊使我不能釋手的佳本，但是，旅中不便閱讀，再三翻視之後祇好放回原處了。

無論是中外的讀書人，唯一要不得的癖嗜，便是死藏。其實在出版發達的時代這樣作倒沒有什麼；而處於書籍恐慌的現狀下，我們不妨大家拿出來穿換讀一讀，經過了愈多的讀者，才愈能發揮了一冊書籍的價值。

吉林啊！你往何處去

雖然，我還有繼續在吉林住下去的興味乃至於耐心，但是時間已不許可了。我的工作正呼喚着我，這幾日它已使我不寧，又怎麼能再耽延下去時日呢？天還沒有破曉，我悄悄的裝束起行囊，一任外邊正是早春的寒風吹着雪花，吉林還正留在沉睡裏，我却帶着一身風雪從吉林離開了。

吉林是我的記憶裏的家鄉，是我的思維中的淨土。我愛吉林的情緒是多端的。因此，我憎吉林的情緒也是多端的。現在，我可以這樣直率地說，我對吉林已有了點輕微的憎惡的感情在醞釀着了。我覺得在時代的驟雨當中，吉林祇不過是披了一身美豔而並不擋雨的雨衣，渾身却已淋透了雨水……

吉林啊！豪華的歷史不必再提起，祇要看清了眼前的脚步，揉一揉你的眼睛，不要在大時代到來之前夜你猶顛顛於歧路而無所適從，你應該挺起身子走向必然的新生命運的途徑。

三月五日。從吉林歸來

「東北文學」是為建設東北文學而產生的刊物，彷彿已不必再為喋喋申述。然最近收到某文化雜誌的文學隨想中有云：「虧得誰名為『東北文學』，其實却連長春也未代表得了。」這真是使人百思莫解的事。我們相信如果不是昏出無心的



編後記

話，則不外是由於一種歧視的心理。應在作祟而已。可以這樣說，根本我們就沒有想到什麼「代表」「不代表」。因為，我們還不算算作家們去遞招一批買賣，而且，在建設東北文學的途程上也不許可那樣作。我們祇是單純的想盡一俗力

量，嘗試一點工作，就這繼續下來了。以根本與我們的腳步不相符合的尺度來衡量我們，我們是不能解釋也不願解釋的。

近來，一部份理由是交通狀態的不良，外埠投寄到的稿件有了顯著的不減。我們希望理解我們的讀者能够把期望的態度進而改為熱情的援助，那既是投寄下你們的作品來吧！想要「東北文學」得到蓬勃健全的生命，必須結集起更多的同路者的力量。

「名著介紹」「作家簡介」都是由本期起漸漸的闢地，我們願意用這些僅少的字數，介紹給大家一點關於文學的小知識。當然，一部份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工作是無聊的，但對大多數讀者相信是會有所裨益。

我們覺得非常對不起讀者的，就是預定在本期刊出的特約中篇「失掉太陽的日子」的後半部，為了該文作者但姊妹感微恙而中輟執筆，

致不能如期刊出，作者對此已表示拜託本刊代向讀者致歉，而且允許一位健康恢復定能早日脫稿與讀者相見。現在，本刊除了向讀者深致歉意外，並對但姊妹早日痊癒。

次一期我們計劃出刊「第一次創作特展」，現在收到的稿件已達十數篇。如果可能我們打算盡量多刊幾篇，然後以此為機緣再辦一次集體批評。成果如何雖然現在難以預料，但我們是要這樣始終一貫的推動下去的。

言論界中每每發現有謂「張文華主編之東北文學」云云，此點與事實大相乖謬。我們為了避免各方之誤會及張文華與本刊之相互不便，特鄭重聲明：本刊發刊當時雖曾計劃委聘張文華為本刊編輯委員之一，但旋即因故撤消該項議案；是以張文華與本刊並無其他任何特殊關係，深希關懷者的諒察。

吳軍記於三月十七日

東北文學 四月號

第一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一日發行

編輯人 東北文學編輯部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發行人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印刷所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發行所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電話(一)四五八三
(二)四九七〇

定價	零售一冊拾圓
	半年六冊六拾圓
	全年十二冊壹百貳拾圓

吉林省教路

電話七五

大華書局

經理人：傅亞洲

掛圖 | 字典 | 日記 | 說部 | 劇本 | 戲曲 | 小說 | 雜誌

大眾書店

合科特，化文民國高提並，界發發務服為
同如，店書閱了成超年齊化文的內市林吉
是它圖進驗知的衆大是它，樣一稱名的店書
。它用和來衆大望希，堂眾想休魂靈的衆大

書圖版新切一賣販
具文誌雜種各售經

——路馬大市林吉——

大眾劇場

路緯三市林吉：址地
武裕王：理經

所場樂娛的衆大
室課養教的衆大

音
影
明
清

(乘樂館舊址)

新
片
映

北京中央醫院

由中日權威醫家

十數名分擔：

內科(附戒煙科)。外科(一切手術)。
小兒科。產婦人科。耳鼻喉科。皮膚花柳科。
眼科。X光科。

診療時間：

午前九時—午后四時

住院往隨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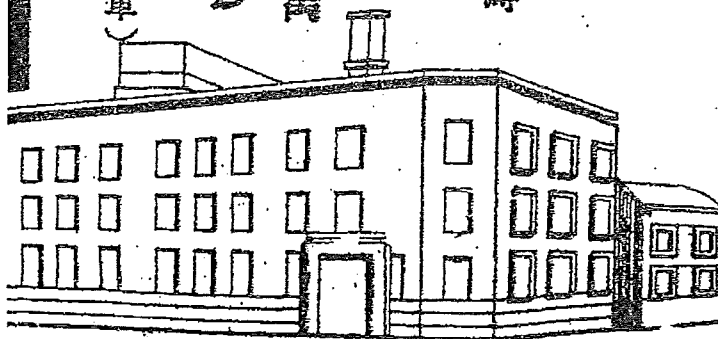
院長 吳景禹

副院長 范作彭

長春市興安大路二二六

(電車由舊中央厚生會下車)

電話二七二〇九



國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刊行
社會、家庭、學校之各種優良圖書
東北文學
生活月刊
兩大雜誌

董事長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十三號

編輯部(二)四五三八

業務部(二)六四七〇

電話